

後前明天

著異羊公



刊社版出江長

天明前

公羊異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395B

長江出版社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420 穆父

著者：	公羊異
發行者：	長江出版社
	上海山西南路三一弄五號
經售處：	各省市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	每冊G.Y.

1—1500·38·1·版

第一章

事件是在三十年前發生的，可是結果却在三十年後的現在，我以為這事很奇怪，是我在二十來歲的時候所曾聞見的，不想在今日令人已然忘了的事，又復重提起來，而且結了一個很意外的果子。社會是什麼？倫理是什麼？由於這件故事，真是很難解答的一個問題了。

黃昏將近了，賣炸豆腐的趙老二，抬起頭來，向西北灰中帶黃的天空看了看，怕是要起風，他的豆腐，已快賣完了，不如挑起担子，快回家去，把剩下的幾塊豆腐當酒菜，他想要喝幾杯。

趙老二是京西香山人，幼年間也上過官學，長大了也當過差，不但能說，舉動神氣，還是文譚譚的，好像是很有學識的樣子，其實他書也沒念好，差也沒當好，又屢屢經了許多事變，他已然入了老頭子們的堆兒裡，竟說以往的事，作以往的夢，好像英雄無用武之地似的，天天要發幾回牢騷，這也難怪，當初在好年頭時，在本鄉本土中，也真露過頭臉，誰家有了紅白事，都短不了他，可是現在不是那年頭了，他又沒多大積蓄，日

子當然是一日不如一日，出外謀點事作吧，他倒有自知之明，準知道落伍的人，決其沒人照顧的，所以他就携了妻子，搬進城去，打算作個小買賣，西直門內，房子較比賤的多，他一下子就租了兩間，炸豆腐的挑子，也是在租房不久置辦的。

因爲他見那些勞動朋友們，多半是在露天吃飯的，纔想了這樣一個買賣，每日在新街口一帶出挑子，自要不賠本，所賺的錢，够他一家三口餬口的，就收拾不賣了，因爲他畢竟沒大勞動過，時間太長了，他也是受不了的。

今天趙老二收挑子較比平日晚一點，將要挑了担子回家，只聽由南向北，送來一聲，「晚報！」

這聲音在趙老二的耳朵裡太熟了，他知道是賣晚報的陶小三兒下街了，於是趙老二犯了報癮，打算念一段新聞給大家聽聽，這時趙老二的担子依舊放着，眼巴巴只盼陶小三兒快過來。

「晚報！誰看晚報！」

陶小三兒的嬌脆童子音，越走越近了，他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天氣過了八月節，

還穿着破舊的單衫，但分家裡有吃的，恐怕也不忍教孩子出來賣報，可是小三兒却極精神活潑，一點瑟縮樣子也沒有，左肋下懸着一個藍布袋，白月光上，寫着『社會晚報』四個字。

『晚報！晚報來啦！』

還在喊着，此時趙老二向他一招手，

『小三兒！有什麼新聞嗎？』

『二大爺！您還沒收呢？』

『沒呢，把報給我看看，有什麼好新聞沒有？』

『今天沒有桃色新聞，可是有件奇怪廣告，有人找爸爸呢，您看吧！』

小三兒說着，早由報袋內抽出一張新聞紙，

『是嗎？這倒新鮮！』

趙老二剛把新聞接在手中，附近那些拉車的，作小買賣的，便都圍攏上來，都要聽聽這找爸爸的廣告是怎回事，七嘴八舌，亂作一團。

『你們別忙，由我來念，』趙老二一邊攔着衆人別亂，一邊展開新聞，尋找那廣告，半天也沒找着，還是由小三兒指給他，纔尋着的。

『不錯！在這里呢』

『老趙快念！』大家更緊張了，

『聽着！我可要念了！』

趙老二說完這話，又咳嗽兩聲，纔逐字讀下去，

『懸賞尋訪父母廣告』

『真有這事？這不等於拿錢買爸爸了麼，也許另有文章，現在不會有王華的，有父母的，討厭還討不夠，天天盼着老人死，現在還有花錢買父親的？我不信！』

大家又吵嚷起來，

『你們是開攪是聽報？』

趙老二很不悅的向大家這樣問，

『二大爺別生氣，我們不吵還不成嗎？』

『再吵我可不能念啦！』

趙老二又把晚報橫在面前，開始讀下去，

『逕啓者，氏自幼被人掠賣，今已離開父母，約三十年，依稀記得，家在京西一個流水的溝眼內，除了自己小名，父母兄弟之姓名，皆不記憶，如有仁人君子，將氏父母，代爲尋訪，俾得骨肉團圓，情願酬謝現洋壹千元整，貯款以待，決不食言，如有知其下落，或書信或本人，請向下記地址接洽爲盼』

宣武門外，驛馬市大街丞相胡同，六六三號，鹿宅主婦啓。

趙老二剛把這個廣告念完，在前後左右圍聽的車夫們，又哄的一聲吵嚷起來，

『一千元！』

『找爸爸的一定是位濶太太！』

『誰去冒充一下子？』

『那兒那末容易？』

『真認下了，就當一輩子太老爺！』

『這娘兒們也許有瘋病！』

『焉知沒有別的隱情，財發不了，也許教人抓了去！』

『據我想，天下就沒有這樣的事，奇怪的廣告，真事就很少！』

『也難說，不過沒名沒姓的一個人，實在太難找！』

大家正在你一言，我一語的，批評這件事，只見趙老二拿着那張晚報直出神。

『老趙！你想發這一千元的大財嗎？爲什麼直發怔！』一個車夫在問他，

『不！咱們沒那命！』

趙老二日常看陶小三兒的報，也無非借看看，今天他却由方盤上那個小錢箱內，取出一枚銅子，交給了陶小三兒，

『小三兒呀，今天我們看的工夫太多了，給你錢，這份報我留下了。』

『二大爺別給錢啦。』

『不，就誤你半天買賣，太對不起。』

小三兒接了錢，又扯開嗓子，吆喚一聲『晚報』便向北叫賣去了，許多拉車的，各自

兜攬生意，也散了，趙老二又把那張報紙看了看，出會子神，纔得精細的，把它折疊起來，揣在懷內，然後把擔子向肩頭一挑，便回家去了，

他在道兒上走着，好象沒有往日那樣踏實，兩隻脚彷彿在棉花上行走似的，臉上的神色，有時很滿意，微微笑着，有時又似在失望，笑容立刻就沒了，不知爲何，又發起愁來，這是因爲他心裡正想着一件事，自己很以爲對，又怕人家所要尋訪的，和他所知道的不是一件事，所以他又想得到那一千元的謝禮，又怕他所知道的事，根本不對，雖然有個很沈重的擔子，在他肩上壓着，不亞如是起在雲裡。

『現大洋一千元！』

在他的腦子裡，好像是一個白光一個白光的，很疾速的旋轉着，他想着，照他這樣一個賣炸豆腐的，恐怕幹到歸西那天，也積蓄不了一千塊錢，這要是貓咬尿胞瞎喜歡一回，還不如壓根兒就別看見那個廣告好呢，他一路尋思，不覺已然進了自己住居的巷口，遠遠望見他的妻和他那未滿十歲的兒子，正在門前待望着他，趙老二自言是個妨妻命，他先後娶過兩房妻室，不幸那一位也沒留下一男半女。相繼着全都中道死別，他本

想不再續娶了，無奈親戚朋友，都拿「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聖人之言，來敦勸他，並且爲他作伐，又續娶了一房，可是他已早過了中年，又因爲娶了三回媳婦，經濟不充裕，那也是自然的趨勢了，所幸這位趙二奶奶，性質勤儉，兩年後，又給他生下一個兒子，趙老二雖苦無事可作，眼見坐食山空，可是一看見他的兒子，像一隻山羊似的，胡亂鬧着，就覺得前途大放光明，有了無限希望似的，他所以搬進城內，作了這樣一個小買賣，在他以爲這是大丈夫，爲了妻子，義不容辭的事。

這時趙二奶奶，先看見趙老二擔挑子進了胡同口，便一推那孩子說：

「釘柱兒，你看！你爸爸回來了，」孩子一見，燕兒似的，撒開兩條小腿，就向趙老二那邊迎上去，趙老二一見，把腦子裡所想的事，頓時全忘了，右手按住扁擔左手拉着釘柱子，笑瞇瞇的行至自家門首，先把挑子放下，釘柱子便去掀鍋蓋一看裡面尙餘十來塊豆腐，悶得又香又爛，早已跳躍起來，伸手就想撈着吃，趙二奶奶怕他燙手，連忙拉住說：

「別忙！等進屋再吃！」

當下替趙老二開放了大門，容他把挑子挑進來，隨後又把門關上，又幫着趙老二把傢具什麼的，搬到屋內，等趙老二洗完臉，休息一會兒，纔到厨下去整治飯菜，把預先爲趙老二買來的四兩白乾，也替他燙上，不一時飯菜齊備，一家三口，共桌而食。

趙老二一邊喝着酒，一邊由懷裡取出方才那張晚報，乘着屋內還不大黑，又把那段廣告重閱了一遍，並且很有滋味似的吟詠着，二奶奶一見，早已開口攔道，

『你怎麼還買報看呢，這個癮一上，燈油可就費多了，咱們不是看報的人，明兒你可千萬別買了！』

『誰在看報？』

趙老二喝了一口酒，笑嘻嘻的，向二奶奶這樣問，

『分明你在看報，還不認賬，難道看邪了心？』

『不是的，這里有件事也許……』

也許底下，是『發財』二字可是趙老二還沒說出來，二奶奶早又反駁下去，

『也許什麼，報上的事，全是瞎造謠言，反正我不許你上這癮，就誤正事！』

『你們老娘兒們，總疑心報紙沒好事，如我要由報紙上得一筆意外之財，恐怕你從此也要信服報紙了，』

『沒的話，看報不但要花錢，而且還費燈油，那是給閒在人解悶的，我們想發財，非早起晚睡，苦賣力氣不可，看那一門子報！』

只願他夫婦兩個爲報紙一抬槓，釘柱子可就有機可乘了，一連把炸豆腐吃了五六塊，不幸被二奶奶給發見了，

『喲！你這孩子，眼色不見，給吃了這末多，你爸爸還沒吃飯呢，給他留兩塊！』

釘柱子那里肯聽，還是搶着吃，趙老二端着酒盅，看着他這晚生的寶貝兒子，眼花兒似的，太覺可愛，忙跟二奶奶說：

『別攔他，就教他吃了吧，現在我想問你一件事，原先咱們那個老隣居藍老八你還記得不記得了？』

二奶奶見問，怔了一會兒，反問趙老二說：

『那個藍老八？是不是第八站？』

『不錯！就是他，他小名叫大洪，因為老混不整，走到那里都受窮，所以就得了個窮八站的綽號，他大約也有五十多歲了，』

『你不好生喝你的酒，提他幹麼？一個賣孩子的人！』

『你也知道他賣過孩子嗎？』

他那件缺德的事，已然成了歷史，誰不知道呢？』

趙老二見說，又把那份晚報抄起來看，總以為他想得不差，神差鬼使，教他看見這份報好像那一千塊現大洋，一點兒不含糊的，非歸他不可了，此時趙二奶奶又急了，抽冷子由趙老二手中，把那張小報給奪過來，

『你不好生吃飯，真要入迷嗎？』

趙老二慌了，怕老婆把那段廣告給撕壞了，忙道：

『你可別胡來，那上頭有件要緊的事！』

趙二奶奶很以為奇，因為趙老二自從作了小買賣，就沒買過小報看，今天必是有什麼事，她也很精細，笑吟吟的看了看男人，又看看那張報紙，無奈她不認識字，遂向趙老

二問說：

『到底有什麼事，你這樣着急？』

『與藍老八有點關係，』

『藍老八窮得那個樣，還有人給他登報？』

『現在呢？』

『甚麼事？你念給我聽聽，』說着把那份小報，仍然交還趙老二，當下由趙老二把那件廣告，又爲二奶奶從新念了一遍，二奶聽罷，很失望的說：

『這是一個糊塗題，沒名沒姓，你怎麼說是藍老八的事呢？』

此時趙老二喝了一口酒，又嚼了一粒花生豆，纔跟二奶奶說：

『這裡頭有一句要緊的話，要不然我也看不起藍老八那件事，你沒聽見那廣告有這末一句麼？』依稀記得家在京西一個流山水的溝眼內，這句話就被我抓住根子了，一定和藍老八那件事有關！』

『怎見得？』二奶奶似仍不解，

「你怎麼這樣胡塗，」趙老二猛然又喝了一口酒，便指着那條廣告說「這里所說的溝眼，西邊是三道溝眼，較比寬大，所以我們這邊一個溝眼，就叫小溝眼了，因為出入捷便，誰沒由那里走過，難道你忘了，溝眼的石框，都磨擦得油光水滑的了，藍老八當初不是住在小溝眼內溝岸東，頭一個門麼？」

二奶奶見說，把碗內餘飯吃完，一擦筷子，又用麪袋子做的白布圍裙擦擦嘴，纔跟趙老二說：

「那我那能忘呢，我也由那里走過，不過有溝眼的地方多了，怎麼能就知道是咱們那地方呢？」

二奶奶爲人又精細又本分，實在不願意男子混想發財，就誤了買賣，趙老二一聽，也對，也立刻涼了半截，呆呆看着那件廣告出神。

「你別胡想了，快吃飯吧，三十來年的事了，那小丫頭說不定不是走遠了，便已另託生了，這指不定是有人瞎編，爲是教人聽着新鮮，好買報看，」

二奶奶說着，又教釘柱子快吃，別跟着攪了，可是趙老二都像沒聽見，依然呆呆出

神。忽見他把飯桌子一拍，現出得意神情說：

『還是我見得對，這裡還有『流水的』幾個字呢，京西一帶，就是咱們那裏有山，春秋四季，那些溝眼總是乾道，隨便出人，僅在夏天有大雨的時候，纔流幾回山水，人家已然告訴我們，再說不對，可就對不起人家那一千塊錢，我明天一定找藍老八去，問問他賣得那小丫頭叫什麼名字，他若一步登天，我這小買賣也就不作了，你要知道，我們還是親戚呢，我一定得幫他這個忙，成全他，飯涼了吧，你用豆湯給我燙一燙，今天咱們早一點睡，明天的買賣不作了，我起個早，就找藍老八去！』

二奶奶只覺好笑，但是他既如此高興，也不妨試試看，人不是勸明白的，得自己碰釘子，臨睡以前，趙老二教二奶奶把他那件多年捨不得穿的灰色斜紋布大袂袍子給尋出來，把那份小報，也很小心的，預先插入一件半舊的青絨坎肩衣兜內，別看趙老二已然作了小買賣，一旦有事出門，多少還有一點舊譜兒，絕不肯示弱的，出門的工具，想得不大離，纔張羅睡覺，可惜這一夜，他沒有二奶奶睡得香，總覺得時間上有了變異，惟獨今夜，竟特別長起來！

第二章

在德勝門內一個貧民窟的區域裡，住着不少無職業的游民，早年叫啄窮的，或是撿滯貨的，又叫換肥頭子兒的，他們都是鷓衣百結，背後背着一個大竹籠，或是荊條筐，手裡拿一根竹棍，尖端裝上一根橫出的釘子，在土箱或拉圾堆裡啄尋紙片，湊足了一個數目，便賣與抄紙房，也有專門替他們代銷的，少好一點的，不去檢拾，用肥頭子繞街叫換，因為在早先，婦女蓄髮頭，又都自己做鞋，肥頭子，不僅爲梳粧上所必需，分過的絲絨，使其成爲細線，也非用肥頭子的黏汁不可，當時婦女使用這東西，固然也可以到絨店去買，但多半是用棄的紙片和布屑換的，庚子以後，因爲時局演變，生活樣式，以及風俗的趨向，也就與從前大不相同，肥頭子的用途，逐日縮小，直至今日，晚生後輩，已然不知道肥頭子是怎樣一種東西了，於是『換肥頭子』一種古典的聲音，也就和沒有發條的老舊八音盒一樣，從此再不能發聲，取而代之的一種聲音，就是今日在大街小巷，一日之間，不知道聽到幾百遍的『換洋取燈兒！』

肥頭子雖然被潮流淘汰得不知去向，可是叫換紙片布屑的這種職業戰線上的人，除了把肥頭子改爲洋取燈，一切全是舊樣，並不見有什麼維新或衛生的氣象，最奇怪的，人員是與時俱增，除了老弱癱瘓，還平添了不知其數的女戰士，自三十歲以上至六七十歲的鮑背老太婆不等，每天背着大竹筐，提着破口袋，繞街大喊其『換洋取燈兒！』尤其在深秋以後，快入冬令的時候，這種聲音，往耳朵裡一鑽，真能使人毛骨悚然，徧體生慄。

這些職業戰士比任何階級都齊心，稱得起，『芳以類聚，物以羣分，』固然他們的同志，已然徧佈於城裡關外，但是若談到開山本據，自然當以德勝門內外地區，爲其最大之根本重地了；因爲這里，有小市，有夜市，買賣破爛，銷納賊贓，天還不亮，交易便都完了，簡快異常，絕無滯貨。

便是第一等大古玩店，也不敢把這地方忽視，雖不必天天去，隔一兩日，也得起個大早，到那里繞個彎兒，別看這里盡是貧民窟，除了破鋪陳便是爛紙，可是宋元古畫，三代銅器，由這里發見的，已然屢見而不一見了。

到這裡來趕市的，多半是鼓擔挑子，和白錢賊梁上君子，市完了便一散，並不在這裡住，真正在這裡結營或開部落的，多半是換洋取燈的聚族而居，更因為時局關係，以及北京人的生活崩潰，到這地區裡來加入戰團的，逐年逐月，都有指數的升高。

在這一帶，看不見一家較比整齊的住戶，除了大雜院破廟，便是歪歪擰擰的小板房，一家挨着一家，曲曲彎彎形成一道極其異樣的破爛街市，在這道主綫以外，又散散落落了許多支綫，反正都是利用空地，用碎磚土泥或破板秫秸等類，所造成的臨時小屋。這些小屋，也有自己搭蓋的，也有資本家合資建造租與這些職業鬥士來居住的，若拿每月所收的房租，和他們所出的資本一比較，所謂暴利的嫌疑，當然就不能避免了，『不殺窮人不富』無論走到那裡，窮人永遠被剝削的，因為救濟和同情，在貧民階級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生活又是那末樣永遠受着威脅，所以他們除了自己扎撐奮鬥，在他們的正當職業以外，有時不得不兼副業，他們的副業，倒不是出賣肉體的污辱勾當，多半是以身試法，偷或掏摸。

如果我們有機會，肯於到這區域來參觀，就可以看見他們的宿營地是怎樣一個情形

了，除了他們那聊避風雨的矮屋，籬邊窗下所堆積的，不是整堆的爛紙，便是些麻繩布屑之類，間或也有一兩口破缸或鏽敗鐵器等，也都很不規則的，隨處拋着，在這時有一所獨住一家小院落裡，可以看見一個六十來歲的男子，口銜小烟袋，正蹲在陽光之下，挑選一堆破舖陳，把那整齊一點，較比成塊的，另置一邊，不成樣兒的布屑，就用木棍撥散，就地晒着。

他的鬚髮，已然大部蒼白了，顏色又黑又瘦，由橫影去看，若不是他那天生的高鼻梁，還懸膽般，在他的面上生着，真要疑心，他是活着的骷髏了，他在小的時候，聽說是俊美一流的人物，因為父母驕慣溺愛，竟把他養成一種好吃懶作的習性，現在他老了，青年時代的面影，久已和流水般的韶光，一同消逝了，只有他那懸膽鼻子，還為他留下幾分青年的記憶，他隨鄉入鄉，既然到這里來生活，自然而然，連外表帶習慣，以及思想行為等，全與這裏的鬪士，一模一樣，絕無二致的了，他正一心不亂，在精選着布屑，猛聽有人叫了一聲『洪哥，』這里叫他洪哥的人太少了，所以他很以為奇，忙抬頭隔着短籬向外一看，只見一位衣冠齊楚好似紳士模樣的人，正在門外笑吟吟的站

着，他愣住了，不知是誰，以爲是找賊贓，可是爲什麼又叫他洪哥呢，他沒法子，只得去應門，剛開了那扇劈材棍編的破門，只見那人又哈哈向他一笑，他連聽聲，帶辨認，明白了，他已知道來人是趙老二，不覺在他的瘦臉上堆下笑容。

「原來是你呀？這真沒想到，咱們已有六七年不見了，可是你搬進城來，我已聽人說了，你不是作小買賣？看這樣子，也許有了甚麼好事，請屋裏來坐吧，」

名是屋子，其實還不如狗窩乾淨，除了一個土坑，和幾件破爛傢具，大部分都是捆一捆的破布條，和一些敗絮麻袋之類，主人連忙搬過一把破櫬子，擦了擦，請老二坐下，趙老二由袖筒內取出一塊小手帕，摘了小帽，擦了擦額上的汗，纔和主人說：

「這里真難找，我只知你們在這一帶，繞了半天，逢人便問，好不容易有人領了來，大約我要不跟那人說我們是親戚，恐怕我打聽八天也打聽不着吧！」

說着兩人都笑了，這趙老二一上場，不用說，這家主人一定是藍老八了，他見趙老二走得有些熱了，便由破桌子上，抄起一把黑眉烏嘴的茶壺。

「您先坐一會兒，我弄一壺水去咱們喝！」

說着忽忽去打水，此時趙老二把藍老八的府上內外一打量，不覺有些感歎，原因他小的時候，家道也很好，不想他不務正業，好吃懶作，纔把家業全花光了，他還不覺悟，賣了女孩子也得吃，現在他已老了，一家子還是這個樣兒，可見人若不知自立，活白了頭髮，依然不會發跡，他這是自業自得，難道還怨老天爺不嘉惠嗎，照他這一類的人，不但已然賣出的女兒，不能再想他，就是在他跟前的兩個孩子，既然得不到什麼好教育，難道還能怎樣孝敬他；他的老運，本來是太不堪設想了，怎麼已經出手賣掉的女兒，會登報尋訪他們，假如這件事，當真應在他的身上，天道可就難知了，趙老二正自一個人感想着，藍老八把水打來了，別看茶具弄得那末樣徧體油污，他真捨得喝好茶葉，斟出來香氣撲鼻，大約是四大杖一包的雙窰茉莉，趙老二喝了一口，啞啞嘴，點點頭，笑向藍老八說：

『大約你還改不了你的老脾氣，弄壺水解解渴就成了，何必買這末好的茶葉呢？』

『唉！』老藍歎口氣，『不怎麼我老混不整呢，總也不能教肚子吃虧，尤其是那口大烟，一不吃就得過陰，什麼也幹不了，好在你瘦子比我小幾歲，他還能下街，你兩個姪

兒，也長大了，都能出去弄幾毛錢，他們娘兒三，在外面辦貨，我在家裏看堆兒，這就叫混吃等死，再教我苦着肚子去幹，我真不成了，」

說着又給趙老二斟了一碗茶，大有捫腹自得之概。

「不過你也不可老是這樣得過且過的，」趙老二很鄭重的跟他說，「一個人都有三部運，少運，中運，老運，所以也不可過於自暴自棄，我看你的老運來了，理應振作一下！」

藍老八以爲這是普通奉承語，忙笑道：

「我還走老運呢，自要你嫂子能跑街，你倆姪不革命，這就是我的老運了。」

「人家來跟你說要緊的話，你還是不着耳朵聽！」趙老二把臉微微一沉。

藍老八這才看出趙老二不是無謂的奉承，也不覺一怔，把老趙看了看，低聲說：

「難道你真有了什麼好事，想拉幫拉幫我？但是我饑懶慣了，歲數又這麼大，受拘管的事我可幹不了，倒是你那兩個姪兒，都老大不小了，你要能替他們找個位置，不是比胡抓強嗎？」

『我那能有什麼好事，』趙老二馬上還回去，『你要知道，照你我這樣土埋半截的人，除了有好兒好女，自己壓根兒就沒有什麼驚人的本事，還想有人照顧咱們嗎？』

藍老八一聽，差不多如坐五里霧中，心說他到底來作什麼，既說我要交老運，又自己直犯牢騷，好兒好女，還得有好爸爸呢，照我們這樣的人，由那里會有好兒女，也許他看見一件好買賣，自己不作，請我來帮忙，但是我向來胆子小，況且又老了，孩子們，只會偷雞盜狗，扒張貓皮什麼的，動刀動槍的，那不是苦人所難了麼，人在什麼地位上，思想一動，就與環境相應，藍老八雖然想着，可不敢向趙老二這樣問，只得用話引逗趙老二的真實語言。

『照你這樣說，連你都沒了指望，我不是更糟了，由那裏會走老運？』

我『我說的話，你一定不信，』趙老二說着，由坎肩兜內取出張小報『你忘了三十年前，你幹得那件事，現在有頭緒了，據看，一點也不錯，人家所找的，一定就是你！』

藍老八見說，暗叫一聲苦，哎呀！天爺！這是什麼事呀，三十年前的案子，會犯到我自己身上來，既登報而且又找我，明夥的事，我絕對沒作過，哎呀天爺！甚麼事呀？當下他

有些發顫了，忙向趙老二說：

「老……老……老二，你可別跟我開玩笑，三十年前的事，跟我有什麼關係？」

趙老二見藍老八如此一發毛，也覺得自己的話，說得沒頭沒腦，照他所處的地位，焉能不發毛，應當先把報給他看看。

「洪哥！」趙老二很親熱的叫着，「你先別起疑心，這是於你後半輩太有好處的一件事，假如人家所找的，當真就是你，你可就是老太爺了！」

說着，把小報遞給老八看，老八的手，還在顫着，無意識的接過那張報，無意識的看着，因為他始終不知道報紙上畢竟載着跟他有什麼關係的事，尋了半天，也不知那一段是於他有關係的事，還是由趙老二指給他，纔知道是件廣告，藍老八多少也認得幾個字，若和趙老二比長較短，他可就差遠了，感覺更不及趙老二那樣銳敏，反正他知道是件尋人廣告，大意還有不甚明瞭之處，這就因為有幾個字，音意不明，句讀於是也弄錯了，當然不明所謂。

「這是一件尋人廣告，沒名沒姓，你怎麼說人家是找我呢？」藍老八很不解的問老趙，

「不是你？你當初賣過孩子沒有？這分明是賣出去的女孩兒，現在潤了，而且又很自由，纔想起生身父母的，你怎麼這樣不懂事呵？」

老趙毫不客氣的，替他揭穿了，老八見說微一紅臉，囁嚅着說：

「可是這人自己說是涼賣的，跟我的事，恐怕不一樣。」

原來他把「掠」字讀成「涼」字了，老趙不覺好笑道：

「什麼涼賣熱賣的，你太糊塗了，人家所以說是掠賣，好像說自幼被人搶走的，爲是給生身父母留顏面，難道說寫明了被父親所賣，纔與你那件事相合？何況她所說的流山水的那個溝眼，一定是咱們家鄉那個小溝眼，這還疑惑什麼？咱們一定得跟她接洽，我並不是希望得她那一千元的酬謝，假如你時來運轉，我也就不必作那沒有多大出息的小賣買了。」

趙老二把話說完，很熱心的把藍老八看個不止，老八想起當年賣女的事情，雖然有些媿赦，心窩中不覺蕩起一縷熱望，很溫暖的，繞徧周身，因爲趙老二所批講的，太恰當了，這位登廣告的太太，也許就是當年他所賣的那個女孩子。

可是他又一轉念，便覺得這事有點靠不住，自己養大了的孩子，誠心孝養老家兒的還不多見，何況自幼賣掉的女孩子，這裏頭也許另有文章，指不定骨子裏含着什麼作用，藍老八如此一想，不但把希望無形取消，反倒有些駭怕，本來賣人的事，是於良心有虧的，何況是賣自家女兒，他以為恐怕不能有這樣的便宜事，所以他又躊躇不決的跟趙老二說：

「二弟呀，據你說的，這件廣告，也許跟我的事太暗合了，不過我那孩子被我出手以後，不但沒見過一回面，連落到那一方，我都不知道，如今事隔三十年，也不敢說人家就是我的女兒呀，何況」

以下的話，他就不肯說了，老趙見他又有點狐疑起來，忙把腿一拍說：

「這事於你沒有什麼可怕呀，我又不是教你一直去認親，反正是不是我得先去趟，若這個太太正是你那女兒，那還有什麼說的，她一定接你們老公母倆去享福，那我也就立刻報告你，如果不對，你又沒出頭，難道還有你什麼不是，不過這裡頭有一件要緊的事，人家自己說，除了自己小名，父母姓名，已然不記得了，那麼，你那女孩子的乳

名，你還記得不記得了，咱們的事，成功與否，可就在這一點了！」

藍老八一生雖然沒犯過什麼大罪，可是一行內省，多不可告人之隱，他所以不敢去見生人，生恐抽冷被人把他抓獲，如今聽老趙如此一說，惟有坐享其成，暫時不必出頭露面，自然大放寬心，不過被他所賣的那個小女孩子叫什麼來着，他竟有些模糊了，準知道不把乳名提出，對方！定是不承認的，急得他直抓腦袋。

『我的記性太壞了，真格的他叫什麼來着？』

『你太沒心了，怎麼把兒女的名字都忘了呢！』

急得老趙乾沒辦法，就在這當兒，藍老八的老婆家來了，他自一早就出去作買賣，天還沒向午，雞籠一般的大竹筐，連破鋪陳帶爛紙，已然換得滿滿的了。

她只得向家裏背，若照一般家庭婦女而論，五十多歲了，勤，固然還可以，已然不能過勞，但在藍老八的老婆，把這職業，已然幹得爛熟，習慣成自然，還不見得怎樣累，再說她若不去勞累，也真沒有生活，男人老了，又饑又懶，兩個孩子，雖皆成人也都沒有正業，受了父親的薰習，志氣當然言不到，這婦人若想休息休息，除了躺在棺材裡，

恐怕在目前的家庭和社會裡，實在沒有她的休息之所，也許他自己覺悟了，也許是爲環境所逼，她每天只得大街小巷，去喊『換洋取燈兒！』她不是怎樣強健的人，既矮且瘦和藍老八一比，有其瘦無其長，她的頭髮，在年青時也很黑，現在上了年紀，兩鬢已斑，加以天天被陽光，風雨露所侵，不但頭髮脫了三分之二，而且蒼中帶黃，黃裏透紅，乾蓬蓬的具備着種種顏色。她的容貌，在青年時代，是中常以上的瓜子形俊臉，可惜既沒有什麼好教育，又沒嫁着好男人，她也就以歪就歪，和藍老八一同墜落着，沒享過一天正常生活，有錢就吃好的，沒錢啃窩頭，至於衣服鞋腳，梳洗打扮，在她都以為是不急之務，而且也真沒有心腸顧及了。自從搬進城去，又加入這形同乞丐的職業陣營之中，年齒，勞累，風霜之苦，在在都是與時俱增，把她更弄成一個極其不堪的窮婦的樣子，所幸終日下街，脚步練得有野雞那樣快，因爲處境關係，還習得不少一般婦女所不能有的知識和感覺。

她一進院，就知道屋內有人說話，她早把脚步放穩，輕輕的把背上的大竹筐放在牆隅，不敢公然就進屋，躡足先到窗下偷聽了聽，又由破紙向裏面窺伺一回，只見自家男

人，坐在土炕上，正和一個很整齊的人，對面談心，可惜那人背朝窗，不知是那個，她見她的男人，並無何等窘迫恐懼的神氣，知道必和熟人說話，她這才大着胆子，走進屋中。

藍老八一見老婆回來了，忙道：

『好了，你嫂子家來了，問問她也許記得，喂！孩子他媽，二兄弟來了，還給咱們帶來一個好消息，咱們那丫頭敢是還在北京呢，聽說她正找咱們呢！』

藍老八的老婆，見他把好些事併在一起說，更是摸不着頭腦，此時老趙二已站起來，一回身幾乎和老八的夫人撞在一起，他是大身量，又比他們胖，益發顯得她又小又瘦了，此時藍老八老婆，倒退了兩步，把趙老二一端詳，即時認識了。

『喲！我當是誰，原是二兄弟呀！你可別笑話我們，地方太小了，他二嫂子好哇，聽說你們也搬進城裏來，在西直門頭住，對不對，你可發福了，買賣好吧，你瞧！我跟你哥哥總也混不整，這可怎麼好！老來老去，反倒要飯了，這不跟要飯一個樣嗎，多怎纔是了手呢？』

『這你們老公母倆，就要享福了，』趙老二和他的八嫂子，履行完了見面之禮，依然坐在那個小凳上。

『喲！我們窮得這個樣兒，還會享福呢，二兄弟真會奉承人！』

藍老八的老婆，這樣說着，也和老八並坐那鋪土炕上。

『孩子他媽！』這時的藍老八好像關於那女孩子的乳名，已然有點影響，只是說不出，『孩子他媽，原先咱們那二鴨頭叫什麼來着？我怎一時想不起？』

婦人見說，惡狠狠，把藍老八瞪了一眼，

『提起來我就恨你！』說着又轉向趙老二說，『這孩子叫環子，長的別提多愛人了，真發了財，也不枉屈了一回心，無非幾十塊錢，就叫他給賣了，現在我想，媽已有三十四五歲了，這要嫁個好女婿，我們也不至落到這分兒上呀！』

任憑老婆怎麼說，老八似乎一點也沒有內疚，惟獨環子這個小名，却與他似已忘記而一時不能呼出的那個乳名正合拍，便很興會的一拍手，

『不錯！是環子，她叫環子，她走的時候，纔七八歲！』

趙老二見說，更覺得有把握了，假如他們公母倆，一律都是模模糊糊的，這事還瞎喜歡了，他高興之餘，在小名之外，還想得到一點更確實的證據。

『八嫂子！您記清楚了？』

『一點也不錯，』婦人只說了這麼一句，遂換了一副疑惑不解的神情，把趙老二看了看說：『二兄弟！你來打聽二丫頭的小名，到底是爲什麼呀？不是我疑心，你也得把底裏甚情，告訴我纔是呀？』

老趙見說：不覺笑道：

『我太慌疎了，怎麼不跟八嫂子說，就先問她的乳名呢！』

當下趙老二，把方才跟藍老八所說的，又向婦人說了一遍。

『喲！彌陀佛這些年，我以爲她不是走遠了，也許就……這要真是她，不用說接我們去享福，就是每月接濟我們幾個錢，也就太萬幸了，二兄弟，你就辛苦一趟，我還告訴你一個別人不知道的記號，她左邊耳朵上，挨着耳朵眼兒，有一個朱紅烏子，如果帶上痣瘡鉗子，可就看不見了，你問問她，要是有這烏子，當然不是別人了！』

『呀！她還有這樣一個記號呢！』藍老八很驚異的說。

『誰像你，把孩子給賣了，連小名都給忘了，』婦人又誇示又恨怨的，復把老八瞪了一眼，可是趙老二，沒費事，便得到這樣一個意外的收穫，滿悅的幾乎無法形容。

『二位哥嫂，我說什麼來着，你們的老運太好了，事情就算有八成了，自要我到她那裏一說』你的小名叫環子』她就一點頭，我又說』你的左耳脣上，還有一顆紅痣！』她又一點頭，我立刻就回來給你們道喜，喊萬歲！天不早了，事不宜遲，回頭我吃點什麼就去，咱們明天見！』

趙老二說着，站起來就走，老藍夫婦，也就不便挽留，把他送到破柴門以外，只見由北邊走來兩個衣履不整，皮膚污黃的青年，一個穿着一件灰布破軍衣，手裏提着兩張貓皮，一個穿着一件捉襟見肘的破袂襖，肋下挾着一卷破麻袋，想是往家裏走呢，他們就是藍老八倚爲長城，尙未革命的兩個驕子，忽見父母向外送人，不敢露面，彼此一拉，早已鑽入一條小巷，趙老二當然不認識他們，囑咐藍老夫婦一聲靜待好音，便由來路自去了。

第三章

由庚子以後，老藍的生活便一落千丈，完全陷入難以支持的窘狀了，所幸由老人遺給他們的生活之資，不僅是花着最容易的金錢，多少還有點不動產，以及傢具衣服之類，無奈他不能利用，今日典，明日賣，沒有幾年，全被他弄光了，一直敷衍到辛亥革命，他已不屬於一般階級，很自然的，沈於赤貧的下戶。固然時代弄人，極其殷實富戶，也有一蹶不振，自儕於編氓的，可是老藍之所以受窮，並不是因為經濟力，受了什麼時局打擊，他本來無所謂產業，自要勤儉耐勞，肯賣力氣，便不至挨餓的，可是他的性質絕不攪得什麼叫未雨綢繆，有了錢不問怎麼來的，也得先顧肚子，何況他又有阿片煙的嗜好，一個活錢也沒有，先指着典賣過活，不用說他那樣普通的人家，我們眼見許多世家都是由於坐食，而卒至衰亡的。

隨夫貴，隨夫賤，是中國婦女一個傳統的美德，同時也是許多婦女所以自誤的一個痼疾，老藍的老婆，為什麼不早勸自己的男人，難道就聽其如此墜落，一聲也不言語嗎？

殊不知她的饑懶，也和藍老八差不多，婦女若是受了窮，自暴自棄的精神，恐怕要比男人爲尤甚，何況處在鄉間，除了檢點柴火，什麼能耐也沒有了，她此刻惟有認命，好像她一點毛病也沒有，家道所以弄得這個樣兒，定全是由於沒嫁好男人。

藍老八所住的三間房子，已然折毀了兩間，鄉間房子，無論蓋的有多麼好，也沒人租，因爲時局關係，鄉鎮逐日殘破，打算賣房子，惟有拆着賣，磚瓦木料，分開賣，也許包給一個人，所以鄉間很好的房子指不定什麼時候，就被運走，只餘一片礮場。當藍老八想折賣他的房子時，他忽然想起大財主張家來了，張家怎樣發的財，是他親耳所聞，張家怎樣敗的家，又是他親眼所見，老張家自發財到敗落，不過三四輩，偏巧四房少當家的所分住的四個大宅院，怎麼就沒有了一房能保住，把瓦窖一般的好幾千間房子，競爭着都折賣了，他以爲就是老張家坎地裏一棵松樹，也比他一間房子值錢，一根椽子的油漆彩畫錢，也够他花幾天的，可是人家都不心疼，磨磚細做的房子，只因爲落在鄉下，就不得不零碎運走，尤其是靠近北山的那所大花園子，簡直就是老張家的風水，花木深秀，遮了半山，春天是一片紅雲，夏季是一片碧海，現在不是連根都掘走了？

「自古沒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這話藍老八親自聽老張家二房裏那位當家的所說的，他以為這話一點兒也不錯，並且有一個亡的，一個敗的，就很容易傳染別人，他以為現在是亡國敗家，正在流行着了，照他家那樣的小局面，亡了也不是惜，何況以目前形勢而論，也真沒有挽救的辦法，於是他所住的三間房子，便決心折賣了兩間。

三間連脊的房子，若是拆了兩間，所餘一間，真不如鄉間的小廟那樣安心了，孤零一間房子，一面又沒了山牆，那實在不能住了，可是他一時又沒處搬，爲了安頓他的妻子，所以纔留了一間，欲待把山牆砌起來，兩間折賣的房子，本來是有限的幾拾元代價，除了酬謝介紹人和拆費，所餘不足六十元，他一狠心，以爲砌山牆是不急之務，遂把碎磚剩土，堆了堆，又搗上一張破席，聊避風雨而已。

此時藍老八的家族，已有四口人，他本人以外，有他惟一的妻，和兩個女孩子，大的八歲，小的六歲，這兩個孩子，自從呱呱墜地，就趕上藍老八把家業花光了。平常小兒女所應當享受的幸福，她們根本就不知道有那樣的事，因爲父母沒有準稿子，她兩也是飢一頓飽一頓，老藍夫婦也不是不知道愛兒女，因爲太窮了，有時候雖欲愛而不能，

老藍是一無所能的人，賣力氣換錢，他當然是敬謝不敏的，他所恃以爲生計的，只有老着臉，向叔叔大爺，嬸子大娘們，來個變相的乞討，有時抽冷子，也許偷人一隻雞，即或有人知道是他幹的，也只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婦人的體性，也跟老藍差不多，除了揀點柴火，正經事一樣也幹不來，有時心不順，還說孩子是累贅，其實這兩個孩子，一履人世，就沒沾她一點恩光，冬夏長青，就好像兩條紅蟲子，自從老藍折賣了房子，纔給孩子換換衣履。

五六十元的房價，若在勤苦耐勞的人，也許恃爲血本，經營一個小生意，那麼買一頭驢，還可以放放脚，從此或可免去凍餓之憂。老藍可不成，他根本就沒有多大力氣，好像老天爺所以生出他來，最初就沒把什麼工作派到他的身上，光教他來吃喝的，習慣了饑懶，絕對沒有法子來改正，所以錢是怎麼來的，花完了又待怎樣，在他都無暇計及的。現在手內不是有錢嗎，現在就吃，不及半年，夫妻父女四口人，腹內身上，又都感受極大威脅。

加以天氣要涼了，老藍環顧室內，無再可以變錢者，除了再把現在存身的這一間房子

折賣了，可是一家四口到那里去住呢，老藍也未免發起愁來。他無意中四下一看，不覺臉上就堆下一種又可恨又可鄙的笑容，『她兩個雖小，大概也有人要！』

這時老藍的老婆，到山坡砍柴火去了，老藍一邊想着，一邊看着在炕上玩的兩個孩子出神，他此時好像忘了，這兩個孩子是他女兒，已然和黃鼠狼眼睛裡的鷄鴨沒有什麼分別；只可惜太小一點，若在十五六歲，也許大大的帮他一個忙，無奈遠水不能解近渴，現在只可說現在的，萬不可枕着烙餅挨餓，於是老藍決心了，無論老婆答應不答應，他的主張，是不能不實現的。

這兩個孩子的境遇，不用作者怎樣繁叙，讀者諸君也能想像得出來的，她們雖有嫡親父母，所以爲父母的責任，却一點也沒盡，尤其是母親，雖在本能的三年哺乳，也恐怕沒有一般禽獸那樣慇懃周到，假如他家若有一位較比明白一點的孀子大娘，也絕不至使孩子受這末大的罪，她倆簡直是有着父母的孤兒，饑寒飽暖，不但毫無保障，連一同玩耍嬉戲的小朋友都沒有，因爲天冷，不敢出去玩，即或出去，也很容易受別家小兒的輕視和欺侮，僅不過在夏季，姐姐和妹妹，偷偷溜出小溝眼在野地上玩一會，她們既

不容易得到父母的憐愛，同時又被別人岐視，得不到相當同玩的伴侶，姊妹倆，只可依爲命，由於不幸的趨勢，致使她們友愛之情，特別濃厚，即或父母一天不回家，她倆也不想，那鋪燒柴鍋的炕，就是她倆的運動場，也就是學園，把炕磚被她們稚嫩的肉，都磨得油亮，可見她倆，與這破炕，有多深的因緣了。

把人體當作商品，而肆行誘拐販賣等行爲，當然要以繁盛的都市，和凋敝的鄉村爲最甚了，販賣人口的黨羽，是徧布於貧富兩極端的，尤其是人口較多，而今忽然衰落的鄉鎮，是最容易被人販子所垂涎。在京西一帶，無間旂民人等，當初都是很安樂的，過着他們的太平日子，甚至把人都太平胡塗了，什麼事都是蹈故安常，不求進展，不但有錢有地的，沒有慮後思想，沒錢沒地的平民，也都頑固性成，如果提到時局上的話，他們大抵不樂意聽，絕不信有那樣的事，假使他們所棲息的地區，真和武陵桃源一樣，永遠再沒第二人來問津，也倒罷了，誰知自從北京沒了政府，他們的西山，雖然不會淪爲戰區，可是那無情的政潮，向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幾經摧毀之後，西山一帶，雖然不必名之爲戰區，災區的徽號，也是當之而無媿的了。天底下的現象，我以爲沒有再比

「勢」字更可怕的了，德意志電擊，一下子席捲了全歐，就是「勢」，法比以下各戰敗國，一下子，一蹶不振，雖有斐丹魏剛，而也無可如何，也是「勢」，由此類推，興亡盛衰，無一事不操之於勢，西山一帶，在乾嘉盛世，是何等堂皇殷富，今則一片荒涼，宛如大空襲後之廢墟，其實拆房賣地，爲人情之所深惡，然而時勢一至，不得不拆，不得不賣，真不啻是一種破國亡家的流行病，平日無大過者，尙不能倖免，何況藍老八一類，平日就沒有出息的人，既然折賣了房子，又想賣孩子，那也是勢所必至，因爲販賣人口的爪牙，早已暗地侵入京西一帶，他們的手段，無非尋伺人們的弱點，而施以種種不同的誘惑，對於夫妻不和，或婆媳不睦的少婦，則聲言爲之介紹工作，省得在家受氣，及至入彀，到了城裡，便由不得你了。至於不顧廉恥，貞操已被破壞的下流東西，那更容易誘惑了，不問有無丈夫，以利誘威脅的方法，不出幾日，就能被他們掠賣，指不定運到那里，去出賣肉體，好人家兒女，在理似乎不易誘惑，殊不知在販賣人口者，更不問門第品位之如何，自要有機可乘，好人一樣上當，何況現在姑娘給婆家，實在是一件太難的事了，衰落被蹙的地方，不但家道中落的多，小人兒也多半沒大出息，假如

一個好姑娘正在待字，而一時又無相當人家，忽然有人提媒，說城內有個學生或是一個商人，人怎樣好，家怎樣闊而且還是初婚，自要你心裏一動，打算教姑娘去享福，這個大當，就算上上了，關於未及歲的小孩子，在販賣人口者，並不看成是滯貨，自要孩子好，身價便宜，一樣收買，因為她們是未來的錢樹，自己帶大的，實在比那半路出家的安靠的多。不想西山一帶，最規矩，最本分的太平地區，販賣人口者，却在潛滋默長着，他們的魔手，已徧於山之南北，形勢太可怕了。

四王府//雖然是個鄉鎮上的市街，可是在承平時時代，也會很繁盛的，形成一道極其熱鬧的商業中心地帶，除了大戲園子，各種營業無不具備，如同茶樓酒肆，緞莊當舖，下逮日用所需應有盡有，這就因為西郊一帶不但為皇室離宮所在地，而文武衙署，以及各旗營，亦在西郊各地，人口之衆多，生活之優裕，實為他處所不及，可是一燬於英法聯軍，覆於庚子之役，西郊一帶，已有急轉的衰象，承平時時代的面影，早已抹去三分之二，國以後，變亂頻仍，所餘一分殘骸，更是無法維持，這應當歸罪於誰呢，黃色的蒙古亞種系的民族本來是以沙漠為故鄉的，任有多好的建設和史跡，也不大喜

歡，「什坑藝兒？」不但不景慕，還咬牙切齒的恨怨不隨他的心，假如是一堆錢，一堆元寶，人家也可以分分，這末大的房子，有什麼用處，不是宮殿，便是大廟，『拆！王八下折！』於是比爆擊機還厲害十倍的手和口，把一切文化就夷爲沙漠了，把地基爲人露平了，好等着人家重新來建設，中國一部廿四史，所記載的，無非是由沙漠建爲都市復由都市變爲沙漠的事，由北京西郊一隅來看，就是中國四千年來整個縮影。

此時四王府，成了死街了，沒有一家買賣，再能繼續下去，除了一家做柳木棺材的舖子和一家奄奄待斃的豆腐房，所有舖面都關了門，房子因爲沒人住，又沒人修理，自然傾欹倒塌的，幾於不知其數，如果不是本地人，乍到此處一參觀，不是疑心正鬧鼠疫就得疑心是爆炸以後的遺跡，人民早逃竄了，其實一點暴力也沒受到，完全是時勢造的，把本地居民所資以爲生的財源，完全被那喜歡頹廢的惡魔給吞噬了，居民們既無自助的素養，又遇不到有力的救援，驟然間失了倚傍，無論貧富，一下子便如感染瘟疫似的，一齊全被拉倒了，腿快而且有點先見的人，早都跑進城去，另謀新的職業，戀鄉而

一時又無法動轉的，只得因循敷衍，希望有一日重見承平，殊不知幸福不是光有希望便能得到的，在沒有商工的死地，執拗着安土重遷的思想，那惟有一天比一天困難，窮死爲止，最後把房子拆了，把孩子賣了，依然沒有辦法。此刻西山的各村落，到處都垂下陰慘的黑幕，幾乎令人不忍看，不敢想。

在四王府儘西頭，往北行的一個小胡同裡，原先有很整齊的人家，是所極其靜謐的小巷，可是現在却成了藏垢納污的不良所在，賭窟秘密的烟館，竟有幾家，沒有正業，以及正趨衰敗的鄉農地主，大半混跡其間，終日言不及義的，胡說八道，地方上所有不幸的事，如同誰家夜裡進去人，誰家坎地被盜發了，誰家的肥狗和鷄豬，忽然失了踪，等等的事，不問可知，下手人的大部分，無不以此黑暗的小巷，爲議事和消贓的本據。其實照上述的事，還是不上紙筆的小故，再進一步的，傷天害理，有了機會，也很優爲之，本來時勢和困難，有時很能激發天良，使人們益發鞏固愛鄉愛國的精神，就讓全體就節赴義也在所不辭。可是又有時反到因爲時勢和困難的壓迫，使人們喪失了意志，卑鄙無耻，無所不用其極，雖在家人父子，也復容易的變成寇仇，何有於鄉，何有於

國；因爲強有力的，他們不敢惹，只可拏自己骨頭扎自己肉，欺負自家人，掠賣自家人，好像說，『我們跟我們，二大爺您別管，等我們辦不來時，再請您幫忙！』時勢和困難，把人弄得這樣講外場，我以爲田橫五百人，死得真冤。

在一間半明不暗多年也沒裱糊的老屋內，不好聞的阿片烟氣正在薰騰着，在一鋪順由火炕上，躺着各種姿式不同的癡士，由他們的衣履和面龐，就可以明白他們的家境，是極其顯然的各有不同了。燦然的燈火，自烟霧中透露出來，好像霧天中的漁火，非常暗淡。東北犄角上有張小桌，桌後是個小躡箱，既裝東西，又可以當椅子坐，那里恐怕就是業主的櫃台了。此時躡箱上正坐着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頭頂已然禿了許多，把所餘的蒼而且紅的頭髮就腦後挽了個緊巴巴的小圓髻，顏色黑中透黃，倒是洗得挺亮，眉毛大約自小就沒生出來，硬使黛石，染成兩條極細而又不好看的黑道，兩隻小圓眼睛滴溜放光，和她的年齡，好像太不相符，精，悍，狠，辣諸德，由她這兩個小黑窟窿，便都給流露無遺，無論怎樣掩飾，也不像溫存厚道的婦人。兩個小耳朵，右邊耳唇，不知怎樣弄豁了，聽說是跟人打架被揪豁的，鼻子倒很周正，可惜沒有鼻梁，失之過矮，薄

片嘴，黃牙板，無一處不帶着奸狡凶悍的象徵。身穿一件半舊的毛藍布衫，腕子上約了兩隻很重的白鐲子，她是本街上一個女光棍，丈夫早已沒了，一般都稱她爲張三奶奶，跟她有往來的，無論誰都呼她爲三嫂子，這時她正跟一個烟客隔桌對坐，商量一件事，那人連件長衣裳都沒有了，只披一件不成模樣的白布汗衫，大約因爲天熱了，長衣服，不是賣了，就是押給旁人，讀者諸君，也許想像得出他是老藍吧？

『恐怕太小吧！』張三奶奶好像不怎滿意似的說，『這年頭自己孩子還嫌多餘，誰還找這累贅，就說人家聘個童養媳，也得能作點事纔成呵！』

藍老八絕不以爲她這是在拒絕，故意這樣說，爲是多占一點便宜，所以依然涎着臉向張三奶奶說：

『三嫂子，無論怎樣，你得幫我個忙，反正我家那兩個孩子，跟着我也活受罪，倒不如都把她們給了人，白要教我緩一步，還還賬，我就往城裏頭一搬，弄個小買賣作作，不然的話，就說你這裏的幾塊錢的大烟賬，我也沒日子還了，不如你幫我個忙，咱們好清賬！』

婦人見說，不覺暗笑，心說『這小子還想挾制我呢，把骨肉求我隨便賣了，』可是口裏却很外場的向老藍說：

『八弟，你這幾塊錢，嫂子給你墊得起，人不能老窮，等你發了財，別不理我就成了！』

『三嫂子，你真會拏我開心，求你這末一點事，你都不肯帮忙，快要窮死了，還發財呢！』

張三奶奶見說，向炕那邊一弩嘴，低聲說，『你先抽烟去，回頭再說，』說着一拉抽斗，由裡面取出一份大烟，交給老藍，只見他很滿意的，向烟榻那邊，物色他的臥處去了。

凡是到張三奶奶這里來吃烟的，全是一邱之貉，說什麼話，彼此都不避的，三奶奶所以留點心，因為昨天有個人，什麼東西也沒拿來，先想跟她支借五元錢，她沒答應，若是當着那人，把這事一商量，那人更要多借幾塊，所以纔教老藍不要再說，她打算明天先到老藍家裡相相那兩個孩子，如果貨色有出息，她就買，不然的話，就作罷論，可

是老藍却以爲這事十拿九穩的算成功了，兩個孩子，至不及，也得一百元一個，兩個就是二百元，除了還賬，還能有一百七八十元錢，往城裡一搬，就讓一時沒事，一年半載的也餓不着，因爲太高興了，烟癮也好像大了一倍，一份烟不一會抽完了，總覺得有些歉然，再來一份纔覺有趣，可是他向來也沒吸過兩份烟，若是沒有一隻肥母鷄作抵押，三奶奶實際也不能賒給他兩份烟，今日他覺得指恃很大了，由兩個女孩子作擔保，還不能多吃一份烟，他以爲理由既充足而且正大，三奶奶決不致不開面，想到這里，很勇決的，放下烟槍，一翻身，下了炕，很快活的，跑到張三奶奶所坐鎮的賬桌前面，狗媚主人似的，齊眉諂笑着說：

『三嫂子！再來一個！』

說着，早把油泥滋滿的右手伸出去，婦人一見早把臉一沉說：

『你反不反哪？有什麼指恃又來要烟，不成！』

此時炕那邊有人發言了：

『三嫂子，給人一個吧，人家不是求你給女孩子保媒，你還能白跑嗎？』

『不成？多大小口蛋子，我不管！』

『得啦！三嫂子，面子事，』老藍涎皮賴臉的央求着，

『不成，你不够，弄口灰得啦！』

炕那邊又嚷起來：

『三嫂子，這你可不對啦，你爲什麼偏向老藍？你要給他灰吃，我們把你的斗都掏空了！』

『你們這羣東西真沒臉，專門有法子會磨人，一燒香就引鬼，真沒法子！』

說着又取出一份烟，遞給老藍，炕上的朋友，爲老藍祝勝利似的，又都笑了一陣。

第四章

老藍的老婆，本來沒有賣孩子的心，無奈她節制不了老藍，在生活，又不能離開老藍而自行獨立，所以老藍的主張，即或她不滿意，叨叨念念的反對着，可是也不能堅持到底，結局依然得軟化，這次老藍把跟張三奶奶所商量的事，乘孩子已然睡熟，便一五

一十跟老婆說了，結論是孩子跟着咱們白受罪，不如使幾個錢，早早的給了人，兩有益。

「賣了孩子，街坊四鄰，可就不能拿咱們當人看了，咱們還能在這兒住嗎？」

「不賣孩子，人家也不能怎樣高看咱們，何況這不是賣，是求張三嫂給找人家，給人家當女兒或是童養媳婦。」

「不成，我心疼！」

「你既心疼她們，你就帶着她們一走，我什麼都不管啦！」

老藍的老婆，但分有點志氣，老藍也許不至有今日，她和老藍是天生的雙，當真離開老藍，不用說她一己的衣食，這兩個孩子，她就先沒法顧，想了想，老藍的話也是實情，孩子跟着他們，不但沒福，所受的罪，反倒一天比一天厲害，今年的冬天，恐怕就是一個關口，孩子既無棉衣，又沒有暖和屋子，豈不要活活的凍死，真不如早早的給了人，想到這里，遂嘆了一口氣說：

「我們娘兒們，跟着你實在沒法子，成年論月的挨冷受凍，有今天沒明天，幸喜是夏

天，這要一入秋，涼風一下來兩個孩子可怎好，倒不如早早教她們逃了生！」

婦人這樣說着，就忽然傷起心來，覺得自己很賢慧的，竟沒遇到好男人，所以就不得直抹眼淚，老藍一見，不但不表同情，反倒叫起來：

「你還哭呢，把家業弄得這個樣兒，可不是肥了我一個人的肚子，如今把罪過都攔在我一個人身上，難道你就一點責任沒有嗎？」

「噲！我們一個老娘兒們，有什麼責任哪，我們只知道隨夫賤，隨夫貴，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教我有什麼主意呢？」

「你既然沒主意，當然得聽我的，明天張三嫂就來看孩子，你須跟孩子說，這是你老老，明兒要接你們進城住幾天去呢，也免得孩子認生，不跟人家走。」

「可是這麼着，我們雖然窮，大小也有點兒根兒派兒，我的孩子不能賣到窩子裡！」

「唉！你太胡塗，這末點的孩子，人家也不要，自然是求三嫂子給尋個好人家！」

「能那樣我纔放心！」

也不獨是老藍的老婆，那一時代的鄉村婦女，寧可受窮，一提到作妓爲娼，不但是

己的奇恥大辱，所有一門一姓的祖先，也要連帶捧牌現眼，從前的婦女，無論貧富，都這樣顧惜廉恥，這是現代婦女，所不應當菲薄，理宜深加反省的一事件。

他夫婦說到此間，老藍算是完全佔了勝利，因為時候不早了，也就倒在炕上，各尋他們的睡鄉，次早天將一亮，老藍一古魯爬起來，鑽出小溝眼，先到人家的玉黍麥地裡，偷偷摘了幾個玉米棒子，用汗衫一捲，挾起來往回就跑，幸喜附近沒有看青的，他們的早飯，算不必發愁了，天到近午，張三奶奶打着一把旱傘很神氣的，果然來到老藍家裡來看孩子，兩個孩子沒看見過她，不住問她們的娘：『她是誰？』婦人只得依着老藍所囑咐的話說：『這是你老老，明兒還接你們進城逛去呢！』張三奶奶一看他家太難了，沒有可以坐着的，地方，只就炕沿前把兩個孩子相看了一回，因問她們說：

『你們倆人誰大？都叫什麼名字？』

只聽自己看着十分中意的那個小丫頭說話了，

『她是我姐姐，我是她妹妹，她叫釧兒我叫環兒，她九歲，我七歲，』張三奶奶一聽，立刻就堆下滿臉的笑容，不但這孩子口齒伶俐，聲音嬌響，而且小模樣兒長的一點

挑揀也沒有，一腦袋黑頭髮，元寶耳朵，圓滿而又清秀的臉蛋，杏核眼，長睫毛，菱角一般的豐腴小口，這要是生在富厚人家，錦衣玉食，應當怎樣好看呢，可惜沒投着好父母，一塊美玉，給埋在糞土裡了，惟有環兒左耳上，有個烏子，她却沒看見，因為是被污垢掩住了。再看釧兒，已然把嘴擱了，一語不發的坐在炕上，似乎是生了氣，她小心眼兒裡，好像覺得張三奶奶不像她的老老，誰知張三奶奶也正不喜歡她，因為她沒有環子長得好，並且在左鬢邊上，還留了一個髮疙，這是作女子的老大缺點，所以張三奶奶決計取環而捨釧了。

張三奶奶，在老藍家裡不能講買賣的，更不能多坐，貨已看好，只得辭去，臨行時，特意跟環子說：

「好孩子，你等着我，過幾天，老老來接你」

老藍一聽，就知道買賣已有八九分成熟了，很高興的往外送他這位大顧客，老藍家的，却是不知所到的，心裡怦怦直動，此時環兒早已從後喊道：

「老老您走哇，多怎來接我呀？」

釧兒依然沒有一句話。到了外面，張三奶奶乘沒人，因跟老藍說：

『回頭你到我那里，咱們再商量吧。』

說着，支開旱傘，自去了。張三奶奶，人人都知道她是女光棍，要人兒的，她上藍老八那里作什麼，不是老藍想賣老婆？不能，那婦人快有三十了，也許是賣孩子，這可不該，孩子沒跟他們享一天福，提溜着腿子給賣了，他若真賣孩子，可不能再寬容他，村裡人這樣議着，就有人留了心，果然有一天侵晨，小溝眼兒外頭，忽然停了一輛騾車，張三奶奶以外，還有一個陌生男人，跳下車來，像在等着什麼人，不一時，只見老藍彎着腰，由小溝眼兒內，把環子給抱出來了，由頭上至脚下，煥然一新，絕不像窮孩子了，先把環子放入車內，張三奶奶和那男人也都上了車，趕車的一搖鞭，車順大道向東去了，老藍左瞻右顧的也就進了小溝眼，他一定把孩子賣了，倆孩子爲什麼拉走一個，張三奶奶因爲釧兒有毛病，不肯買，只買環兒一個，老藍出於無奈，只得先賣環兒，等日後沒落了再賣釧兒，實指望沒人知道，却不想早已替他當新聞似的騰說起來。在平時，大家憐憫他，偷鷄盜狗，或是背地裡偷點莊稼青菜什麼的，也就不必深究，因

爲他也得養家，自從他把孩子賣了，入們的心理可就變了，毫不容情的監視着他，見了他的面，也是拿不好聽的言語，盡情譏諷，他知道已然不能見容於鄉里。

聽說城裡頭比西山這塊死地，較比容易生活，好在手內尙餘有百十來元的賣女錢，就跟老婆一商量，把所剩的一間房子，也折賣了，便搬到西直門內去居住，本打算作個小買賣，無奈什麼也不會做，夫婦兩個沒有一個愛乾淨的，賣什麼都沒有別人的漂亮，只得自己吃，沒人買。這時釧兒因爲思念妹妹，害了一場大病，他夫婦又不會看護，沒兩月，釧兒死了，老藍只把張三奶奶咒詛了一陣，假如和環兒一齊買了去，不但孩子死不了，還可以多弄幾十塊錢，這老婆！她太狠了，雖然這樣大發牢騷，他依然沒辦法，眼看又要沒轍。聽說有幾家同鄉，在德勝門一帶，買賣破爛，換洋取燈兒，都混得不錯，他就跟老婆一商量，天生的是這一行人，就很高興的又搬到德勝門。兩個人一幹這一行，很得門，而且越不怕骯髒，利益越大，日久天長，把本行一切經典法門，俱都玩索純熟，頭一樣，無拘無束，更不受人欺負，因爲這一行人的外表，比乞丐高不了許多，無論誰決其沒有跟他們過不去的道理，第二樣，貨物不必怎樣細心處理，自要不糟

不爛，湊成數目，就有一定商行收買，第三樣，他們所居住的地帶，無形之中，好像獲得了特殊法權，即或偶然偷人家一雙破鞋，或是汗衫褲子之類，一行入了他們的根據地，絕對是尋覓不回來的，這些方便，都是老藍夫婦所最爲歡迎的事，何況他們的性質，本來是與這樣的環境，最容易水乳交溶的，不過他們乍入幫時，因爲人地生疏，買賣不大好，尤苦於房租太貴，以後幹熟了，纔知道這裡頭有無窮的奧妙，一連幹了十數年，雖說沒有發財，自己却租了一段地皮，用破材料，壓蓋了兩間房子，尤其使老藍得意忘形的，到德勝門不久，藍老八的老婆，便把月經勞動得通順了，一連生了兩個男孩，老藍很覺意外，暗道賣過女兒的人，還會得兒子？甥兒雖未出手，也因爲想環子，纔把小命兒送掉的，我對於她們太虧心，這倆小子也許是她倆託生的，前來跟我算賬，但是我不過比從前少好一點，要算賬也沒有可算的，既又轉念，把現在的思想，就自行取銷了，又生出另一新的思想。他常聽人說，兒女夫妻全是互爲債權債務的，環兒一定該我的錢，所以我把她賣了，一點兒也不心疼，不但是一個小丫頭片子，我的祖父母父母和妻他們一定也都該我的錢，祖父遺產我賣了，妻三四十了，還背着大筐去換洋取

燈兒，若不欠我的，他能這樣苦幹嗎？我們家我看透了，無論老輩平輩晚輩，都是來還債的，惟有老子一人，是正南把北的債權人，這兩小子，不用說，也是來還債的，反正長大了，他們得孝順我，要想我對於他們有什麼栽培，那可妄想了。老藍這樣一想，儼然就是父作高官子登科的老太爺，覺得前途太有希望了。

在一般作父親的，無問貧富，自要有兒子，沒有不疼的，沒有不愛的，在疼愛以外，還必須加以栽培，至不及也得教他們念幾年書，孩子日後如何，雖然不敢逆料，一己責任，究不可不盡。可是老藍就不然了，他說作父親的若是沒有債權，即或把兒子供到大學卒業，他若不該不欠你的，同時你反倒欠他很多，他憑什麼孝順你呢，你哭你喊你給

他磕頭，他也是滿不聽提的，必得兒子來還賬，即或你不管他，也不疼不愛，他也要認命當孝子的。他力持此說，所以對於這兩個孩子，只當一筆債務看，反正每天他先得吃飽喝足，還得來一口鴉片烟，老婆孩子吃了沒吃，他就不管了。大小子他命名曰：「魚格」二小子他命名曰「水格」，他以爲有了這兩個孩子，就好像如魚得水，他的後半輩算無憂矣了。這倆孩子，自從生後幾個月就被老藍家的揣在懷內，滿街去叫喊「換洋取

「燈兒！」

無冬無夏，常川揣着孩子作買賣，在大風道上，尋個地方就給孩子吃口奶，若在中上之家，誰也不肯這樣養活孩子。可是小孩大人挨凍和受熱慣了，皮膚黑紫，又粗又厚，反倒十分健康，何況這裡頭還寓有巧妙的生意經，人家婦女，出來換洋火，見她冬寒十冷的，懷揣赤子，不但不爭多論少，碰巧額外贈她一些小兒剩衣，或是吃食錢財等物，所以那些換洋火的貧婦，凡有小孩的，多喜歡帶出來，就因為內裡有老大的便宜。魚格水格，在六七歲上，便跟着媽串街，因為處境和習染，不但眼明手快，兩條小腿跑起來，飛也似迅速，抽冷子，由過路的菜挑子上，就許偷兩條黃瓜一把大葱，老藍對於這樣的，事，不但不加申斥，反以孩子如此手快，認為是可造之才，由心眼兒裡滿意。老藍的老婆，畢竟是西山素講禮教地方的女子，腦子裡多少還留一點老思想，見老藍如此放任着兒子，一點兒也不像當爸爸的道理，未免就要碎嘴子，以顯示她的賢淑，

『也沒有照你這樣做爸爸的，孩子身上的事，你一樣也不管，這要在咱們家，孩子都應該上學了，誰像你，總不跟孩子說一句人話！』

老藍一聽很奇怪，心說她一有點準落兒，就要濫充好人，遂哈哈笑了一聲說：

「你又在作夢了，那是什麼時代，教兒子念念書，寫寫字，等着戴翎子，現在沒那事了！」

「可是我們幹這行不是沒法子嗎，難道教他們長大了也幹這個，不同沒有兒子，既有兒子，就應當替他們想一想，附近也有私塾，教他們念幾年書，將來好有出息。」

「別胡想！你這是飽飯撐的，所以纔慮到兒子身上，教你天天挨餓，什麼事也就沒有了，俗語說得好，『楞養賊子，不養癡兒，』念書的兒子就能養活爹媽，光耀門戶嗎！再說我又不該他們的，爲什麼拏錢攻他們上學呢，勉強供給，因果報應必然紊亂，碰巧倒許被他們革了命，本錢我是下不的，心思，我也費不起，你天天帶他們下街拏洋取燈換破爛，這就是教育，而且是奧妙無窮的教育，他們長大了，一定會比書呆子強的，別胡想，帶着他們幹去吧！」

「你這人，人一跟你說話，你就這樣胡攪理，兩個丫頭，全被你弄沒了，如今有了兩個大小子，你這當爸爸的，還是照樣沒心，多怎纔是了手呢，總算我們娘兒們命不

強。」

『哈哈，我當爺們，當爸爸，就這麼當，憑你怎麼樣吧！』

『你也就是跟我們娘兒們這樣窮橫，沒了落子，指不定又要怎樣缺！』

婦人不再理他了，老藍又哈哈笑了一陣，覺得很得意，他近來不大下街了，在這換洋取燈的集團裡，他頗有點資格了，除了把老婆孩子集來的破爛，整理送行，有時還收一點賊贓，沒了事，銜着小煙袋，也到秘密的小煙館走一走，他以爲他現在和十年前太不一樣了，當初有今兒沒明兒，永遠被經濟壓迫着，現在雖然還沒離開窮的範圍，究竟在生活上一點也不感受威脅了，最可喜的，魚格水格那末點孩子，就知道把家，黃瓜大葱，真能往家裡拏，老婆從前一無所能，現在却越累越結實，他們有接濟我本錢的，有給我作牛馬的，我還怕什麼？老藍這樣一想，益發覺得他握有宿世債權，毫無疑義的了。

當趙老二發見這件廣告，特地來尋藍老八，老藍夫婦，已然沒了壯年，雙雙入了老境，他們的事業，論理有二十多年了，也應有點起色，無奈老藍根本不是創家立業的人

每日混個肚肥，人生大慾，就算完全達到了，何況他自不努力，僅恃妻子操勞，現抓現吃，當然是只維現狀，絕不會有什麼發展的。

再說他的爲人，並不知道財是好東西，苦着自己，去經營財產，在他的哲學思想上，是絕對不相容的，他饑，可也不定非吃燕窩魚翅不可，他懶，可也不定非老躺着不可，他的性質，不喜歡受大累，每天有酒有肉，有口大烟吃，他就以爲人生幸福無過於此，他不懂得奮鬥，也不懂得愛，他有祖產，他就花祖產，他有妻子，他就希望妻子來養活他，必不得已賣了女兒，那也因爲實逼處此，沒有法子的事。大凡搗弄破爛，一直幹了二十餘年之久，無論何人，雖不致富，也能小康，可是老藍業此二十餘年，依然如故，他不用心，他依然饑懶，明明他已有力能使孩子讀幾年書，可是他說『寧養賊子，不養癡兒』他不懂得勤儉，貯蓄二字，自他有生以來就沒有絲毫觀念，不等錢花，應當買的貨，他也不買，急用錢花，應當賣的貨，也許賤賣了，比他後來的，現在有幾家已然很殷實，老藍的老婆，却依然背着大筐去串街，可是他們夫婦全都老了，但在老藍，依然很樂天的，有恃而無恐，因爲他那兩個孩子，樹莊莊已然長成了。

老藍的孩子，如果要有出息的話，則關於人類的一切教育，可以屏棄不必講了，不但他們沒有天才，即或是天資很厚的美質，也得看生在什麼樣的家庭，處在什麼樣的環境，每天所比近的人物，尤與後日升沈，有着極密切的關係，一個出身微賤的人，所以成功了可傳的事業，那不僅由於他的天才優秀，另外必有幾多所以令他成功的條件，使他拔脫苦境，自致通顯。老藍的兒子，好像歷來未被造化垂青，正當的智慧，一次也未受過注射，父母是那樣饑懶因循，環境是那樣卑鄙齷齪，他兩個除了血氣上自然的力量比他們的父母，頗爲優越以外，旁的行爲，無一不是在自殺自毒，他們由小跟着他們的母親串街換取燈兒，始終就不知道他們是那一國的人，他們總以爲一般人跟他們不一樣，他們雖然不敢來確定，可是私心自揣，老是以爲他們是一國，別人又是一國，後來漸漸大了，聽他們那里老前輩一談論，纔印証出來他們的見解，一點兒也不錯，不但他們拏他們以外的人當同國人，原來他們這裡，人人都不拏另外的人當同國人的，因爲這倆，他們永遠拏別人當異族，不用說不可憐他們的人，他們要仇視的，便是素日憐憫他們時時給與錢物食餌的，一樣也不感激，他們說這是用手段騙來的，並不是他們願意

給，他們眼睛裡的別人，無一事不可羨，無一事不可恨，他們看見別人穿着新鮮華美的衣裳，雖然也知道羨慕，是用一種妬恨神情去看的，『他們由那里騙來的？我們爲什麼沒有？』於是就想偷盜人家的，偷不到手，就另想法子打算給毀壞了，衣服以外的裝飾品錢包，也都這樣去看，甚至對於人家的高大房屋，不想偷，而竟敢想給燒了，『他們家爲什麼不着火！着了火，一定會搶點什麼』看見人家的貓狗，或是駿美的騾馬，也是一樣由羨生妬，某家貓狗，皮毛怎樣好，一張皮能賣多少錢，某宅的騾子，怎樣肥，賣到湯鍋，能得幾十兩，這樣的意念，在這兩個孩子的腦子裡，一日不知要反覆幾百遍，他們不知國有多大，人有多少，以及同國人相互的關係，反正不在他們一團裡的，他們就認爲異族異類，欺他們，騙他們，或是搶他們的東西，殺害他們的人，都是應該的事。無奈在這兩個孩子的本身，每個都有一件難以辯護的遺憾，就是他們性根太劣，這不能不歸咎他們的父母，嘴裡雖然時不常的說橫話，實際膽子非常小，始終也沒燒過一間房，偷過一匹馬，最大限度，也不過偷剝幾張貓皮，殺過幾條黃狗，連在電車上掏腰包，都太不够資格，因爲他們恪守父母的風範，永遠沒穿過一件整潔的衣服。

他們的家規，是陽溝裡的鴨子，只圖肚肥，不想老藍竟把這樣的兩個寶貝兒子，倚爲長城，他的晚年，不問可知了。

老藍夫婦，久已夫把環子忘了，若不是趙老二來報告像是環子有了下落，而且當了有錢的太太，他們也許至死也不提環子了。後來聽趙老二一解說，這裡頭沒虧吃，光有好處，老藍未免又萌了一個極其豪華的新希望，他不甘於現在的局面了，他以爲他的債權有的是，一筆一筆都在後頭呢，兩個兒子，一個老婆，無非是小債戶，環子纔是最大的債務人呢。『鹿家主婦！』一定所有鑰匙，都歸她執掌，這要把我接了去，即日就是老太爺，躺着吃，躺着喝，躺着抽，樂子大了，不過我不喜歡穿，他倒覺得有點怪爲難的，反正乍去得拘束幾天，以後也得由我的性，不對！當老太爺不穿，那兒擺呢，用金頁子作衣裳，也是他們還我的，給穿就穿。魚格水格，也老大不小了，我本打算不管，教他們自己成家，這一來他姐姐不能白瞧着，一定先給他們張羅親事，焉知道不另外有兩個債戶正在等着去提親，那一來我們自己也有錢了，不一定都是女兒的，他越想越覺福分太大，指不定是天上謫下來的什麼星君，他那兩間破板房，立刻好像化爲高樓大

廈，卑濕污穢的土炕，也好像變爲鋼絲床。自從趙老二走後，他簡直另換了一個人，換洋取燈的生意，決計由明天起就不幹了，自要趙老二一報喜信，他就是老太爺！

「孩子他媽！你知道我是什麼變的嗎？」

老藍忘其所以的這樣問，婦人一怔說：

「我知道你是什麼變的？」

「我是散才童子變的，雖然積不下錢，可是到什麼時候，我也老有錢花，這要是准是咱們環子，在找咱們，我又得花一氣好的了，哈，哈，真高興，你後半天別出去了，看會家，我得到街上吃點什麼，然後再吃口烟，有門兒！有門兒！老子的造化真不小呢！」

說着由他那破鋪蓋捲兒底下，摸出一個破錢夾，含着小烟袋，就出去了。

「怎麼好！他若有心，日頭得打西邊出來！」

婦人這樣說着，一屁股坐在小炕上，猛然想起當年老藍賣孩子的事，不覺直出神。

第五章

趙老二由老藍的家中出來以後，萬分高興的往回走，他想着坐電車回來快一點，不過還得繞道纔能有停車的站口，因為喜歡，忘了乏，便超小道，溜達着回來，却走了一身土，別看趙老二現在正作小買賣，好潔的習慣，仍然捨不得扔掉，尤其對於新換的衣履，更爲愛惜，所以他很後悔，找老藍去，何必還換新的衣服鞋襪呢，這要弄壞了，再做就不容易了，既又一想無妨，事情若是如願以償，千元的現大洋，豈止做衣裳買鞋穿，租房子，開買賣的本錢也有了，這樣一想，不免就大踏步走起來。及至到了自己家中，已然走得滿身是汗，剛進門就要脫衣裳洗臉，二奶奶把他攔住了，

『你先別忙，落落汗再洗不遲，我給你先泡茶去。』

『對！對！別看不起一千塊錢，影兒還沒看見，就鬧感冒，那纔不值呢！』

『我說你怎麼啦，打昨兒個一看見那張報，就犯起財迷來，我看你要瘋！』

『要瘋？擎好吧！回頭我見着環姑娘，一五一十一說，她說不錯，很對，咱們把小雜

貨舖就開起來！」

「你還說你沒瘋呢？那兒又來這末一個環姑娘呀？」

「環姑娘你都忘了，就是當初藍老八賣的那個小丫頭！」

「這多少年的事了，連她父母也許忘了，我那能記得？」

「聽呵！我跟你說，方才我不是找八哥八嫂去了嗎，全問明白了，她小名叫環兒，說左耳脣上還有個烏子，你趕緊給我弄點什麼吃的，事不宜遲，吃完了，我趕緊還得趕出城！」

我看你和他們公母倆，都有點窮瘋了，天底下那有那末巧的事，準是她？」

二奶奶說着，自去給趙老二弄飯，趙老二乘小孩正在接房家玩，把衣裳掃掛在屋門上，這才洗臉喝茶，把應當說的話，先自斟酌一番，等飯好了，也沒喝酒，胡亂吃了兩碗，重新裝扮起來，又自出門而去，二奶奶後面看着他那一種熱心神氣，不禁好笑。老二這回因為是出城，交通可就方便多了，便自新街口，登上電車，南行出了和平門，一直到了南大街，由此下車，復又叫了一輛洋車，照那廣告所開地址，教車夫拉了去。

不一時車入丞相胡同，在路北一個大門前頭站下。老趙下車，付了車錢。只見這大門非常講究，左右上馬石，像是新有的，他先到門洞內，向門框上一看，門牌姓氏，一點也不錯，他心裡未免有些打鼓，這回頭一見面，人家說，『我不叫環子，左耳脣上也沒有烏子』那我立刻就向後轉，天底下也沒有便給人派出一個爸爸的道理，經得打佛口出，人家若說事情不相符，當然就得很失望的臊紅臉出來，不但白花了車錢，還就誤了兩天買賣，什麼事，全是想著好，實際也這末難呢。他這樣想著，便賈着十二分的勇氣，向門框上那個電鈴鈕，以右手食指用力一按，只聽了伶伶，由門房裡傳出一陣響聲，覺得電鈴響了多少秒，他的心房，也隨着震了那末久，不一會，大門上的小門忽然開了，一個僕役似的人，在門裡先把趙老二打量幾眼，幸虧趙老二當過紳士，箱子裡還有這末一套衣裳，不然的話，也許要吃閉門羹。

『幹什麼的？』

裡頭問出來，趙老二心說，大宅門的人，肝臟都不好，千萬別惹他生氣，因來個先鞠躬後說話。

「請問這是鹿宅？」

「是呀？」

「宅裡太太在社會晚報可會登過一件廣告？」

「不錯呀！」

「廣告上所說的事，鄙人少微曉得一點，勞駕給回一聲，我想面見太太！」

門裡那人見說，好像發動了好奇心，臉上立刻不那樣板板的了，笑吟吟的，口裡直叨念，似乎說沒有不開張的油鹽店，這樣的廣告，居然會有效，遂向趙老二說：

「請你候一候。」

關上小門，又進去了，不一會，陪出一位六十來歲的老者，同時把大門也開放了，只見那老者很精神，穿着灰色線春的軟絨襖，白襪子，禮服呢皂鞋，因見趙老二文謨的，決其不像粗人，便拱手問說：

「先生貴姓，是爲那件廣告來的嗎？」

趙老二看這位老者的氣宇風姿，像是一位退休的老行伍，疑惑也許就是本宅的主人，

可是主人無論怎樣謙恭下士，也不能出迎一個素不相識的生客，他到底是什麼人呢，一邊疑心着，早也深施一禮。

他可不能說他叫趙二，趙老二是他落品以後，一般人向他這樣稱呼的，他怕人家看不起，遂自道雅名向老人鄭重其事的說：

『鄙人趙麟，字趾青，偶然在社會晚報上，看見一段尋人廣告，覺得此事與敝同鄉某人，似有關係，所以不揣冒昧，前來與貴宅接洽，如果認爲事情確實符合，鄙人願代尋訪之勞，』

說着由坎肩兒內，取出那份小報，把加了記號的廣告，指與老者看，意思是問老者，這件廣告，是不是貴宅所刊登的。

老者見趙老二說話，又客氣，又文雅，心裡十分滿意，忙道：

『不錯，是這廣告，請你先生到裡面坐吧！』

趙老二心說『有門』當下安貼了許多，便隨着老者進了大門，只見大門道內，階牆各放一條大型朱紅懶凳，左爲門房，右爲回事處，有好幾位僕役模樣的人，都站在門房

前，等待着招呼，正衝大門是個磨磚細做的影壁，當中浮雕，『戩穀』二字，倒下台級，北面是一帶磨磚細做起脊筒瓦的長牆，牆根下栽着各種花木，正當中是座玲瓏剔透彩畫極精的垂頭門，由此可通內宅，院子南面，是一帶倒座的翠房，另有一道南北界牆，中安四扇綠油屏門，紅斗方內，漆書，『齋莊中正』四字，由此往西，大概還有院落或花園馬號等等，趙老二在西山也當過二三號的鄉紳，固然不是沒見過世面的老趕，照這樣講究的府第，也未免暗吃一驚，心說『這要沒有幾百萬的家私，住這樣大宅子不是幾年就花光了麼，可見人家財厚了。老藍真有造化，這要一成功，該有多大幸福呢，』這樣想着，老者執手，已把趙老二讓至南房一個客廳裡，就是一般所說的外書房，但是裡面並沒有一本書，無非是些花梨紫檀的家具，金銀之氣十足，方才那個僕役，受着老者的頤使，連忙整治待客的茶具以及烟捲之類，趙老二受寵若驚似的，萬也沒想到主人這樣款待，沒敢先喝茶，很恭肅的請問老人說：

『你老人家想是本宅的主人了，失敬！失敬！』

老者見說搖頭道：

『你先生想是誤會了，鄙人譚鳳岐，跟隨主人多年，倒很得信任，不幸主人在數年前逝世了，（他的面色，像是有些傷感了）所幸我家主母，又精明又慈惠，仍然教我管着園宅事務，可惜我老了，太不如從前，這件事又是主母交下來的，怕這羣小子，弄不清楚，得罪了客人，豈不有負主母一片孝心，所以纔由老朽，親身接待的，不恭的很，請恕！請恕！』

『原來是譚老先生，失認失認！』趙老二這才知道老者不是主人，乃是一位老管家，當下他又恭而且敬的問老者說，『那末貴宅有幾位太太呢？是不是有誠意，想照廣告所說的那樣辦？』

老趙忽然起了疑心，他怕如果宅裡太太多，爲爭遺產，也許有什麼作用，所以纔這樣問，譚鳳岐見說，也像早已明白了趙老二的心思，忙着就來解除他的疑心，

『趙先生，你可別多慮，我們宅裡，內外是很嚴的，如今只有我們主母一人帶着兩位小主人執掌業，不用說事情有了圓滿結果，一定要照廣告言語履行，即或不能照所期望的，如願以償，以我家主母那樣慈惠，也萬不至苦了送信人，關於此一點，就請你先

生放心好了！」

『那末請問譚老先生，這件廣告，一定是貴宅太太所刊登的了，可以不可以領我去見見太太？』

趙老二怕這老頭子自己得不到什麼好處不盡心，託故把他打發走了，爲這末一件事，若是老遠的瞎跑好幾障，不但就誤了買賣，有錢也墊不起，所以急於想見太太，對不對就在今天，明天絕不再來了。但在譚鳳岐，又是別有用意，他對於他們主母這種訪求生身父母的孝心，根本是不能反對的，不但不反對，而且很贊成，他說他也是父母生的，自己有父母，就不願意人家有父母嗎，所慮者事隔二三十年，人有沒有，已不可知，即或現尙生存，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關於宅裡主母的出身，他只知一半，小時候的家世，他當然不得而知，究竟這兩位作父母的是什麼人，自有此議，他就很關心，假如是老實鄉農，孩子被人拐走了，自己無罪，那末把他們尋訪着了，接到宅內，盡心孝養，那也是作子女的，義不容辭的事，假如這兩位作父母的，好吃懶作，因爲不務正業，把女兒賣了，這差不多等於義斷恩絕，即或把他們尋訪着了，不但處不好，碰巧倒

鬧一身麻煩，推不出，攆不去，到了那時不是乾爲難？再說目今人心不古，欺詐百出，萬一再有設局撞騙的，知道一點影響，就來希圖假冒，亂來認親，那豈不是自找麻煩麼？所以廣告擬就後，他於贊成之中，又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太太說：

『你所慮甚是，我自有我的把握，誰也假冒不了去，廣告不妨多登一月倆月的，這件事，城裡人恐怕不能知道，多登些日，城外人也許能看見，反正如有爲這件事來的，你們要好好招待，如果你認爲言語正直，沒有什麼支離閃灼地方，就來報告我，我親自問他，可千萬別一見面，就把人搪塞走了，你們要體會我的心，成全我纔對！』

這是鹿宅主婦，所囑咐的話，不想廣告續登一兩天，就有人來接洽，不但一般下人，都是意料所不及，老管家譚鳳岐，也以爲太奇了，設局撞騙的，也得用用心，訪問問，才敢施行他們的計畫，廣告剛登出去，就有人來，自然是事件以內的人了，難道找上門來的，就是主母所要訪查的人，自己前來認女？譚管家，未與趙老二見面以前，本來是這樣推想的，及與趙老二見面接談之後，關於相貌聲容，言談舉止，細心體察，又覺不似，他這才又轉一念，這人也許與主母是同鄉，關於主母母家的事，必是素所深悉

的，我倒得問問他，主母生父生母的爲人，也好作一準備，想到這裏，因向趙老二說：

「我們主母的孝心，寔在太可欽佩了，不用忙，少時我一定回上去，主母也一定會親自接見的，不過鄙人想抖膽先向趙先生問一聲，您既然爲了廣告上那件事，前來有所接洽，一定對於我們主母的母家，是不無關係的了，請問他們老夫婦還健康嗎，景況如何，家中現在還有什麼人呢，可以不可以，先向鄙人，略微說個大概？」

說罷之後，很注意的，等待着趙老二的答言，趙老二一聽，不免暗自盤算，這老頭是什麼用意呢，他先審我？假如我把話說錯了，他就許給拆臺，不但洪哥的事打啦，我那一千元的報酬，也如煮熟的鴨子，竟會飛了，好厲害，他也許在套我的話。

趙老二不枉高桌子，矮板凳，跳動過，從前所經驗過的見識辭令，還沒有窮掉，一瞬間，就把對方的心意看透了，說實話，若真是環姑娘，不但於她沒面子，也顯得洪哥太不是人了，當下故意歎了一聲說：

「唉！人世不幸，實在是太難逆觀了，我一家遠親，夫婦兩個很老實，指着一點祖產

過日子，不幸民國以來，地方多半殘破，他們的生活，也就大受影響，後來我那親戚得了疾病，女人得服事他，可就把膝前兩個女孩，看不到了，有一天，兩個小女孩，在小溝眼外頭玩耍，竟被匪人給搶走一個，我那親戚一見，偏偏把最疼愛而且長的最好的二丫頭給搶去了，疼徹心肝，亞賽失了掌上明珠，因此他的病益發沈重，幸喜那時他在年青，不然的話，就心疼死了，可是等到他的病養好，他的家業，已然墊辦光了，沒法子這才搬進城去，打算一邊作個小買賣，一邊尋覓失去的愛女，誰知禍不單行，他那大丫頭，爲想念妹妹，竟得病死了，我那親戚，又差點兒沒病倒，他本來老實，沒有多大能耐，又因爲生了兩個兒子，都得吃他一個，所以這些年，他累壞了，可以說是貧病交加，可是他們老夫婦，沒一天把丟失的孩子忘掉過，昨天忽然看見這件廣告，他不覺怦怦心動，逼着我，到這里來問問，天下事，父女一定是父女，自有真憑實據，誰也冒不來，這也許是天，教他們骨肉應當相逢了，如果一見太太說出兩件事她就能明白，以後的事，他自己辦，我不管啦，如果我的話，她認爲是誤解，原先所丟失的不是她，我也立刻就走，這是什麼事，關係着人倫名教，我敢胡說嗎？』

趙老二真有兩下子，好像他以前來接洽此事，是爲人的美舉，跟那一千元的賞號，絕對無關，而且說話之間，既於本宅主婦毫無輕侮的嫌疑，對於藍老八，更顯得是個有人心的慈愛父親，陳說之際，又是一氣呵成，不假思索，老者惟有耽聽，更沒有從旁插言的工夫，及至趙老二把話說完，老者頗爲入感，暗道若照此人所說，事實也許是真是這樣，因爲鄉間小孩，自來不少被人拐賣的，甚至作父母的，爲了痛心過度，因而喪命的，也不乏其例，這人既能爲愛女害病，可見是忠恕有情的人，不然的話，也生不出這樣又精明又慈惠的女兒，就看主母有無確實的憑證了，以她那樣能幹，決不會糊裏糊塗，塗謂他人父，謂他人母的，想到這裏，遂向趙老二說：

『聽先生所言，此公因爲愛女丟失，精神上受了不少的打擊。請問先生，此人姓什麼，大號怎麼稱乎呢，此刻可仍在本地？他有如此苦情，惠而不費，我們理應爲他效勞，成全人家骨肉相逢見面，』

趙老二見說，知道口舌之力，已然奏効，這老頭子，絕不至從中破壞了，因道：

『敝親姓藍，官印大洪，他一家此刻住在安定門內，無非以他小本經營餬口。』

他沒敢說住在德勝門每日以洋取燈換破爛爲生，錯非趙老二隨機應變，口若懸河，若是老藍親自來，此事一定會鬧糟的，譚鳳岐此時已深信不疑了，決定不是來撞騙，認不認，是不是，大權操之主母，他可就不敢預聞了，當下站起身來，

『好！一切我都明白了，請你先生在此屈坐一會，我到裡面，回稟主母一聲。』

說罷自去，隔着玻璃窗，只見他進了垂頭門，向內宅去了，老趙別提多喜歡了，不由得暗暗讚嘆起來，心裡說『天下事無奇不有，拿老藍夫婦來說，險些把人味兒都混沒了，居然會生出這樣一個好子兒，登報尋訪他們，回頭裡頭一傳話，我跟她一交談，她正是早先失去的環姑娘，嚇！老藍一步登天，他還能看得起我麼，想我老趙，那一樣不比老藍強，老來老去，反倒直往下層墜，賣上炸豆腐，我那老生孩子，才五六歲，多怎才能孝順我呢，不想人家賣出手的女兒，倒有如此孝心，真是那兒說理去，他正自感嘆着，忽聽簾板一響，譚老管家，復又來到外書房，老趙斷思潮，連忙站起身來，

『趙先生裡面坐吧，我們太太有請！』

譚鳳岐，不卑不抗的來肅客，老趙的心房，未免又自震蕩起來，他倒不是怕見女人，

生恐說出他人不知極其秘密的兩個憑証，人家一搖頭，那一切就完了，老藍夫婦，還是照舊么喚着換洋取燈，他和他的尊閻二奶奶，還得賣炸豆腐。

他不由得腿肚有點發軟，好像幹了什麼虧心的事，只得振起十二分的勇氣，隨了譚鳳岐，出了外書房，進了那極其美麗的垂頭門，只見當面是四扇綠油酒金的屏門，密閉不開，由門道二龍抄水，分出左右兩段廊道，廊子作得十分講究，凡是有木頭的地方，無不細施彩畫，當院方磚海漫，甚覺寬大，擺設着許多花木魚缸之類，涼棚的席，已然撤了，只餘棚架，想是長年包用的，明年夏季，再上新席，此時譚鳳岐，把趙老二讓到西廂一個客廳內，俗所說的內書房，可是依然沒有一本書，室內的裝飾和陳設，比外書房又濶派多了，幾乎使趙老二目迷五色，這裏的坐具和几案等項，是中西合璧的，有太師椅，硬木床榻，也有最新式的沙發短几之屬，老趙沒坐慣沙發，怕沈下去起不來，所以仍擇一把硬邦邦的太師交椅坐下，後面是張花梨大床，床前是張硬木八仙，桌之左右，就是兩把太師椅，趙老二坐在下首，譚鳳岐請他上坐，他不肯，只得罷了。此時有個三十多歲的女僕給來備茶，老趙的心跳，也平靜了許多，不一時，聽見院內有高跟

的革履響，老趙的精神又緊張起來，方才倒茶的老媽子，隔窗留意，看見太太來了，忙跑出去啓簾簾，只見進來一位年約三十來往的少婦，大約是因爲居孀關係，臉上未施脂粉，可是天生的雪白粉嫩的皮膚，就讓不施化粧，也沒有一般婦女那等枯黃樣子，沒有脂粉掩蓋着，倒使她本來膚色，一點兒不受屈的，發揮出來自然的腴潤，好像盛開的杏花，白潤之中，又微微帶點粉紅色，滿頭的黑髮，不長不短的，剪成恭本而又大方的樣式，並不照時下婦女那等胡燒亂燙的樣子，眉毛灣長，只不過略加修整，並不是用墨染的，一雙巴達杏核般的眼睛，水靈靈的，還保持着青年時代的活潑閃動的神氣，一點兒也不渾，精強而富於感情的性質，由她那兩隻眸子，便可窺知一二，鼻子和口，也是和她的眉目，像是彼此有了協約，競賽着生出來的，一個也不讓一個，都是高矮大小，位置得別特得當，一點遺憾也沒有，尤其是她的口，彷彿是西洋人所雕刻的女神像一般，不但形式美麗，色澤鮮艷，唇與面皮，也不是漫衍一平，微微起了一道稜線，益發顯得口形特別好看了，兩耳的上部，有時被髮掩蓋，老趙也不敢細看，最惹目的，在豐腴欲垂白像的耳脣上帶着兩個黃豆大的金剛石耳鉗，閃爍發光，猶如兩顆小亮星飛到她

的耳邊上，一身淡雅衣服，雖是家常裝扮，却很整潔，趙老二當下必恭且敬的站起來，他不覺暗自驚訝，覺得這婦人不知什麼地方，有些像藍老八，可是又說不準，究竟那里像，他很注意人家的左耳脣，他以為如果她有個烏子在左耳，那就千真萬確，毫無疑問了，無奈人家的鑽石耳飾，本來大，又鑲在白金胎子上，把耳脣掩了一大部分，焉能看得見，此時譚鳳岐也早站起來，先指着趙老二向婦人這邊介紹說：

「這位就是我方才跟您回的趙趾青先生，」又向趙老二說，「這就是我們的主母。」趙老二很恭肅的向婦人鞠了一躬，婦人也很深的還了一禮，然後大方不拘的，讓趙老二坐下，自己也坐在與老趙坐處相向的一個沙發上，因命婆子又獻了一回烟茶，纔跟譚鳳岐說：

「我這里根趙先生說幾句話，我不叫，別教他們進來！」

譚鳳岐答應一聲「是」他和那個老媽子，便都退出了。此時屋內的空氣，好像雨後的菴堂一般，忽然寂靜起來，兩個人都有急於想說的話，只是誰也不知先說那一句好，老趙在人家宅裡太太面前，更不敢先開口，所以二人不約而同的靜默了一會，纔由

婦人先開口了，

「趙先生，方才聽我們管家說，您是爲了社會晚報那件廣告來的，不錯，廣告是我刊登的，最初我想無非盡心而已，分離了二三十年的人，究竟上那里尋去呢？也沒人能知道哇，誰想剛把廣告登出來，您就前來和我接洽，這樣看來，您不但知道我們的事，也許是我們的老同鄉呢！」

主婦既在莊重而且語聲很嬌響的這樣說着，口音完全是北京官話，並且間或和八嫂子的聲音，一般不二，他更有底了，當下應口答言說：

「是的，我是京西人，太太如果也是京西人，那我們一定是同鄉了，」

「說來慚愧」主婦說完這句話，略一停頓，既又嘆息一聲，纔繼續說下去：

「趙先生也許要笑話吧，我是個不幸的人，直到如今，不但不知道家鄉住處，連父母的生死存亡也不知道，我彷彿記得我們的家，離城也不過三四十里，那里有個流山水的溝眼，我常和一個比我大不多的姐姐鑽出溝眼去玩，這是我記得最清的，以後我就進城了，一年一年的長大，也就一年一年的把家忘了，可是現在我很想念他們，急於要知道

他們的情形，但是茫茫人海，上那里尋他們呢，所以我不怕別人笑話，登了那末一件廣告，萬一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或是他們自己能看報，也許意外有點希望，誰知纔把廣告登出去，你先生就來了，也許我們真要相逢見面了，不過這事關係也很大，實在不能模糊，趙先生廣告上的要點，大概您早已看清楚了吧？」

主婦把話說完，很精細的端詳老趙的神情，老趙二聽她把話說完，似乎益發有了把握，當下不慌不忙的，由坎肩兜內，又把那枚小報取出。

「我一見了這廣告上，有流山水溝眼的字樣，我心裡就一動，因而想起我那藍八哥，會說他把二丫頭因爲不留神，被人拍走了，（說到這里，偷眼一看鹿宅主婦，她的臉，已然有些蒼白了，）因爲我是西山人，也在那個流山水的溝眼裡住，所以我就去找我八哥八嫂，把廣告的事，跟他們說了，他們說，我們尋找她二三十年，差點兒沒急死，這要是她，可真得謝謝老天爺，我說是不也得有個真憑據呀，我八嫂子說，有憑據，她叫什麼，有什麼表記，於是我們商量好了，纔求我到這里來的。」

老趙真能說，他若當了外交家，也不失爲俊才，真假虛實，敷陳得體，假如他把老藍

夫婦的真實行爲，以及如何因貧賣女的話照實一說，不但於事無益，碰巧先把對方的感情傷了，所以他變了一個方式，比方才跟譚鳳岐所說的，還要委婉，好像這老藍夫婦，直到現在，還很悲痛的，在尋訪着愛女，鹿宅主婦聽老趙這樣一說，怦然心動的已然呆坐在沙發中，覺得老趙所學說的事，彷彿也有她在內，同時趙先生所說的那藍老夫婦，一定就是她的生身父母，可是她依然鎮靜着，把心裡的悸動，也極力平抑，遂又向老趙老二問說：

『我一聽這兩位老人家如此不幸，我的心就突突直跳，也許冥冥中，起了什麼感應，請問趙先生，他們所說的憑據是什麼，表記到底又是什麼呢？』

老趙好像竟等她這樣問，遂由太師椅那邊站起來，向婦人坐處移近兩步，鄭重而又像很機密的，把聲音放低些說：

『他們說他們所失去的愛女，乳名叫『環子』左耳挨近耳孔，有個『朱紅烏子』』說罷，不住眼的注意這位主婦，是感受，是反撥，只見她眼圈一紅，兩股熱淚，斷線真珠般，早已奪眶而出，老趙也心裡一發酸，仍坐在原處，此時鹿宅主婦，用小手絹，掩

住了臉，嗚咽起來，二三十年以來的舊事，又復電影般，在她的腦子裡，重行映演出來。

第六章

小孩也有記事早的，也有記事晚的，六七歲的小孩子，無論怎樣聰明，長大之後，若說小時候的事，完全記得，那決其是不可能的事，環子被光棍張三奶奶和一個不知姓名的男子由老藍手裡誘買之後，便一直由小溝眼外頭，用騾車把她載到前門外一個大養人的下處。彼時環子纔七歲，一心以為是跟着老老舅舅到城裡頭來閒逛，此外任什麼也就不知道了。

老藍的老婆，雖然窮，而且又沒有多大志氣，可是鄉間婦女一般通有的美德，在她的胸臆中，早已盤根錯節，牢不可破了，有些地方的婦女，是笑貧不笑娼的，自要吃好的，穿好的，生活優裕，就不問她們的手段，羣相羨慕。可是北方山地婦女，又是一種風氣和思想，窮倒沒人笑話，所最引為奇耻大辱的，就是不貞和為娼，婦女一有了這種

行爲，就別想有人拏她當人看，老藍的老婆，因爲窮，又幹不過她的男人，雖然忍肚疼，也同意把環子賣了，可是她千叮嚀，萬囑咐，跟老藍說了，又跟三嫂子說：

「千萬替環子找個好人家，別送到壞地方纔好！」老藍起誓發願的說不能，三嫂子也橫打鼻梁，教婦人放心，她說她決其不是那樣作損的，有交情不能辦出沒交情的事來。其實老藍纔不管那樣的事呢，使了錢，孩子既已歸人家，一塊一塊的當騾肉脯賣了，他也不心疼，何況是下窩子，養大了迎賓接客。省得她瞎碎嘴子，張三嫂是女光棍，更會白花了，可是老藍家的，竟信以爲實，以爲環兒生得好看，小嘴兒又極聊人，將來一定會有好婆家，嫁着一個好的丈夫，所以她一直放心，直到她把環子完全忘掉，始終沒疑心過環子會落到窩子裏。

這家養人的陳七奶奶，也是南城外頭一個大女光棍，不但自家養着許多姑娘，分送在各小班，上捐接客，還引誘良家婦女在家中大放其賭，手眼通天。凡是到她家去嫖賭的，最次級也得是國會裡出風頭的議員，常川的照顧主兒，多半是各部總長，軍閥政客。她家裡是銷金窟，是溫柔鄉，是耍人的俱樂部，同時也是秘密的議事廳。他們自承是

憂國憂民的大人先生，各各都以當今之世，捨我其誰的態度自驕自傲着，好像一旦沒了他們，國家就不得安寧，國民也就沒了飯吃，他們的仔肩，責任太重大了，所費的心機，也比一般人，煩苦的多，因為這個，他們不得不休養，不得不遊戲，留着有用之身，好爲國爲民，肩當大事。一般人民，還免不了聽戲逛審子，打麻將，何況是他們。不過名位到了，怎好旅進旅退的，和一般人民雜在一起去戲聽，去逛審子，不但有失身分，而且也甚危險。於是另闢桃源，陳七奶奶的下處，可就應運而生了。錢越多的人，花着越不心疼。所以不心疼的原故，就因爲他們的錢，不是祖產，也不是自己能力所獲得，完全是由于適逢其會，國庫或是借款，偶然歸他掌管，並且還可以自由支配，於是侵佔，影射，挪移，以及展轉生利扣使用錢之類，皆可以使帶着血腥或汗氣的，錢密集成隊的，向他們家裡流，因此他們絕不愛錢。

反倒把錢看成一種拖累，想盡方法，花消他們的錢，一擲幾十萬，在他們只如我們理髮時，賞了一毛錢的小賬。所以我說，凡捨不得花錢，諸事儉樸自守的，一定是沒有錢，真有錢，而猶逢人說窮，不但不花，還要找點什麼，那就另有說道了，他不是三輩

子沒見過錢，光爲人作守財虜，必是錢來得太不品行，向不花錢，忽然花起來，也許怕人說『他改脾氣了，不是要死呀』所以不如光取不予。可是在陳七奶奶的下處，絕對找不到這樣一個苛刻鬼，他們懷裡的支票用紙，真比一個電影園子，一天所賣的入場券還多，在陳七奶奶的下處，他們一日要消耗多少金錢，也可以想見了。陳七奶奶每日既有這末多的財神捧她的場，她享受着什麼樣的生活，也就不難想象了。她的母家夫家，原都是起家於娼優兩途的，民國以來，由於有人唱高調，把像姑堂子取消了，於是陳七奶奶利用時勢，猶自暗中活動，又以公娼，生意平凡，才組織了這樣一個秘密的淫賭之窟，又爲了世其業，使其衣鉢綿遠不絕，買賣人口的勾當，當然也是使事業源源不絕的一個必要手段了。成年的是現貨，略施教育，即令其執行神女生涯。幼小的因人而施，不是留在自己身邊使用，便是分給各門徒，實行見習，環子長得又好，又會說話，陳七奶奶別提多喜歡她了，把張三奶奶着實誇獎一陣，賞給她幾十塊錢，仍教他回京西去，臨走時，張三奶奶跟環子說：

『你別想家，這裏纔是你真的老老家呢！』

一個小丫頭，自從出生，就跟着父母受窮，雖有舅舅家，早已不走親戚，準知道誰是她的外祖母，可是在她的小心眼兒裡，早已知道人人都是有老老的，老老最疼外孫女，住老老家，是小孩子最幸福的一件事，她雖然未曾實地經驗過，可是這種夢一般最可羨慕的幸福，她也聽別人家孩子述說過，有朝一日她如果去住老老家，所有不能想像的幸福，她一樣要享受的。如今她穿着華美衣裳，果然到了這樣一個很濶的老老家，她喜歡極了，她承認陳七奶奶就是她的老老，因為這吃大烟帶金鐲子的老太太，非常疼愛她。

另外許多花枝招展的小媳婦，老太太命環子叫舅媽或是姨娘，她們沒給她另起花名，因為太幼稚的原故，便沿襲着叫她環子的本名，這不但不傷孩子的感情，同時也容易呼喚，使她不至誤會在叫別人，因此之故，環子以後長大，遺忘了許多事，獨於小溝眼，和她的小名，早已深印在惱中，絕對不會遺忘的。

陳七奶奶的家中，每到晚間，就特別熱鬧起來，門外的馬車，來一輛走一輛的，差不多要鬧一夜，因為胡同窄，沒處停車，主人下車以後，趕車的就得把車停到車廠去，然

後回來，大家湊在陳家門房一胡聊，乾等着分劈頭錢，那一個趕馬車的，跟着老爺出門的，每天晚上，都分幾十塊錢，可是他們也積不下，另有他們的途徑，去開鎖他們那得之最易的金錢，吃，喝，嫖，賭，抽，靠人兒，扎六零六，都是他們消贓的道兒。

自從環子進了陳七奶奶的門，七奶奶就跟諸位要人說，『這是我一個外孫女兒，父母都病着，看不了她，所以我把她接了來，諸位大人多疼疼她吧！』

在座的袞袞諸公，誰不知道陳七奶奶是個大養人兒的，她的兒子和兒婦，自然也並不是什麼守着規矩過日子的人，何況大多數的青年女子，不是買，就是誘惑來的，在一律接客，這小丫頭的來歷，也就不問可知了，但是她既然承認這是她的外孫女，大家也就得另眼看待，環子語音嬌響，教她叫什麼就叫麼，就好像一隻剛出窩的小鳥，一點兒也不怕人，誰抱就坐在誰的懷裏，爛縵天真，會玩會笑，沒多日，她就成了諸位太人先生共有的一個活的布娃娃，凡是閒談，沒在牌桌上作竹戰的，或是和大姑娘們玩膩了，就抱着環子玩，那末一點兒的小丫頭，因為名義是七奶奶的外孫女，每晚也是一百二百的得錢，七奶奶簡直請來一位活寶，七歲的小孩子，就成了一株多產的搖錢樹，這

雖是出於七奶奶的手段，孩子也真愛人，因此環子在陳家，儼然成了佛爺的眼珠子，誰也不敢觸一指頭，底下人，如有不謹慎招她哭，或是惹她生氣，一定要被七奶奶罵一頓的。

一般民家的小孩子，討人疼，可愛的太多了，便是極其富貴的，也不能天天得到長親的餽贈，至於一般貧寒小兒女，終年得不到一包糖果的有的是，難道她們不可愛嗎，就拿環子說，跟着她父母受窮時，除了沒有穿的，一切都是她，並沒兩樣，何以一到了陳七奶奶家，忽然就成了一顆小紅星，人人都想挨挨她的臉蛋，或是跟她親個嘴，雖然一百二百的給零花，也無非引她一笑，或是叫聲好聽的，假如這孩子，吃了些什麼異樣的荷蘭萌，忽然長大了，一萬二萬的，也許願意給。

人心是肉長的，本來都懂得疼愛，不過真的乾淨的人間愛，總是沒有多大勢力，容易冷却，不容易燃燒，一感就燃的愛情，必得摻雜着瘋狂和狠毒，所以人世上義俠而止於救人的愛，越來越少，卒至於看不見，加害而偏於爲我的愛，反倒逐日盛行起來，看見人家姑娘好，只是太窮，於是就獻殷勤，向人談愛，甚至自告願意借給多少錢，還

不還沒關係，因為他自己說是誠心幫忙，但是他又說那姑娘太可愛了，得給他作姨太太。又如一個潤小姐被人愛上了，接着就向人家去借錢，不借就是一場風波，這樣的愛，能說是神聖清新，一點污垢也沒有嗎？他們無非假借愛名，以遂其加害的野心而已，就拏陳七奶奶的許多入幕賓說，那個不是既貴且富，炙手可熱的權勢家，然而他們爲什麼不把一百二百金錢，去施給那些正在需要這樣東西的可愛小孩，而單單很慷慨的給環子花呢？這種心理一點也不難解釋，旁人的孩子，無論怎麼窮，是有父母的，在風紀中是屬於良家的，他們的心術，無論怎樣殘忍，自從有了『文明』二字新語之後，雖是惡霸，也不敢照高登或費德功那樣明搶明奪了。所以在『文明』二字掩護之下，雖然搶奪，優佔，橫領，在無時無地的肆無忌憚的幹着，可是都極力避免強搶的形式使之文明化，自己既然用不着強搶的形式，纔可以板起面孔，叱責旁人是盜賊，對於好人家兒女也是如此，若不用強，怎能隨便攘奪抱負親親愛愛呢，無奈又怕有玷於『文明』於是他們就利用陳七奶奶的香窟粉市，藉以發洩他們對於一般市民所不能公然執行的惡慾。

『環子，你多大啦？』

『我七歲啦？』

『好！快快長，明兒放你作姨太太！』

這是人話嗎？簡直是吃人的鬼，固然這羣人裏，也不能說沒有真的慈善人，但其中因為錢和勢，把本來一點靈明，熬煎化了的，也不乏其人，他們說：

『到這裏來不是到大成殿和園丘去觀禮的，應當放蕩，應當享樂，甚至應當暴虐，爲什麼我們要花這末多的錢？沒有報償是不成的！』

爲了真情實愛，而又不能美滿生活下去，於是男女兩個，相約情死，也不問她是妓女是小姐，也不問他是優伶是官吏，我以為這都是天生情種，正氣中一個細胞，無論怎麼說，自要他們變變一死，我相信，正直聰明的神，一定把他們接引到天堂的，與以三生的美滿幸福，只圖一己快意，假託『我愛你！』的朋友們，老巧實在不敢恭維，何況這些大人先生，多半是爲整個國家秉鈞握樞的，既知何人販賣人口，以人身當商品，理應執付法曹，科以重罪，但是他們明明知道陳七奶奶是在以人爲貨，爲什麼不加干涉，而反

倒大幫其忙呢？也不外乎避免高登和費德功的形式，樂得利用陳七奶奶，替他們拐來誘來，好恣行他們鬼一般的獸慾。社會原來是這樣，法律像太陽底下的電燈，幽暗處一點也照不到，在那一時代的北京社會，無非是如此，表面却裝飾了『共和』兩個字，滿城牆上也寫着許多藍地白字的標語，但是實際社會，一點也沒看見什麼真實可感的文明，大多數的凶強狡之輩反倒很慶幸的感謝文明，不啻爲他們製造了最妥善的假面具，把固有的『野蠻』用新來的『文明』很在意的油畫裝飾起來，於是文明的野蠻，比較野蠻的野蠻，更要使人不寒而慄，甚至想不出什麼方法來抵抗他們！

陳七奶奶因爲有各種各樣的大力護符，益發肆無忌憚的幹起來，諸大力者，又以七奶奶是老在行，爪牙多，甚至指名捉將的，要求她，把某小姐，某少奶奶，某姨太太，給弄來玩一玩，錢是不成問題的，七奶奶既爲財，又欲顯顯手段，凡是在北京好出顯的交際花，不問是良家樂籍，她都有法子去招致，一時淫風大扇，賭風彌甚。日子一久，沒有不透風的牆，早已被外城警察廳注了意，我不是阿好，私心要誇獎北京的警察，恐怕也是世界的公論，北京的警察，無論置在那一國的都會裏，也是公正的，人道的，他

們好像是固窮的君子，多半受過孔子洗禮似的，北京的老警察，有由清末勤續到今日的，他們除了年紀已老，什麼都沒有加多，賭買和請託，絕對打不倒他們。「弊病」在他們腦子裏好像就根本不知是什麼東西，同時任何人也不敢跟他們談弊病，他們好比宗教信徒一般，惟有苦盡職責，因此北京的警察，在全世界樹立了不朽的令名。

他們不久把陳七奶奶的傷風敗俗的勾當，完全調查清楚，因為內中關聯着許多要人，不便直行檢舉，便由外城當局，秘密報告總監，總監雖然惱恨已極，又怕於國家面子，太不雅觀了，沒法子，自己去見總統，當時當國者是項城，諦聽之下，十分震怒，命令吳總監，立刻檢舉，勿得姑寬。總監將命，密令外城，嚴密中迅速辦理。可憐這些花花太歲，鸚鵡羣雌，於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之中，意外由頭上撒下一張無情法網，一個未脫，全都乘夜拘留起來，次日秘密解交法院，畢竟這事是風紀問題，對於諸要人予以取保釋放，聽候總統處罰他們，誘拐來的婦女，良家的斥責回家，不許仍前招搖，花街樂戶中人，則科以違反章則罪，分別處以罰金，惟獨陳七奶奶是個禍首，數罪俱發，科以七年有期徒刑，七奶奶不服上訴，我們不去管她，因為陳七奶奶這樣一胡來，把好人家兒女

再給弄壞了不少，紛紛落溷者不一而足，如同趙二姑姑，魏三姑娘，都是此案最著名的
人物，不久都在八埠，高張艷轍了。

環子因爲幼稚沒人注意，法官真把她當作了陳七奶奶的外孫女，以爲自有人領其回
家，並未究問，不想這孩子，另被一個領家的買了去，當未來的錢樹培養着。

項城失敗以後的北京，和收落的王公府第一樣，只有逐日殘毀，絕無一毫建設的可
能了，這不是因爲老的氣數盡了，病痕只在人心先腐爛了，自己的心，都沒法救治，使
其清新堅實，何況是古城。

新的建設，舊的保存欲使其蔚然光輝，形成新時代有歷史有文化的古國，必得先使人人
有清新不腐的好心，心都腐了，還想幹什麼。譬如北京的皇城，那是多未堂皇富麗，新
時代的人們，要想以皇城爲藍本，重行在什麼地方模擬一道與皇城一般不二的長牆，那絕
其是辦不到的了，因爲不但技術的根本性質改變了，新時代的材料，也絕對建造不出古
典的土木，聽說不久以前，有位美國富豪，到歐洲去漫游，對於義大利的古建築，很爲羨
慕，有一天他去看米蘭大教堂，一間執事人說，『現在要建造這樣一個大教堂得多少

錢？//執事人躊躇一會說，//這是歷史，恐怕不是金錢所能辦到的，//富豪見說，臉一紅，也就不敢再問了，許多歷史，固然是以由文字記述的占大部分，但是既名爲古國，若是沒有了實物的史跡，恐怕也不免要被人輕視，疑心他們和亞非利加的黑人差不多，因爲文字的歷史，畢竟是極少數人的寶典，一般的國光，全賴實物的史跡來發揚，美國的富豪，聽了人家，//這是歷史//一語，爲什麼要臉紅，就因爲他們是近百餘年來新興的國家，一切建設雖極新奇偉大，但是只能謂之爲科學，不能謂之爲歷史，由此看來，近世無論如何富強的國家，國內若無令人可羨的史跡，終不免要在人前臉紅的，嗚呼，四千年的古國！你們有什麼？新的都是人家的，舊的，自己都破壞了，你們現在只餘一片黃土和一片沙漠了！

皇城十之八九，都被折除了，宗旨是改良交通，目的是排除障礙，但是交通當真方便了嗎？皇城的殘基，直到今日，也不會鏟平，由後門一帶，轉到外西華門，再往南走，看看吧，有什麼方便可見嗎？人和車還得循着城根走，而且暴揚土沙，簡直是纔被爆擊的遺跡，荒涼滿目，最感奇異者，堂皇富麗，足以使北京增輝的古老紅牆，已不見了，而易

以另用破磚砌的短垣，聽說是主其事者，以每丈七元的代價，賣給臨城居民，重行砌起，作為院墻，因為彼此毗連，所以高墻變為短垣，古城化為殘址，可是當他們下手拆除時，所立的題目未嘗不正大，可惜利心太重，所以跡近掠奪，古城的歷史，遂以「媽拉巴子」了之，無人再問了。

無論什麼城市，好像都有它們的運數，惡運一臨，恐怕什麼人也難於挽救了，可是北京特別怪，你說她沒走好運，火災大難，這二三十年，她一次也沒攤上，小的驚險，固然也攤上幾次，究竟沒成大患，這三十年中，她老是像遭了土匪的大糧戶，剛把土匪應酬走，官兵又來啦，才把官兵應酬走，土匪又來啦，固然房子也沒被燒，人口也沒被殺，但是無論誰來，就胡亂當起家來，臨走時什麼好，拏什麼，北京那位慈善老太婆，雖然有點心疼東西，看一看，沒傷人，也只可歎口氣「算了吧」沒殺人就成了，忍着吧！

自從主人翁退休以後，凡是有一匹馬，有一杆槍的英雄們，無論山南海北，都想到北京當幾天家，一則開開心，二則也許弄點什麼，所以二三年以來，此出彼進，接續着出了不

少當家的和掌櫃的，可憐誰也沒幹長，誰也沒幹好，所以不能長不能好的東西原因，就因為他們沒把北京看成是自己的家，誰都想來找便宜，他們看着什麼都好，好可是好，是能值多少錢的好，皇城的磚，能賣多少錢一塊呢，裏面有什麼寶物，大家一核計，有利！於是就喊一聲『拆！』皇城就這樣沒了，後來的當家人，見皇城被拍賣了，就太嫉妬了，於是又去搜，獻木，柏樹，以及四牌樓單牌樓，甚至南海豐澤園中的楠木殿，也想給拆賣，他們所以一到北京，就這樣胡想發財，不外乎他們是他們，北京是北京，他們家的一個醬斗蓬，或是一口破缸，或是一株芭蕉，或是什麼什麼，偶然被隣兒弄壞了，他們有時真能氣紅了眼，要求賠償，惟獨北京的東西，或皇室的私產，便任意摧毀，或是任意抵換盜賣，因為他們說這是北京的，不拆白不拆，不賣白不賣，我們不拆，別人也要來拆的，我們不賣別人也要來賣的，文化？口毛！二三十年以來的北京，就在如此互爭當家之下，把她已弄得七零八落，新氣象看着不着，舊模樣多破壞，尤其內臟已虛，只餘殘骸，北京的廬山真面，將來只可於故紙堆中想像得之了，凡此已往的事跡罪案，都是有目共覩，有耳共聞的事，我們也就無須詳細述說了。

本書的女主角環子，就在這種種暗淡無紀的時代中，一年又一年的長大了，她的父母，她已不知是什麼樣的人了，她的家鄉她也不知準在什麼地方了，她的領家，黃四奶奶，雖然沒有陳七奶奶疼愛她那樣厲害，因為她聰明，資質好，也不啻珍珠寶貝般那樣愛護着，樂戶中人，固然沒什麼良好教育，可是自民國以來，有一特典，是歷來所沒有的，就是雖然伶人或是娼家子女，也許一律受國民教育，所以南城各學校，有不少娼家女，清早起來，挾着書包去上學，黃四奶奶，因為對於環子，希望很大，打算使她成功一個文明的紅姑娘，將來出水時，也有資格索高價，所以在環子十歲那年，也把她送入學校，可是回家以後，吃過晚飯，黃四奶奶，仍帶着她到班子裏去見學，上等的班子，是另有一種風氣的，二三等下處，那樣胡打亂罵的鄙風，是絕對沒有的，她們招待客人，因人而施，文人墨客，別有所寄的，她們也能跟你談幾句，武人財閥，打牌吃酒，也能隨機應變，屈意奉承。環子自小生長在這種環境之下，見她的長輩，舉動行爲，時時改變，簡直沒有準宗旨，雖然有時以爲很奇怪，又不敢說出來，當她在十六歲時，黃四奶奶便不教她再上學，爲她上了清官捐，並且把個中意旨告訴了她，她纔知道一切

表情說話，所以必須因人改變，無非爲的是買賣，她纔恍然大悟，怨不得許多濶人常說什麼手段手段，沒有手段，買賣當然作不好了，於是她也大耍其手段，究竟年齡小，不是不自然，便是因爲弄手段，反倒得罪了人，於她很生氣。

『爲什麼一個人要屈頂着自己說瞎話呢？』

她幾乎不願再聽她媽的話，可是無論她怎樣幼稚，不能發揮自如，她的聲名，她的生意，一點也不因這些而有所低貶，第一，她的容姿，和她的直率，只能使人愛，絕對不忍討厭她的，其次，人人都說她是陳七奶奶的外孫女，自七八歲時就有多少要人捧她的場，如今她掛了牌，爲好奇心所驅使，好逛的人，都想看看她，好像陳七奶奶一案中人，無不特別珍異，另有一種難於想像之處似的。

黃四奶奶於是乎也就借風使船，爲環子大肆其宣傳，硬說關於陳七奶奶的事，環子無一不知，因爲有許多秘密的事，別人不能與聞，他們向來不避諱她的，這話也有幾分真實性，無奈那時環子才七八歲，無論怎樣聰明，也有許多不能了解之處，可是一般耳食之流，聽說黃四奶奶班子裏，有這樣一位陳七奶奶的嫡親姑娘，就以爲除了逛，還能聽到

許多秘聞，因此環子的芳名一時大噪，黃四奶奶，也就直認不諱的，教環子姓了陳，特別爲她做了一塊極其美麗的牌匾，大書『陳玉環』三字，一時黃四奶奶所經營的『玉環別墅』幾乎又有陳七奶奶復活的聲勢，所不同者，一公一私，又無法外的舉動，所以很安心的看守營業，懲於陳七奶奶的失脚，一點也不敢妄爲。

起初玉環別墅，並沒有什麼潤人，除一般好遊者，無非以紳商階級爲最多，後來軍政界中要人，聽人傳說，也就漸漸有了潤人的踪跡，環子的歸宿，也就由此時而開其端緒了。

北京的政治，始終就沒離開過一天軍人，換了一個勢力，自然也就換了一班軍人，但是民國以來的軍人，自要有過一個相當地盤，或是掌握過優裕的權柄，無論在朝或在野，關於『財產』一事，別人就沒法來擬議了。百萬千萬，那都是很尋常的事，反正天津，北京，上海，都有他們的財產，住居呢多半喜歡在北京。因爲北京自變革後，王侯宅第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在他們花不到一擲之數，極其完備的宅第，就很容易的得到手中，在台上的，固然花天酒地，滿不在乎，失勢賦閒的，一樣也是富擬王侯，

恣情娛樂，反正社會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淚病與笑的交流混合體，單看一面，是得不到社會實狀的。現在我們知道常常到玉環別墅來玩的，便有一位卸職的軍閥，他自己只作過軍長，也兼過其他稅務職責，可是他的兄弟行，在軍政兩界，都是煊赫一時的人物。在玉環別墅裏，人人都稱呼他爲鹿六爺，以後再沒有跟他足以雁行的人物，所以大家直呼之爲六爺，姓與字，從此就不提了，隨六爺來開心的，自然也有不少幫閒，也無非跟着吃喝，或陪着打打牌，怎樣玩法，却一聽六爺尊便。

六爺所喜歡的，大家也跟着附和，絕無異議，極盡幫閒之能事，因此六爺很喜歡他們，尤其是他們默揣六爺心理，像是很喜歡環子，對於別的姑娘，雖然也一律捧場，大擺其酒，好像都是在黃四奶奶和環子面前賣弄豪華，真正目的，似乎仍在環子，但是環子此時，是正南把北的清館，壞的聲氣，一點兒也沒有。大凡爲清館作面子者，多半是些老名士，藉以消遣消遣，鹿六爺正在壯年，還有什麼耐性哄小姑娘玩嗎，或者他有野心，打算想給環子成人，又不像，不但向無表示，對於環子，也是一片正經，豈止粗暴行爲，不會見他發露過，甚至連一句粗鄙的話也不說，豈但他自己莊重自持，便是作襄務

的幫閒們，如果對於環子有什麼動手動腳的行爲，或是說兩句玩笑話，他都有些不豫色然，甚至逕行加以制止，幫閒們很以爲怪，都以爲環子爺脾氣改啦，他是最好鬧的，怎麼忽然道學起來，幫閒中有一人名叫尹梅生的，關於六爺的事，較比詳悉一點，他早已恍然大悟，便預戒大家說：

『沒看見啊？小心一點兒吧！玉環姑娘，已然是六爺的『禁樹』了，我們應當衝他心眼行，替他玉成此事。』

尹梅生的見解，一點也不錯，鹿六爺的元配林氏，向來身體不大健強，又以金錢方便，一年到頭，不離醫藥，她不想什麼有益的健身法，打算不用動彈，只憑醫藥，便能使她去病延年，殊不知病不去，身不健，反倒爲藥物所傷，益發虛弱，到後來爽得連鴉片烟也上了，她所以不惜金錢，請醫吃藥根本是爲得兒子，不想十數年的茹苦含辛，不但毫無效驗，把身子更弄壞了，當初六爺在軍中，轉戰南北，太太的好歹，他倒不甚關心，反正走到那里，還苦着有槍階級？如今下野家居，又想久住在北京，太太的不健康，倒成了他一塊心病，因爲他年近四旬，尙不見一男半女，在一股貧寒無產的苦朋

友，尙以乏子無後，爲人生一件憾事，何況他弄了這末多的財產，沒人繼承享受，豈不白白替人家幹了，六爺很熬心，置姨太太在他固然一點不費難，但是他又太挑揀，人物不野不成，不能幹不成，對於太太不低首下心不成。

一般良家女子，一時那有這樣合適的，不是他不樂意，便是人家不願意屈就，不想在玉環別墅，無意中遇見環子，一切都都很滿意。他見環子雖然是在樂戶中長大的，一點妓家的輕狂下賤樣子也沒有，好像另有一種氣度。若在當年，六爺本沒心管這些事的，看誰好，就捧捧她，樂幾天，完了一扔。可是現在他也說不出所以然，對於環子由心裡喜愛，好像這樣一個姑娘糟踏在窩子裡，未免太可惜了。他向來沒有過這樣情緒，怎樣把環子趕快接出去的事，他都沒工夫去想，一味的愛環子，捧環子，自要環子說出話來「六爺！請您捧捧我那一個姐姐吧！」他立刻不撥回，傳下話去就擺酒。他對於環子似乎爲一種癡情所魅了，幫閒尹梅生，看透了六爺的心裡，知道他的太太，正在病久不育，環子人物既漂亮，身體又強健，而且又是真的清倌，這要給六爺撮合了，豈不是奇功一件。有一天他紅着心便去跟黃四奶奶辦交涉。

『黃老板，你看六爺怎麼樣，是真心捧你們吧！』

『這個我知道，不但沒犯過一回脾氣，這末多日子也沒改地方，這不能說是我們伺候得好，六爺實在是太可憐我們了。』

『你既然知道就好，但是他所以這樣捧你們，一點邪眼不挑，完全爲了一個人，你大概也看出來了。』

『是嗎？這我倒沒留心！』黃四奶奶作了一個假笑，眼珠直轉，似乎在想什麼，尹梅生一見，作色說：

『你不能不知道吧，你不知道這個邊開班子嗎？』

『可是……尹先生，我也不瞞你，玉環是老陳家的人，現在雖然歸我領着，先不問我下了多少本錢，反正關於她的事，我也得跟老陳家去商量，不過六爺若想給玉環成人，那倒好辦，但是……』

黃四奶奶的話還沒完，尹梅生早已把她攔住，

『得啦！三句話不離本行，你們還以爲他是十年前的六爺嗎？這樣的事，他早已不幹

了，現在我跟你打開鼻子說亮話吧，六爺想把玉環接出去，你要知道，過了這個村，可沒有這個店了，昭六爺這樣慷慨人物，恐怕不易再遇見了吧！」

黃四奶奶見說，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倏忽間又換了一副陰鷙的面孔。

『這個我可不敢就答應，得跟老陳家去研究。』

『你別使手段，什麼老陳家？她們犯得罪還小嗎？六爺因爲玉環太可憐了，她一定不是老陳家的人，指不定自幼由那兒買來的呢？你要一定說她是老陳家的人，於你可太不利了。』

幫閒爲什麼白吃白喝白玩樂，人家還得拿他們看成朋友，不敢敬錯，就因爲遇了事，也得够朋友，不能吃裡爬外，此時尹梅生拿話把黃四奶奶一逼，她的態度立刻就變了，

『尹先生，我這話是真的，七奶奶雖然犯了罪，還有她的兒媳呢！』

『賣什麼得吆喚什麼，別胡拉，玉環既然由你領着，自然得跟你說，反正六爺又不是捨不得錢，你就說痛快話好了。』

『孩子跟了六爺去，我能反對嗎？但是尹先生，凡事瞞不了你我，這局面完全由玉環給

支着呢，她一走我就如同塌了半邊天！」

「話雖如此，可也不能指着一棵樹吊死，假如出了什麼意外，或是她自己飛了，你能說不算嗎？」

黃四奶奶見說，歎了一口氣，感言說：

「尹先生，什麼買賣都不好做，尤其我們這行，有人心不成，沒人心也不成，就拿玉環說，我真沒戳過她一指頭，也是疼得寶貝兒一樣，如果眼睜睜看着她一走，我能不心疼嗎？」

說着不覺落下淚來，尹梅生一見，忙安撫着說：

「別價，黃老板！你既然講情感，我一定跟六爺去說，他的錢碼起來能够着日頭，還能苦的了你嗎？明兒你聽信，回頭我就跟六爺去說，要知道這是一件好事，若是等到玉環成人以後，給你混幾年再放她，她不但感激你，恐怕要恨怨你一輩子呢。」

「那末，這算我買鳥放生，積德了嗎？」

尹梅生見說，不由得哈哈大笑一陣，就由黃四奶奶的屋裡出來，另到一個跨院裡去。

這里即所謂玉環別墅中最雅潔之一部，時爲初春，這小院裡已有些暖意了，簷前掛着幾籠小鳥，發出不同的聲音，噪着夕陽，正房三楹，兩明一暗，粧飾得窗明几淨。花氣襲人，所有陳設，都極清潔，少掌班玉環姑娘，便以此處招待客人，晚上落燈以後，若是無酒，便隨同黃老板回家宿歇，清倌身分，擺得十足，此時六爺因爲時間尙早，同玩的朋友，還不會到齊，便和玉環對面躺在裡間一根銅床上，閒聊天談來談去，談到玉環的身世，她並不爍閃其辭，不過談得太糊塗，可是六爺益發知道她不是陳家的人，對於她更爲憐惜，此時只聽跑廳一聲么喝，尹梅生進來了，見他二人正在談心，便在外間坐了，可是六爺早從裡屋叫起他來：

『梅生，屋裡坐，你上那里去了，這半天沒見你。』

梅生答應着，走進裡屋，玉環便站起來，給尹梅生點了一枝煙，怕他二人說什麼話，隨即抓個題目自去了，梅生見玉環出去了，也不攔她，便一歪身，躺在方才玉環所躺的那一邊，

『六爺！您心裡的事我給您辦了。』

梅生一點也沒躊躇，很興會的說了這末一句，鹿六爺見說一怔，

「什麼事，我心裡所想的？」

「就是關於玉環的事，我以為不可再就延了，應當趕快把它辦了。」

六爺見說一笑，倒很佩服梅生，心裡的事，既然被他猜破，也就不便否認，因向梅生說：

「我以為此事不可太忙，因為我不願她們有一點勉強。」

「不然，老黃那傢伙靠不住，萬一她暗中搗鬼，使了別人一筆錢，仍以清官冤人，豈不要吃她一個啞吧虧，不如乘此時還沒有那樣野心的客人，你就別因循了，反正我跟老黃去說，但不知您肯出多少錢，可以不可以給我一個範圍？」

六爺雖然豪華，花界的鬼祟事，他還有許多不懂得的，如今見尹梅生如此一說，心裡好似受辱般，有些發顫，在他以為玉環反正是他的人，遲早要接出去的，但是這里畢竟是班子，萬一受人愚弄，此虧不小，當下深然梅生之說，以速為妙了。

「梅生，你的話很對，提了我的醒，你就替我跟老黃去辦交涉，錢太少了，我對不起

玉環，我也不是拿錢買她，因為我對於其他女人，向來沒有這樣用情過，你看着去辦，多少錢都成！」

梅生見說，喜出望外，心裡好像說：「你的愛情不是歷來所沒有的嗎？我這個優差，也是出世以來所沒有的了。」他接受了這個差使，便準備着一鼓而擒，是晚六爺的朋友，又都聚集在玉環別墅，好像為六爺和環子祝賀婚禮似的，復又大張筵宴，這一次的豪華舉動，實為以前所未有，玉環別墅的十幾位姑娘，一位不賸，全都以合法手續，邀集出席，客人中除了六爺舊日同寅，以陪他天天玩的朋友為最多，直熱鬧了一夜，方纔分頭散去，可是次日玉環別墅中，已不見六爺蹤跡，同時玉環也摘了牌子，撒捐不幹了。大家莫明其妙，方自驚駭走告，不想一星期以後，六爺已然發出請柬，在會賢堂宴客，并說明納某氏為小星，雖然不是正式結婚，可是一切形式也不亞於結婚了。到了明日，大家前往賀喜，纔看見新的如夫人正是玉環，固然人人意中都相信六老爺將來必把玉環接去的，不過照這樣的電擊戰，却是誰也沒想到，羨慕和嫉妬的，當然不在少數，也無非向六爺要求罰幾杯酒，這一場披露宴，便於來賓歡呼中而告終了。

俗語說『有福的逼得無福的跑』自從玉環進門以後，六爺的正室益發衰病得厲害了。按常情，太太快病死，是新來的姨太太所最希望的一件事，但是玉環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思想，她就知道六爺很愛她，同時她也得愛六爺，不但應當愛六爺，凡是六爺的一切，她也應當愛，她不計較她的地位，所以她也就不計較利害，她不拿六奶奶當敵人看，因為她說她是六爺的夫人，而且又在病着，她若不愛她，她一定更生氣，病也許更厲害了。於是她對於六奶奶純粹以同情心，敬感她，援助她，但是六奶奶在事先，雖然同意把玉環接出來，及至進門以後，心裡未免就大難其受，生恐玉環恃寵而驕，她的地位一定與冷宮逐日接近了，誰知事實却不照她所想的，玉環不但不知道什麼叫姨太太，完全是個熱心腸的青年女子，看見人家受罪，比她自己受罪還要厲害。

他不但富於同情心，而且直爽性成，六奶奶早把妬意取消，諸事倒得仰賴她了，六奶奶目下也有小四十了，娘家又不在京裡，臉前又無一男半女，加以宿病纏身，已成多感性的神經質，誰都不易安慰她，如今忽有玉環這樣一個熱心人，陪侍左右，盡心事服，就好像平空得了一個知疼着熱的親女兒，心裡別提多感激，甚至教六爺不許拿她當姨奶

奶看待，底下人也不許稱作姨太太，遷以二奶奶或二太太稱之。

過了二年以後，玉環竟爲他們夫婦，生下一個男孩，這是求之多年而不可得的事，三天滿月，都辦得很熱鬧，從此六奶奶因爲疼愛小孩，益發把玉環就看成自己的替身，同時她的病，也到了藥石罔效的分際上了。在她臨危的當兒，遺言給六爺，務以玉環承乏她的遺缺，千萬不可再娶了。六爺也有此心，等到六奶奶逝世百日以後，六爺與玉環又舉行一回扶正的形式，從此鹿宅的主婦，便由玉環升任了。因爲她直爽，有同情，當然對於下人不會刻薄的，可是誰不正經幹，或是說出她所不愛聽的話，或是有心冤她，她也有精神破除情面跟他們鬧，甚至立刻逐出，可是對於多年老管家，譚鳳岐，不但不加猜忌，更與以許多方便，所以內外諸事，比六奶奶在世時，還要整飭的多了。

六爺自從把玉環接到家中，本打算開始一個新生活，不再往花界裡尋開心了，無奈許多朋友照舊向外邀他，這於玉環太不痛快了，遂於沒事時，把六爺勸諫了一番，大意說，自己不幸，自幼墜身花叢，因爲自己不知事務，也不能自主，可是現在一切都明白了，那裡頭根本就沒有好人，並不是人準壞，是因爲教育不好，把人都教壞了，頭一

樣，她們沒有真情，一味虛假，第二樣，貪財自私，永遠沒够，一個人把有用金錢，花在那裡頭，太不值了，我想外頭需要金錢的苦人太多了，寧可作點善舉，也不可照從前那樣胡亂花錢了。六爺很受感動，心說『她自幼生長在養人的家裡，都自己能改變，我爲什麼改不了呢，人終是要懺悔的，不如及早悔悟。』自從六奶奶物故後，他當真改變了方針，聽說詩裡頭有這末一句『英雄老去半爲僧。』出家當和尚，他自揣是辦不到的，可是念念經，學學佛，也能懺悔罪業，於是六爺把狂嫖的豪氣一筆鈎消，因爲知友裡有常上居士林和大廟裡去聽經的，六爺也求人介紹加入了居士林，並出高價請了一龕佛像，供養在靜室，又託人物色了一掛極其古舊的菩提子的念珠，時刻不離身的盤着掛着，一出門就纏在左腕上，他覺得這種生活，很有意思，不但聽人講論，能開眼界，心神也覺着很安泰，他此刻別的不求，只求菩薩恕他的以往，使僉克享大年，便於願已足了。玉夫人見他如此近道，也特別安心，此時玉環已是兩個男孩的母親了，夫婦閒談時，玉夫人總免不了一件憾事，始終不知道誰是她的真正母家，老陳家老黃家，她怎麼想也不像她的母家，幼小時的事情，她大部分都遺忘了，父母姓字以及家鄉住處，她都

說不清了，現在身享富貴，又生下兩個孩兒，自己母家姓什麼都不知道，這太太怎麼當來着，將來也對不起孩子，是個沒有外家的少爺，多末不好聽呵！所以她爲此事，每每傷心落淚。六爺也沒法子辦，因爲她自己都說不出所以然來，在北京一百多萬人口中，究竟上那裏尋訪她的父母呢，當然是毫無辦法。可是六爺自從在居士林中聽講經論，對於因果之說，頗有悟解，他以爲王夫人的父母，不是沒名姓很難找嗎？我將來指不定以何因緣，也許與她的父母，重行會面的，所以他只可勸慰着他的愛妻，別着急，有此心願，日後自有機緣來到的。

一日復一日，又過了二年，六爺信佛，並沒有改變，當初一塊同玩的朋友，都說他脾氣變了，又不是老，纔四十多歲，就入了老人班，天天玩菩提子，大家都以爲他和他以往的行事，距離太遠了。有一天居士林提議，想在本年中元，爲慘遭非命的各地老百姓，作個追薦法會，并對於新近逃難來京的一批難民，加以救濟，這樣善舉，當然很容易的就通過了，擬定在西四牌樓廣濟寺中學辦。

在開會以前，六爺聽見許多關於難民的報告，他覺得很驚心，固然這些難民是新近由

魯豫各地逃來的，可是他忽然想起十數年前他當軍長時的事，就好像這些難民，由十年前便已逃出鄉井，久已夫無家可歸。

當初他軍權在握，也會驅着幾萬虎狼之師，展轉皖北魯豫各地，因為那一時代的風氣，軍隊差不多沒有專屬，今日南，明日北，今日歸甲，明日也許隸屬於乙，反正誰給的錢多，就是誰的軍隊，但是這也無非是一時權宜，真正目的，在於不傷實力，彼此牽制着，有了地盤，則一地之生命財產，為所欲為，有了政府，則發號施令，盡出於己，為國為民的大宗旨，只不過是口頭禪，誰也沒作到，結果是自掘墓穴，大小無數軍閥，因為太貪私，全都紛紛自倒了，但是他們並不媿赧，雖然下了野，畢竟還有富家翁的資格。

但是下野多年的鹿六爺，不知爲了什麼，心裡忽然興起老大的感觸，很悲傷的看看現在，想想當年，始終並沒改樣，依然亂七八糟，形勢益發危險，在當初他以爲自己有錢有勢就成了，腦筋非常簡單，現在他用事實作証驗，已自恍然，一私人怎樣豪富，也是無濟於事的，由辛亥一鬧，直到現在，已有甚多年了，爲什麼沒有一點眉目，還在鬧着亂

子，一批一批的難民，依然背井離鄉的逃着。說良心話，大家實在沒作正經事，所以纔弄得民越窮，國越弱，直到如今，不但難民無家可歸，無論誰，也是弄得岌岌可危，最後只可往有限的租界裡跑，託庇外人，自己有國不能太平居住，這還是人嗎？太錯了，我家不應當有這末多的錢，都是搶奪來的，我必得還給他們！

他越想越悲哀，自己心事，又無可告語，他以爲惟有向佛懺悔，或可減免了他的罪惡，當中元之夕，在廣濟寺舉行法會時，他一乘虔心去參加，一切經文唸罷，主座老和尚宣讀疏文時，幾乎聲淚俱下，因爲那篇文章作得太悲慘了，把人間罪惡由於嗔恨嫉妬貪殘等毒心，所演成的阿鼻慘劇，形容盡致，我佛如來，如何救世的大慈大悲，也敷陳得極爲痛切，會衆聽聞之下，無不飲泣，此時的六爺，他反倒不能哭了，就好像墜入冰山之中，渾身都冰冷得麻木了，法會完畢之後，他坐了自用的汽車，回到家中，倒把玉夫人嚇了一跳，他的臉已然蒼白得沒有血色。

「你怎麼啦？覺得不舒服嗎？」

「不！只覺得有點冷，我想睡一睡。」

誰知一覺醒來，六爺又發了極度的高熱，很容易耐到天明，玉夫人趕緊派人去請醫師認爲是受了感冒，投以清解之劑，毫不見效，以後日甚一日，熱總不退，玉夫人益慌，今日中醫，明日西醫，人言紛紛雜劑亂投，不到十天，六爺已然不能支持了，若說外感之病，北京有那末多的中西名醫，不是手到病除嗎，無奈六爺所以得病之由，完全由於心病太厲害了，心理先變，所以病勢甚爲複雜，雖名醫只能見其一二，而不能窺見全般，因此難以奏效，六爺遂以四十七歲有待之年，與世長辭了，玉夫人病痛萬分，若不是有兩個孩子，幾乎想跟了去，白事辦完之後，玉夫人很懷疑的問老管家譚鳳岐說：

『我過門不到十年，關於你們老爺以前的事，一點也不知道，但是若按他近年以來的行事而論，他是不應當這末早就死的，何況他的身體本來是壯健的！』

譚鳳岐見問，歡了一口氣說：

『太太！這話我可不應當說，老爺因爲年青，出息得又早，未免就不喜歡聽人勸，當初我隨着他老人家在營裡，也會勸過，大兵得嚴加管束，錢雖然是好東西，也不可不顧老百姓的生活，不想那時帶兵大員，都瘋了似的胡幹，我們老爺自然受了他們的傳染，

對於我的話，總以爲迂遠，不合時宜，自從失脚後，在北京置下產業，我以爲這就可以放心了，誰知老天爺不給壽數，不到五十歲便故去了。」

老管家說着不覺落下淚來，玉夫人見說，雖然不解什麼高深的道理，却以爲這樣的死是萬幸的，不過死者沒法使其重生了，今後對於兩個孩子，應當好生教養，可不能再作他父親所作的事，有了那樣權柄，無心中都能作損，何況是有心。從此玉夫人帶着兩個孩子過日子，一切都不愁，所最不如心的，旁人家的太太們，無間老少，都有娘家——沒事時帶着孩子到老老家串門，每逢年節，娘家人也都接姑奶奶回家住幾天，可憐自己既沒有娘家，孩子們問時，也無法對答，這於玉夫人太爲遺憾了，老陳老黃家，雖然把他養大了的，可是那樣的人家，避之不暇，怎好還拿她們當娘家呢？但凡一個人，都是有過生身父母的，婦人更應當有名譽的母家，可是我，她自己想着，怎麼自幼就離了母家，落到不作好事的人手裡，這一定因爲年頭荒亂，沒法生活，父母才把女兒賣了的，可惜我離開父母太早了，怎麼連父母的姓名都不知道呢，他們要是都有，恐怕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了，也許又有了幾個兄弟妹妹，玉夫人這樣想着，把好幾年欲要尋訪父母的

心情，益發濃厚起來，幾次跟老管家譚鳳岐商酌，也沒有好辦法，最後不得已，才以尋人廣告的辦法試試看，不想纔把廣告刊出去，就被趙老二給看見了。

第七章

玉夫人坐在沙發上，把二十多年的事，很疾迅的在腦子裡，重溫一遍，十歲以後的事，無不歷歷在目，只有關於小時在家的事情，大半模糊，已然記憶不清了，尤其是她父母的姓氏，以及聲音笑貌，好像退色的照片，不是完全沒影，但是已然認不清了。如今聽趙老二說，不但自己乳名，人家說得很對，連別人不知道的記認，都給指出來，這要不是慈愛的母親，還在人世，恐怕誰也顧不到這樣細節，慈母！慈母！當我與她分別時，正不知她是怎樣悲痛呢，萬惡的政爭，盲從的革命，結局只不過樂了少數的人，至使人家慈母，抱不牢可愛的孩子，被人掠賣，供人調戲玩弄，他們的罪惡應當有多大呢，哎！可憐的父母，這二十多年的苦痛，他們一定是很够受的了，玉夫人這樣一想，兩眼就覺直流淚，在太師椅上端坐的趙老二，一見這里太太傷心啦，心說：「這位太太一

定是熱心腸，這樣看來，事情一點疑義也不會有了，父女還沒見面，她就先哭起來，八哥八嫂子，這就算一步登天了，可是她所說的酬洋一千元，當然也不至有什麼反悔吧？」他正胡思亂想，玉夫人拭去眼淚，因向趙老二說：

「將近三十年了，不想他們還在着，方才您所說的話件件都對，乳名他記認，一點兒也不錯，若不是我父母，誰能知道這些呢，這是天意，教我們骨肉團圓了，不過我這當女兒的這些年竟爲別人忙了，一點也沒對父母盡過孝，我最恨那些忘了自家的人，誰有錢有勢力，便逢迎諂媚，甚至不要自家父母，反倒管外人呼爹叫媽，我想我一定有父母的，爲我的孩子，我也得把他們尋着，不想今天如願以償了，趙先生！我很感激您！」

老趙見說，雖然知道藍老八夫婦，決其不照環姑娘所想像得那樣慈祥仁愛，可是也得替他們美言着說，遂陪着笑臉向玉夫人安慰的讚揚道：

「這是您孝心感的，我有什麼功勞，您要知道，妳天天想他們，他們也天天想你，還告訴你一件可喜的事，您現在還有兩個兄弟呢。」

「是嗎？」玉夫人意外露出喜容說他們都多大了，能作事了吧，我彷彿記得，在我上

頭，像是只有一個姐姐，我們分別太久了，已然不得她的模樣了。」

「是的，不錯，你上頭還有一位姑娘，但是自你失蹤後，你這姐姐，因為想念你，得了重病，已然夭亡了，」

「是……？」玉夫人鼻子一酸，又落了幾點淚珠，「哎！苦命的姐姐！」停了一會，玉夫人望了望老趙懷疑的問說：

「趙先生！關於我娘家的事，你都知道，怕不是光是同鄉吧？」

「提起咱們的關係，我可就應當稱呼你爲姑奶奶或是二姑娘了，咱們原是老姑舅親，你應當叫我作二叔。」

玉夫人見說，連忙站起來，給趙老二行了一禮，叫聲二叔，所以玉夫人不再客氣了，

「二叔？我的父母和兄弟，他們此刻都在那兒呢，我一直把他們接來好不好？」

老趙見說，未免有些作難，談了這半天，準知道環姑娘是位熱心人了，可是一下子就接來怕不妥當，頭一樣那爺兒幾個連一件蓋道兒的衣裳都沒有，第二樣野馬似的簡直沒有一點規模，一下子弄擰了就沒法挽救了，我必得想法子教他們換換衣裳，再教給他們

幾句話才可以見面呢，想到這裏，才回答玉夫人說：

『據我的愚見，你應當先給他們見一面，談一談，因為我的話，畢竟是一面之詞，你們若是親面先說一說，也許更知道外人所不知道的事，再說有骨肉血關着呢，你們見面之後，也許能相互發見彼此相同之點，總比聽我一個人說強，』

『二叔！你何必留個心眼兒呢，反正此時我已確認他們是我的父母了。』

『話雖如此，你們分別將近三十年了，還以先見一面爲是。』

『既這樣，就求二叔替我想個地方，在那兒見好呢？』

『教他們出南城來，未免太遠了，這樣吧，回頭我在西四牌樓大街，同和居，給你定一個座，你們在那裏談一談好不好？』

『就這樣，不過得快一點。』

『但是：』老趙忽然躊躇起來，沉默一會兒，才續言道：『沒有您不聖明的，他們老父母倆，此刻混得很被累，衣履多不齊全，這要叫他們出來，應當替他們換換衣服鞋帽才對。』

「二叔想得對！」

玉夫人這樣說着，便一扭身，向院中喊道：

「你們來個人哪！」她並沒想窮人不配作她的父母？

只見方才那個老媽子進來了。

「太太有什麼事？」

「你到賬房就提我說的，拿一百塊錢來。」

老媽子去了，不一時，拿來十元一張的花旗票十張，交給玉夫人，夫人把錢遞給老趙

說：

「您把這錢拿去，先給他們換換衣履，定規在那天跟他們見面，我聽您的話。」

老趙見玉夫人如此痛快，樂得心花怒放，他不但爲老藍夫婦慶幸，好像他的下半世，也有了指恃，當下很謹慎的把一百元錢裝在內衣兜內，因向玉夫人說：

「天不早了，我跟姑奶奶告假，明天就給您送信來。」

玉夫人向他道聲，「勞您駕」，送到二門自回上房去了，此時管家譚鳳岐把他送到大

門以外，才命人把大門關上，（這是近年風氣，從前大小人家，白晝並不關門，）譚鳳岐送客回來，剛要到自己的房子去，只見一個老媽子來招呼他，

『譚大爺，上頭請您有話說呢。』

譚鳳岐見說，便不回房去一時直到內宅去了，玉夫人見他來了，很高興的說：

『不想報紙有這麼大的効力，你給寫得這個稿子，真沒白費心，我這幾年的心願，總算達到了，方才聽那位趙先生說，我的父母像是很窮，所以我先給他們拿幾個錢去，教他們換換衣履，打算在同和居先見一面，我想這是趙先生所留的心眼，怕我有不放心的地方，爲使教我們親自談一談，如有什麼破綻，也就看出來了，其實方才我跟趙先生一談話，已然確實知道他們是我生身父母了，因爲我的小名，以及記認，他們說的都對，不過我因爲一心想念父母，也許有見不到的地方，你須不時替我參酌參酌，提醒我才好。』

譚鳳岐見說，沉默了一會，像在想什麼，然後才說：

『據我想這件事，是作子女的，所應爲之事，何況主人的遺言，無論誰都應當遵守，

他不是教我們一定要多作些好事麼，一般的慈善事情，尚且不怕花錢，何況是關係着人倫大節，但是這事與普通救濟可不一樣，錢可以錯花，父母是不可以錯認的，方才聽您說，他們所提出的證據，件件都對，尤其是女子的乳名和身體上的記認，絕不是外人所知道的，這一層既已確實不疑，當然已無問題，不過既是血族，形之於聲音笑貌者，彼此必有相似之處，尤其是外甥多像舅舅姨娘，後天若在同和居見面時，您把二位少爺都帶去，他家若有什麼少的，也叫他們都帶去，彼此一印證，那是萬無一失的了。」

「不錯！趙先生也跟我這麼說，可見聰明人心眼都是很細的，你下去吧，告訴大家，關於此事，先別跟外人說，等事情完全辦好，我必然登報聲明的，可是先打發一個人，把社會晚報那件廣告撤銷了吧，再來一份，不是笑話了嗎？」

「那樣的事，恐怕是沒有的吧？」

譚老管家，笑了笑，便由上房退出，吩咐大家去了。

此時走在道兒上的老趙，幾乎有登仙之感，對於賣晚報的陶小三，不知怎樣感激才好，若不是他說有這麼一件廣告，就讓我借他的報看看，也未必留心到廣告，等那一千

元的酬謝，得到手中時，我一定得請請他，這樣想着，早已行到南大街，本應當坐電車回去，忽然想到懷內揣着一百元花旗票，這票若是不幸在電車上被小痞給掏了去，抄了他的家也賠不起，他一狠心，僱了一輛人老車破的洋車，好容易才騎到家。外面已然上燈時候，丁柱子睡了，二奶奶一個人摸着黑，正等他吃晚飯，一見二爺回來了，才把煤油燈點上，只見他笑吟吟的很爲得意。此時趙老二脫了長大衣服，圍着就扔在炕上，這種行事，在以前是絕對沒有的，他很寶愛他的衣服，因爲不容易做了。

他每逢穿一次蓋道兒的衣裳，回家時必要自己折疊起來，小心翼翼的收在箱子裏，今天因爲心裏有底，不但現大洋一千元沒跑兒，再加上以後跟環姑娘一走親戚，什麼衣裳作不了，這半新不舊的灰布袂袍，還算一回事嗎，所以脫下來就往炕上一扔嘴裏還說：

『得！這我該做兩套衣裳了。』

說着便命二奶奶打臉水，二奶奶莫明其妙，也就帶笑問老趙說：

『你跑得怎樣？沒碰回來呀？』

『什麼？碰？聽你的就糟了，果不出我所料，正是八哥那個二丫頭呢。』

「會有這個事？」

「你還不信？」

老趙說着，早由小衣兜內，把那一疊花旗票取出來，就燈前一晃，

「你看這是什麼？若不是她，人家肯先給一百元錢，這你就不說我是混想發財了吧。」

二奶奶一見，驚喜非常，連忙問道：

「不是說酬謝一千元嗎？」

「你當是這一百元是人家給我的嗎，就是人家教八哥八嫂子先換換衣履的。」

「那麼你那一千元呢？」

「那忙什麼，我告訴你，等他和八哥八嫂子見了面，就把他們接了去享福，我對於她有功，又是親戚理道，最低限度，也能替我拿出一筆資本，開個買賣，看那樣子，她的錢可厚了。不過藍八哥太狗矢，這齣戲他不定唱得好唱不好，萬一把姑奶奶給得罪了，或是叫人家看不起，也許壞醋，今天晚了，明天我一來給他送錢，二來得教給他幾句話，

那位姑奶奶是熱心腸，慈善不過的人，尤其是好臉面，像是最討厭奸猾小氣，照八哥爺兒幾個那種作樣，她如何看得上，所以我必得大費唇舌，好好的指導他們一番。」

「管他們那麼多的閒事，你把那一千元得到手，也就算了，還跟他們一輩子？」

二奶奶打點着飯，這樣跟老趙說，老趙見說，搖搖頭，

「不！這是千載難遇的良機，又不是設局撞騙，人家真是親骨肉，一點兒不含糊，他們處好了，咱們跟着才沾光！」

「你這想頭可太大了，不過據我想，人還得靠自己！」

當下夫妻兩個，把飯吃了，在平日二奶奶吃完飯，還得炸豆腐，替老趙把明天的買賣，全都安置停妥，才能睡覺，現在老趙正奔那一千元謝禮的事，把買賣停頓了，二奶奶樂得清閒幾天，也就早早休息。老趙睡不着，又把今天怎樣和環姑娘見得面，他怎樣替老藍撒謊，美言着說，環姑娘怎樣長得好，可惜她現在已然居了孀，她的宅第怎樣講究，用着多少下人，這要老藍有心，把姑奶奶哄好了，不是得享一輩子福嗎，就好像講故事似的，爲二奶奶學說一遍，至於環姑娘在青少年時代的事，他既無從而知，也就沒

法講述了。

次日早晨，他已然知道老藍的住處，便沒走瞎道，一逕到了老藍家中，這難夫難婦也因為正等老趙來報喜，婦人並沒出去作買賣，只把兩個孩子打發出去了，他兩一看見老趙，就知道八九分將來好消息。

『二兄弟爲我們跑了兩天了，真過意不去，若真是環兒找我們，這我們真得好好謝謝二兄弟！』婦人先這樣說了，此時老趙故意把臉往下一沉說：

『還謝什麼？糟了！』

當時老藍夫婦都大吃一驚，立刻都呆在那裏，半晌才由老藍囁嚅着問說：

『那麼，不是找我們吧？』

老趙假裝嘆氣說：

『找你們倒是找你們，可是人家要究根，問一問誰的主意，竟敢把親生女兒給賣了，教我來問你們是誰幹的？人家要打官司。』

老藍見說，吓得直哆嗦，老藍的老婆，早已埋怨起來。

『我說什麼來着，不教你賣，這怎麼好！』

『可是也不怨我，』老藍顫聲說『不是因為窮嗎，錢也不是我一個人花了。』

他夫婦正在互避責任，不抵防，老趙已然哈哈大笑起來，

『好玩！好玩！你們都教我給唬住了。』

『二弟！你這是作什麼？可真把我吓壞了。』

老藍仍在驚疑的問，老趙滿面堆歡說：

『福是那樣好拿的，坐在家裏，逍遙自在的，就被姑奶奶接去，享受無窮富貴？我這兩天，不但鞋完了，兩條腿也跑得生疼，我太羨妒你們了，不吓唬你們一下子，太不甘心了。』

『嚇！老頭子！你這麼開玩笑，我真受不了！』老藍於放心之後，這樣叫着，同時老藍的老婆，也笑着說：

『我們這裏直說得謝謝二弟，怎麼還這樣吓唬我們呢！』

『因為你們太便宜了，我不警戒你們一下，你們也許不會當心！』

老趙說着，仍坐在昨天那個小炕上，老藍夫婦，依然並坐在小炕上，首由老藍發問說：

『到底是怎回事，你別先開玩笑呵？』

『唉！我真羨慕你們老公母倆，會生出那樣一位好女兒！當下源源本本，滔滔不斷的，把怎樣見的環姑娘，說的都是什麼話，以及現在他家是怎個情景，大約能有多少錢，有枝添葉的，說了一遍，二人見說，驚喜得作聲不得，好像聽平詞出了神，最後纔由老藍的老婆歎息着說：

『唉！這是怎麼說呢，她既然那樣熱心腸，爲什麼老早就守寡呢！』

『混蛋！』老藍忽然叫起來，『她守寡你還替她可憐嗎？假如她要有爺們，還能由了她的興，恐怕也就不能找咱們了！』

『喂！喂！』老趙早已把他攔住，『我所以先吓唬你一下子，就爲這個，你別以爲她是寡婦好糊弄，她可不精明去了，因爲我一見她的面，就知道她人極聰明，性格也好像極爲高傲，所以我爲你們編造許多好話，你們以後在她面前須要諸多留神，千萬別說沒有品行的話，她好高，你們得爲她作面子，把你們的習慣，一切都得收起來，等把這齣戲

唱好，你們也都習慣了，一切幸福，你們可就享不完了，我那兩個姪兒，由於她的栽培，從此也許青雲直上，聽見了沒有，這是我的忠告，千萬要當心！別碰纔好！」

『親戚要這麼走，我可受不了，』老藍很爲難的說：

『你不是和她們不平等嗎？門當戶對的親戚，當然隨你的便，可是現在講不起，你當然得屈從她，你當初怎麼求人來着，難道你自己女兒就不能從權嗎？』

『可是我卑微苟賤，怎樣不是人，我從來沒勉強過，這讓我把一切習性都改了，另作一回人，裝模作樣的唱起戲來，我如何受的了呢？』老藍很發愁的這樣說：

『可是孩子他爸爸，』八奶奶說話了，『她不是姑奶奶嗎，她喜歡什麼我們說什麼，她好面子，我們也陪着她好面子還有錯嗎，再說時常有二兄弟指教咱們，也不至於出什麼岔兒的。』

『八嫂子說得對！』老趙贊成說，『咱們這是唱戲，比如說她熱心腸，老是想念生身父母，明兒她見了你們，一定要哭，你們不會也把她抱在懷內，乖乖寶貝的，肉兒心肝的，是哭一陣？可是千萬別說『爸爸對不起你！因爲窮，纔把你賣了，』要說『自你丟

失以後，爸爸和你媽幾次想尋死，因爲希望有一日把你尋着，咱們還可以快活過着，不想二十多年，沒有下落，爲父的愁病交加，一分家業花光了，才落得這步田地，現在好了，我們應當謝神，教我們肉骨又團圓了，哈，哈，哈，爲父的快活極了，『照話劇似的，你雖在笑，應當帶出喜中帶悲的聲音，你明白了嗎，你須感動她，她受了你的感動，自然要孝順你一輩子了。』

老趙連說帶作，引得八奶奶直樂。

『二兄弟！天天聽無線電吧，真像！』

『可是二弟，』老藍隨手替老趙滿了一碗茶，『你的話固然不錯，不過我的思想跟你不同，我以爲兒女要是來還債，無論多怎也得還，但是方才你說，見面之後，應當悲痛，不可說把她怎樣賣的，這個謊，我會撒，可是一時半會我還湊合，處長了，教我挺着胸脯，好像又有錢，又有勢，又有學問，又有知識的老而不似的，我可辦不到，因爲絕對不能像！』

『也不一定教你裝紳士，諸事在點心，別招姑奶奶不歡喜。』

老趙說着，由裏衣內，把那十枝花旗票取出來，老藍一見，眼睛裏像冒火似的釘在票上，

『這也是票子嗎，怎麼這麼大張？』

原來他還沒見過花旗銀行的鈔票，老趙一笑說：

『這就是花旗票，走到那裏都當現洋使？』

『媽的？』老藍口裏吐出髒字，我們的票子，時時有變，有時含着眼淚花，人家有錢的，滿櫃裏都是這玩藝兒，當然沒虧吃，越有越方便，再沒說錯，媽的！』

『可是你若教姑奶奶接到府裏去，享了福，不是天天花這玩藝兒了嗎？』

『對，對，她孝順爸爸，也許不給毛票！』

『這一百塊錢哪，是姑奶奶交給我的，』老趙鄭重其事的說『姑奶奶的意思，本打算立刻就來接你們，倒是我留了一個心眼，第一，你們衣履不齊，第二，我怕你們說錯了話，所以我才給姑奶奶出了一個主意，明天或是後天，你們大家先到同和居見一面，彼此談談離別之情，你們照教給你們的那樣作，她見你們都很有熱情的，並不是自幼把她

出賣，她也就拿出血心來待你們了。這一百元錢，你們先換換衣裳，要體統一點，盡今日一天要辦齊了，把倆姪也帶去，教他們也給姐姐請請安，過後，好栽培他們。等明天我來接你們，陪你們一同去，聽見了沒有？好好的刀尺刀尺！」

「還是二兄弟，替我們想得真周到！」

老藍的老婆，喜歡得眉花眼笑，老趙也就把錢交給老藍，囑他事不宜遲，爲了前途，千萬精神點，別懶！老趙把諸事交派妥了，知道他這裏的飯是沒法吃的，只好興辭，回家去治餓。

這裏老藍和他的老婆，却爲起難來了，穿衣裳，在老藍是最反對的，一百元的鉅數，若都置了衣履，未免太可惜了，不買兩件，又怕姑奶奶看不起，反正錢既到手，就有主權處治它。於是他教老婆看家，便到後門大街一帶去尋覓，在一家估衣舖內，把他和孩子老婆的形頭，選擇了半天，凡是正在時興的，他都看不上眼。結局，在不時興由當舖打出的滯貨中，買了一件寶藍色半舊的庫緞袂袍，又配了一件紅青緞子的馬褂。給他的太太買了一件藍綢子鑲青邊的女旗袍。給他的少爺挑了兩件毛藍市布大褂。又把裏頭穿

得小衣裳，隨便也買了幾件。算了算，不到二十元。他很高興，教人給包起來，在肋下一挾，又去物色脚下穿的。他說新的太貴，遂又到掛貨舖去找。試了一雙已然作廢，沒人再穿的青緞靴子，倒很合腳，又看見一頂假珊瑚頂的瓜皮小帽，試了試，戴得，也把它留下，又給他太太買了雙八成新的家做旗式坤鞋，孩子腳大，沒合適的，在舊皮鞋裏一挑，有兩雙似乎湊合，算了算，不到十塊錢，他也都買了。只有襪子，沒處買舊的，沒法子，在洋貨攤上買了四雙，便累兵似的挾着這些大小紙包，噲噲噴噴，似唱非唱的往回走，剛走到他們那特殊區域，他覺得有點勞乏，要打呵欠『不好，癩來啦？』他一爲抽一口，二爲顯顯豪華，便走進一家私烟館，把大小紙包，滿不在乎似的，往炕上一扔，隨着，他也像一個紙包似的倒下了。

『老藍！弄來什麼好貨？』一個烟客問。

『什麼？弄來的，買的！』

『那我得看看！』

那人說着，果然把那些紙包，都給打開了。

「呀！這是唱文明戲的形頭吧！你那兒弄來的？」

「你買這些，有什麼用處？當破鋪陳怪可惜的，賣，沒人要！」

「你們這種人，眼皮子太淺，這是買來爲我們自己穿，要看一家親戚去的！」

「怎麼着？你有親戚啦？這麼多年，沒見過你有什麼親戚呀！」

「他這話也許是對的。」另一人說：前天有一位很胖的人跟我打聽老藍，說他們是親戚，我才指給他老藍的住處。」

「可是這麼着，老藍！」那人反跟老藍說：「你若有了好事故由兒，你可別忘了老鄰居！」

「那是一定，咱們好好的得喝喝！」

這纔大家不跟他鬧了。老藍沒敢露他的鈔票，因爲腰裡裝的關係，多吃了兩個烟，昏昏沉沉的，在煙館睡了一個覺，纔回家去。老藍的老婆一檢點他所買的東西，有些不滿意，想起當初她一過門時那些嫁粧，以及她婆婆那些衣裳，就未免傷起心來，埋怨着說，

『但分有點心，那麼多的衣裳，也不能一件不剩呀，現在反倒買這樣的估衣穿，人家都穿剩下了，並且也不合適！』

『你又在作老夢嗎？』老藍又對於老婆發起威來，『依着我就這樣去見她，她愛認不認，不過趙老二跑前跑後，說得給姑奶奶作點面子，又先拿來一百塊錢，我才買了這末幾件衣裳，事情還不知道怎樣，難道把這一百塊錢，都買了衣裳，反正我得賺她點，別管怎樣，綢緞裏到底，總比我們現在這樣的打扮強的多，我的，你不用管，你的，若是不合適，你自己收拾收拾，這麼大的老太婆，難道還穿沒有袖子的坎肩嗎？』

婦人沒法子，只得把衣裳試了試，衣肥人瘦，晚上在燈下把腰身殺了殺，纔將就能穿起來，魚格水格，自從降世臨凡，也沒穿過一件整潔衣服，不但沒此慾望，也沒有此項知識，如今由裡至外全換了，而且穿上革履，自己以為很美，好看不好看，表現着什麼職業身分，在他們是毫不顧及的。次早趙老二來了，報告他們說：

『我跟姑奶奶說好了，今天正午在同和居骨肉團圓見面，你們都預備好了嗎？』

『二弟！你擎好吧！』

老藍說着，把孩子喊來，先給趙老二見個禮，老趙二看他兄弟倆，身體倒像很結實，大概因為胡吃，弄得又黑又瘦，一點也不水亮，請安和鞠躬，一樣也沒弄對，毛毛姑姑的，又粗又野，趙老二拍老腔，忙向魚格水格說：

『你們倆人老大不小了，得懂得規矩，回頭見了你們的姐姐，你們得這樣請安。』說着作給他們看，這倆楞小子，惟有笑，一點兒也沒往心裡去，老趙又教他們把衣服都穿好，有不是處好指撥他們。

老藍把衣履現寶似的往外一拿，老趙便直搖頭，心說『老藍可太難了，不如我替他們買了，我爲明心，才教他自己辦，怎麼弄這一些破爛來，那末是布的呢，也得是現在活人穿的，這不成壽衣壽帽了嗎？』沒法子只得教他們穿上，兩個孩子倒沒什麼，皮鞋，藍布大褂，却像兩個印度青年，新到北京來留學的。八嫂子光梳頭，淨洗臉，穿上帶青邊的藍綢袂袍，倒好像一位旗裝老太太。惟有老藍，穿上這身衣服，應當仰臥床上，等着大家給他來弔喪，滿街一走，準得有人疑爲屍變，現買也來不及了，打算給他改一改。

『我說洪哥，你把這雙靴子脫了，成不成？』

『怎麼着？你跟我開玩笑嗎？』

『誰跟你開玩笑？』

『那末，你爲什麼要給我脫靴子？』

『你這人哪，沒正經的，就會胡聊，你也沒看看現在誰還穿靴子！』

『不，靴子冠冕！』

『不成，趕緊把它脫了。』

『那我可得穿破鞋去，脚下沒鞋，窮半截，不是更難堪了？』

『老趙沒法子，只得依他，等到外面快過十點鐘，老趙便吩咐他們說：

『咱們走吧！別看姑奶奶先去了，她這回是來叩見父母，同和居就如同你們臨時公

館，所以你們得先去才好！』

『對！對！』老藍說着，跑了出去，求接房們替他看看家，這才回來，一家四口人，隨着趙老二，就好像正月裡跳秧歌的，很不自然的走出巷口。惹得這一帶的貧民，蜂擁

般跟着看，都說老藍一家抖起來了，聽說是有了好親戚。在此時，這一帶的人們，還不知道老藍賣過女兒，更不知道他的濶親戚，就是當初他所賣的女兒，可是在不久以後，人人都知道了，並且在老藍的一生史跡中，又好像添了一座紀念碑似的，垂之不朽了。

他們走到那里，都有人很奇異的跟着看，老藍見了，並不以為人家是看稀罕兒，反倒向老趙自誇說：

『二弟！你看見了沒有？這些人，怎麼這樣不開眼，看見我們穿兩件好衣裳，就這樣追着看！』

老趙也不能為他點破，心說，這可不好，趕緊僱車，無奈尋不見一兩驛車，沒法把他裝起來，只得招呼五輛洋車，告訴拉車的，快一點，多給錢。五輛車飛也似把他們拉到同和居，教櫃上付了車錢。掌櫃的有眼力，因為他看見過，急忙過來，先向老藍鞠躬致敬，居然以『爺』呼之，他知道在二三十年以前，有爵有官的貴族，都是這樣裝束，不但老人，年青的也多有穿緞靴的，為是顯得官派，看這位爺，也許是從前的公伯王侯，

所以還是穿他的老衣裳，老藍見掌櫃的尊他爲爺，更端起來了，邁着大步，走入後面雅座，他的老婆和孩子，都一言不發，只憑趙老二指揮一切。

老藍雖然好吃，較比有名的館子，他可不敢嘗試，如今在雅座中一坐，只見傢具整潔，滿壁書畫，好像到了另一天地，他心裡說：

『人人都有嘴，原來吃的地方却不一樣，媽的？這回真教丫頭接去享福，老子手裡有錢，也把這一類的館子吃一吃，別竟教他們樂！媽的！』

這時伙計打手巾，斟茶擺瓜子，拿烟捲，最初的過場伺候完了，伙計退下，趙老二因又囑咐他們說：

『再待一會，姑奶奶可就該來了，別忘了，照我所教給你們的話說，千萬不要慌張失錯，反正是親族骨肉，雖然乍見面，越親熱越好，爲是表示你們在天天想她！』

『二弟！沒錯兒，我會說！』老藍吸着砲台煙，喝着香片茶，磕着瓜子，毫不在乎的說。八奶奶和兩個孩子，因爲自來沒交往過，連紅白事都不會有一回實地經驗，如今用衣履一拘，坐在台面上，未免有些不大好受，心裡直打鼓，就在此時，只聽前面發一聲

喊，忽有一個伙計跑來回道：

『趙老爺，客到！』

他們見說，都緊張起來。

第八章

玉夫人得了趙老二的信，說今天在同和居就可以和生身父母見面，許多年的宿願，一旦克達，心裡萬分高興，從此自己也有了娘家，孩子也有了外祖父母，沒事時，携帶着孩子，陪同二位老人，一逛東西兩大市場，吃吃飯，聽聽戲，不但名義正大，而且還盡了孝心。自從六爺故後，她很覺寂寞，雖然走親交友，很為自由，無人限制，究竟是側室扶正，與六爺有來往的，皆知其出身，肯於和她平等交際的，也多屬於姨太太階級，她很不平，『爲什麼當過姑娘的，就這樣低微呢？』以她那樣性格，當然不服氣，何況她的意識中，準有生身父母，她在幼小時，必是被人拐賣的，有了娘家，不但爲自己爲孩子，能轉許多面子，住住娘家，陪着老人遊逛，也比胡亂應酬強。她長時間抱着

這樣念頭，如今忽然聽說自己父母有了下落如何不喜呢。

她在昨天晚上，就告訴了兩個孩子，明天帶他們看看老爺老老去，這兩個小少爺，自來就沒住過老老家，雖然鹿六爺的前室的母家，也就是他們的外祖母家，一則住得遠，二來對於妾生子，究竟不如親的外孫子，未免有點輕視，所以一向也沒接過。對於續姑奶奶，簡直就算沒那回事，沒有老老的孩子，常問媽媽，心裡雖然難過，只得用話冤孩子，現在已然明明白白的告訴他們，明天看老老去，如何不高興呢，起床以後，便催着玉夫人快走。

「傻孩子！也得吃點東西，收拾收拾再走哇！」

用話哄着他們，早飯吃過，王夫人淡粧素服，教老媽子把兩位少爺也打扮打扮，好容易才盼到已分時，暗恨自己，不應當聽趙二叔的，訂那末晚，看看手錶，已有十一時半，這才命人去叫車，原先有六爺在着，他們原有自用汽車，自從六爺故後，玉夫人不大愛出門，便把汽車廢止了，好在有熟識車行，一個電話就來。

不一時，僕人來說，車已來了。玉夫人和兩個孩子，另外帶個僕婦，教老管家譚鳳岐

也跟了去，出門上車，老管家，和開車的，並坐在前面，告訴開車的上那里去，汽門一開，車動輪馳，沒多大工夫，已至同和居。

玉夫人此時也有點心跳，下車和走進館子裡，都好像無意識，她不知她的父母是胖是瘦，是健康是不健康，因為這些，她都無暇懸揣，但是在她的腦筋裡所想像的生身父母，必是極其慈祥，而且令人可敬的兩位老人家。當她脚步不穩，心裡突突，向後院走着，老媽子和老管家，帶着兩位少爺在後面默默跟隨，此時趙老二早已迎了出來，只見玉夫人的裝束，與前日在宅裡所穿的衣服差不多，一見就知是一位極其有錢的青年婦孀，裝飾品，並不見一塊翠玉，一片黃金，可是她耳邊那兩顆鑽石，已有二三萬元的價值了。

『姑奶奶來了，請吧！』

老趙帶笑，向她周旋，並且很恭肅的往屋裡讓，玉夫人因為心裡發酸，喉中似有所梗，也沒說話，只向老趙微一鞠躬，便先走進屋中，老藍和他的老婆孩子，也早站起來，他們雖然聽老趙說，環姑娘已然出落得怎樣好看，只不過是想像，如今一見，儼然

是位二十多歲的素美人，一點也不像三十多歲的人，他夫婦不覺一驚。同時玉夫人也一怔，她倒沒管他們的服裝，只一對面，便大出意料以外，只見他們又黑又瘦，面色眼神，不但沒有一些慈祥樣子，反倒有說不出來的卑俗之感，當時心下自問，『這是我的父母嗎？』在此剎那間老趙開言了。

『姑奶奶！這就是你的父母，也是你天天所想念的，他們爲你把身子都想壞了。』
又指着玉夫人，向老藍夫婦說：

『八哥八嫂！這就是你們尋找多年，毫無下落的環姑娘，今天是你們骨肉團圓的好日子，還不好好的談談心嗎？哈哈！』

『孩子！』

老藍的老婆先叫了這末一聲，這一聲，不但把方在懷疑的玉夫人驚醒，不再疑心，連在院中等候的譚鳳岐和老媽子少爺等，也都一驚，原來這婦人的聲色，本來是和玉夫人一樣，不過她老了，又在街上，時常喊着，自然粗了許多，可是天生音色，終歸是不能湮滅的，何況她不是不疼兒女，忽然想起前事，便不覺悲痛起來，鼻子一酸，心裡一

痛，所出的聲音，好像出自玉夫人之口，一般不二，這個理由，就因爲玉夫人的聲色，完全來自母親的遺傳，這時候，不但是玉夫人，不再多心，連窗外的老管家也點頭，以爲絕無疑義了。

「孩子！孩子！」

八奶奶又這樣連叫着，底下的話，本想說『我對不起你。』忽然想起老趙的叮囑，纔改口說：

「孩子！這末多年，你竟在那兒來着？你可想死娘了，過來！娘看看你！」

但分有點兒社會常識的女人，丟失或被父親賣掉的孩兒，那還用問，不落溷爲娼，便是被惡勢力所玩弄了，就好像鮮花，潔潔淨淨去獻佛的也是花，煙薰氣悶，圈在帳子裡，供人玩嗅的也是花，花雖一樣，運命各有不同，女子也是如此。可是八奶奶無此觀察，也無此常識，她以爲她這末窮，都沒想過賣肉奔吃穿的事，從三十多歲便以血汗吃飯，何況女兒這樣濶，更不會走過邪道兒了，所不知者，這多年竟在何處而已。這一問很教玉夫人難於答覆，急得老藍，拿眼睛直瞪她，此時玉夫人酸酸楚楚走近八奶奶，

「媽！反正您不用問啦，女兒這末多年，身體並沒受罪，也天天享福，可是精神上，也感受很深的苦痛，所以時常想媽，人是不可以沒有媽的，媽！媽！您抱抱我吧！」

這些話，八奶奶也不大明白，因為她根本不會說這樣的話，但是她聽着也很傷心，疑惑她受婆婆的氣。

「孩子！你不知道嗎？多年媳婦熬成婆，你這不是熬出來了嗎，沒拘沒管的，好孩子！別傷心！」

說着伸出勞動慣了的又黑又瘦的手，把玉夫人一抱，坐在一張長椅上，玉夫人也就靠在娘懷，仰着臉，看着她的娘，八奶奶在從前是什麼模樣，她已完全不記得了，可是環姑娘的模樣，由八奶奶一端詳，小時候的面影，多少還能辨認幾點，就讓八奶奶怎樣不成人，沒有志氣，乍見着離開自己多年的親生女兒，也不能沒有感慨，在這剎那間，她把誰窮誰富，早已置於九霄雲外，只覺得這末大一個女兒，又歸到她的懷抱，使她太喜歡了，不過又自慚，爲什麼當初不跟男人打架呢？抵死也不許賣，這末好的姑娘，若是由自己養活這末大，爲其嫁夫找主，生了外孫子，享了大幸福，我這作媽媽的，應當

怎樣體面有名呢，這婦人關於人生所有的道理，她並不是根本不知道，她能思索，也能講說，不過在實行上，她的意志便不能自由作主了。這正如佛書所說的譬喻，自己沒勇氣，不肯實作，可是一心思想得好結果，她怕日後環姑娘不跟她一心，由現在她就拿定主意，環子日後若是跟她爸爸好，她就給他掘根，問問他這末好的姑娘，他爲什麼給賣了，這要始終不知道下落，豈不心疼死了人！她抱着環姑娘，正自這樣胡思亂想，老藍那邊，已然等不得了。

「姑娘！爸爸在這里呢，你跟你媽親熟够了，也該看看爸爸呀，爸爸這末多年爲你把一身肉都愁掉了，爸爸從前並不這樣瘦，因爲你一丟，爸爸幾次不想活着，但是我若真死了，我又怕一旦你要有了下落，爸爸也就看不見你了，所以纔勉強活到而今，好姑娘！你也來看看你爸爸，爸爸但能於有生之中，再能見你一面，雖然立刻口眼一閉，我也甘心了，哈！哈！哈！哈！我太喜歡了，好姑娘！你來看——看——爸——爸——吧！」

他當真照趙老二所教的，逼真演出來，在末了一句，真帶出悲慘的哭音。老趙一聽，暗自誇獎，心說：「不錯，有門兒！」這時玉夫人心房震蕩，聽見老藍這樣很悽慘的直叫

她，已然不能再跟母親相偎着了，當下由八奶奶的懷中站起，走近老藍，

『爸爸！』

只說了這末一句，便倚偎在老藍的胸前，老藍用左臂擎住她，隨用右手撫着環姑娘的秀髮，

『姑娘！別傷心，咱們都懺感謝神佛！使我們又團圓啦，爸爸喜歡，你也應當喜歡，這末多年，爸爸沒一日不想你，果然就感動神佛，教你登廣告找我們，這是你的孝心，你的孝心，一定長久不變，我們以後常常在一起，在一起，永遠不再分離了，……』

『爸爸！』玉夫人抬起頭來，『女兒願意孝順爸爸媽媽，永遠在你們的膝前，就請您放心，沒人敢再欺負你們了。』

『是的！爸爸自你走失後，受了不少的欺負，甚至被土匪拆了我的房！』

趙老二見說，暗自罵道，『虧心虧心！人家把房給你拆了！』此時在院中等着見外祖父外祖母的兩位少爺，已然耐不得，那小的隔着窗戶，叫了一聲『媽！』趙老二纔把他們想起來，心說『我就怕飯座多，纔規定在白天，老藍的嘴，指不定說什麼，把人招

來一看熱鬧，倒不好意思，於是從旁勸道：

『姑奶奶！休息休息吧，你們的別情，已然訴過了，大家請坐，隨便談談吧，少爺們在院中還等着拜見外祖父母呢，姑奶奶說句話，也該教他們進來啦。』

老趙這樣一說，玉夫人也想起兩個孩子還在院中，可是她還沒好好的看看她那兩個兄弟，當下她止住悲懷，先請她父親也坐在那張柔軟的沙發上，和八奶奶一左一右的，平坐着，這時她才帶笑指着魚格水格問老趙說：

『他倆就是我的兄弟吧！』

老趙見問，好像自責似的說：

『這是怎麼說呢，我太忙了，把二位老賢姪給落下了，過來！快給你姐姐請安。』這兩個小子，野蠻慣了，同情心，很本就沒培養出來，可是照他父親那樣作戲似的說假話，他們也不會，只不過漠不相關的看熱鬧，如今忽聽老趙一叫他們，倒有點徧體不安，若不是預先由老趙對於他們略施訓練，這個節文之禮，所以表示文明人類者，他們真不知道作揖請安或是鞠躬，到底是怎回事，沒法子，向常也沒聽說過的姐姐到了，見見吧，

老趙又直說『請安！請安！』他二人這才像是機器人似的，一齊向玉夫人請下安去。

也實不易，到底彎了彎右腿，姿勢的美醜，也就無須苛求，反正在他們算是請了安了。其實玉夫人根本就沒注意他們怎樣請安，眼花兒似的，一心看着他們，又喜歡，又納悶，不想和父母離別這末多年，家裡又添了這樣兩個大兄弟，使父母晚年有靠，這是多末可喜的事呢。大凡作姐姐的之疼愛弟弟，乃是出於天性，不過這天性，是有限度的，就是兄弟可別娶妻。一旦弟弟有了妻室，因為其他小故，把對於弟弟的愛情，便逐日減低，甚至不愛，而改爲詛呪，玉夫人恐怕也不能例外，這時她怎麼想，怎麼看，都覺得這兩個兄弟，是母家兩個活寶，也是她所應當疼愛的，尤其使她納罕稱奇者，這兩人的眉目和口輔，有許地方和她那兩個孩子，極爲相似，只不過這兩個太黑，那兩個是白的。

『你們倆人都多大啦？』

玉夫人笑容可掬的向他們問。

魚水二弟兄，慌々怛怛，痴笑着，使了半天的勁，才答出來一個十九一個十七，其實

魚格已突破二十，這是老藍故意教他們少報兩歲，好容易得到姐姐的憐愛。

「你們都上幾年學啦，這是練體操練得吧，瞧！多黑，黑的皮膚，纔是健康的表徵呢，但是你們可別胡吃呀，瞧！你們倆人都不胖，得注意衛生！」

玉夫人誤把他二人當作了現在中學讀書的中學生，所以纔這樣不肯示弱的教訓他們，這兩個呆笑不答，關於學字，極端在厭聞，好像肚裏罵着說，「忘八蛋纔上學呢！」老趙怕他二人自露馬脚，只得替他們解圍。

「他們上過幾年私立學堂，也不知道是怎麼學的，老不愛說話，這就好了，等日後姑奶奶多栽培他們吧，時候不早啦，別教少爺們候着了，見見老爺老老，好開飯哪！」

玉夫人見說，這才向外面叫道：

「你們都進來吧！」

鹿宅少爺真有規矩，聽母親發下話來，纔敢進去，自然譚鳳岐和老媽子也都隨着來到屋中，此時老藍夫婦端坐在上面，好像辦壽的老壽星，等着家人們來參拜，這時玉夫人命令兩個孩子說：

『植德修慧！快給你們外祖父祖母磕頭吧！』

這兩個孩子的名字很新鮮，像是和尚法名，原先他們本叫得勝全功，後來因為鹿六爺信奉了佛法，求人給改的，老藍夫婦一看這兩個孩子，細皮白肉，眉目之間有地方頗像魚格水格，心說『這兩個孩子是環子養的。』可是嘴裡直攔，

『別磕頭別磕頭！』

兩個孩子，奉了母命，已然磕下去，老藍自來也沒享過這種家人父子之樂，魚格水格自有生至今日，也沒給父母磕過一個頭，此時的老藍，真不知置身何地，又是喜歡，又是拘束，不知怎樣才好。二位少爺行完禮，管家和老媽子也要行大禮，卒被趙老二給攔下了，每人請了一個安，二位少爺又見了舅舅，這才大家隨便談話。老趙見時候不早，喊來伙計，收拾台面，命他們開席，姑奶奶特別喜歡，教開一桌燕菜全席。

論人數，固然够坐一桌席的，可是譚管家和老媽子，拘於規矩，是不能坐下的，老趙怎麼讓，他也不肯，結局是老藍一家四口，玉夫人帶着兩個孩子，還有趙老二，一共八人，圍桌而坐，老媽子照顧着兩位少爺，還帶伺候着八奶奶她的主母，譚鳳岐本可以

退到櫃房去隨便休息，因為有心看一看藍老八的品行，打算在旁邊假稱伺候，冷眼觀察觀察，所以並未退去。老藍固然是想不到人家在伺候他，即或想到，美味當前，他也就顧不了許多，何況他平日下作無比，見了好吃的，格外眼紅，加以今天自早晨起來，直到現在，並沒吃什麼，他早已餓了，上個菜便匙箸交加，嘴裏吃着，眼睛還瞪着，咄咄鼓舌，狀極可笑。這些菜他多半不知名，只覺好吃，但也有時表示不滿，以為沒有他所吃的驢馬肉香。魚格水格，自來胡吃慣了，有學生之放肆，無學生之氣概，吃沒吃樣，坐沒坐樣，這些都是譚老管家默記於心，而認為大有研究之必要，藍八奶奶身量小，胳膊又短，袖子又肥，挾菜頗不容易，她只得承現成，好在有環姑娘，和老媽子常常為她佈菜，雖然吃了不少，倒沒顯出怎樣下作。在玉夫人只圖盡點孝心，舉家快樂一日，除了欣快，更無他意，所以在席間有說有笑，旁的事，她一點也沒留神。

這一桌席，一共吃了兩個來鐘頭纔完，可是菜多人少，沒吃光，老藍一見剩這末些菜，他有些不捨，偷偷的問趙老二說：

『二弟！你看，剩這末多東西，回頭我們把它帶走好不好？』

趙老二一搖頭，沒理他，却向玉夫人請求發話，教管家和媽媽兒，也該用飯了，玉夫人這才教他們在別屋隨便要着吃，並沒教他們吃殘席，老藍肚子裡直鼓氣，又不敢說，心裡自估計，『要是我，就教他們吃剩的。』不一時，管家們也把飯吃了，賬，他也給算了，趙老二怕老藍言多語失，纔跟環姑娘說：

『姑奶奶！今天你們骨肉團圓，太可賀了，姑奶奶出來這末半天，想是累了，請回府休息休息吧，明天我到府上去請示。』

『二叔哇，您就多分心吧，本來我應當把我父母送回去，我又怕他們不肯，好在我回頭就預備怎樣接他們，您明天千萬到我家去一趟！』

玉夫人這樣向老趙說着，又轉向老藍夫婦說：

『老爺老老！我今天不陪你們回去了，我回家趕緊預備房子，辦好了，就請二叔給您送信去。』

『姑奶奶！你別費心。』八奶奶要落淚似的說：『我們既然見着你就够了！』

老藍沒說話，只是直點頭，好像讚歎環姑娘太孝順了，此時伙計回說，車已來了，玉

夫人這才帶着孩子管家們，仍坐汽車回去。

「二弟呀！成功了！」老藍差不多要打飛脚，立刻就要脫他的形頭。

「你受點屈成不成？」老趙忙着攔他，再說你的地位與前不同了，家裡外頭，都得體統點。

「不成！我受不了，連吃帶喝，出了一身汗，這冤人虎事的形頭，我非脫了不可！」老藍說着，到底把長衣裳脫了。

「咱們這就要走了，你還脫衣裳作什麼？」

「我渴！」

老趙只得教伙計泡壺茶來，伙計一看老藍，非常可樂，半舊的汗衫，真教汗給濕透，脚下可穿着兩隻緞靴，倒像剛唱完戲的名角，在後台休息着，老趙怕他這樣一走，更得招人看，等他落落汗才勸他說：

「洪哥！你把衣裳還是穿上，咱們該走了。」

「走？還有事呢！」

「還有什麼事呀？」

「那末多剩菜，就不要了嗎？」

「那還管它嗎？」

「不成！拿回去，教二妹妹和丁柱子他們娘兒兩也開開齋！」

「怪不好看的，不要！」

「稀的，咱們不要了，拿乾的，你別管！」

老藍說着，扯開嗓子喊了一聲「伙計！」

「什麼事？」跑來一個小山東兒。

「喂！你把剛才我們吃剩下的燒鴨子，片火燒，鴨架裝，還有些鮮果子什麼的，都給我包上，最好用蒲包給包好一點，我想送禮！」

飯館子管包吃剩的，也管送，可是拿剩吃的送禮，却是頭一回聽說，所以小伙計也笑了，連說「是！是！是！」給他照辦去了，伙計去後，老趙直埋怨他，

「你這是何苦，教人家館子，也怪可笑的。」

『不管他們，你要知道二弟妹成天跟你受累，趕多怎纔吃一口燒鴨子，我這是拿善會麵行人情，你還是別謝，這都是姑奶奶的。』

說罷，哈哈一笑。小伙計果然給他拿來一個頭號的大蒲包，他這才穿上衣裳，教魚格提着蒲包，然後又跟老趙說：

『趁着我們有形頭，到你那里串個門，看看二弟妹，以後我能來不能來，就說不上。』

『好吧！』老趙說：『這里離我家近，你們就到我那里歇一歇，我還跟你們有話說。』於是趙老二和老藍一家一同出了同和居，北行不遠就到了新街口。

老趙也豁出去了，有人瞧就有人瞧，他們溜達着到了老趙的家裡，二奶奶萬沒想到他們會來，好在是老接坊，又是親戚，沒換衣服鞋腳，他們也不能笑話，其實二奶奶想錯了，他們根本就不會笑話人鞋腳不乾淨，光着腳，拖着鞋，也沒關係，他們彼此見禮之後，說幾句寒暄，二奶奶問八奶奶說：

『姑奶奶好哇？這你們老公倆就要享福了！』

八奶奶還沒答言，老藍早搶過去，

『她好！趕多怎我帶着她給二弟妹請安來！』

二奶奶微微一笑，老趙說：

『我忘了，你快給洪哥道謝吧，那蒲包是送給你的！』

『弟妹！你千萬別謝，回頭你吃的時候，別罵街就成了！』

二奶奶也不知是怎回事，此時老藍忽然打了一個呵欠，忙就老趙身邊問了一句話，老趙一搖頭，他早已跳起來，催着老婆孩子趕緊走，原來他喝多了，犯了大烟癮。

第九章

玉夫人由同和居回到自己家裡，高興得不可以言語形容，因為這十來年，她受了不少的刺激，聽了不少的壞話，當初她落到陳七奶奶家中，因為年齡小，什麼也不懂得，連陳七奶奶所作的事，是好是壞，她都不知道，何況她本身的事呢。以後又落到黃四奶奶手裡，雖然上了清倌捐，當了妓女，依然是一片天真，既不知自己怎樣賤，也不知別人

怎樣貴，既無機心，更無詐術，老天爺所賦與她的一片熱心，老是很熾烈的燃着，無論老鴿們，怎樣往壞裡教她，她的天生本性，始終是改變不了的。

她嫁了鹿六爺以後，她也不以為是時興的姨太太，理宜跟大太太幹一下子。她只知她也是一個人，人家待她好，她更應當待人家好。可是一般人不照她那樣率直無分別。老不免有偏見。尤其是走親交友，顯然分出許多不平等，許多品級來。一般都是富貴的，再不能拿錢勢作比較時，未免就要考究出身家世，辨別誰高誰低。至於沒錢的呢，甚至有不顧本族是否清白，一味追求營局。心裡對於所逢迎的人，雖然在輕賤着，口裡却是十二分的拍馬恭維。至於人類相互的赤誠，却一點也不講。玉夫人自從二十歲以後，作了鹿宅主婦，把不正當的人情，真是體得了不少，有六爺時一個樣，沒了六爺又是一個樣。幸喜六爺的兄弟親族等，都是馬上創業英雄，各人都有千幾百萬的家私，不然的話，玉夫人還很危險。現在人家既沒看起她的財產，更沒看起她的出身，一個畚變太太連準娘家都沒有，怎能跟她平等來往呢？就教她帶着兩個孩子，愛怎麼過就怎麼過吧，好壞都由她。因為她那幾位妯娌，好像都有相當母家，不是土財主的女兒，便是暴發軍閥

的小姐。惟獨她是窳變，連準姓都沒有。她受到這樣無情的輕侮，如何不氣憤呢。至於揜着她有來往的，都是因爲她有錢，安心想得點什麼好處，希意承旨的諂媚。這在玉夫人的天性上，都是以爲極不合理，而難以容認。

『窳子裡的姑娘就如此被人輕賤嗎？』

她悲憤得幾於無法遏制，尤其聽見隣家某某太太某媳婦又往娘家去了，幾於使她要哭，想母父，想娘家，想兄弟姊妹，想了十多年，最後決定了登報尋訪，都是由於所受刺激太深。她所以必欲得到她的真實娘家。固然不是希望她的母家怎樣富貴，怎樣有勢力，自要父母慈祥，兄弟肯向學，由她的財力，把他們培植成人，在社會上有了地位，這就稱了她的心，圓了她的顏面。現在她的理想初步，已然達到了，她如何不喜呢。

她到家以後，換換衣履，略事休息，即命人把譚鳳岐請到上房，指着孩子，也稱他爲譚大爺說：

『譚大爺，我以爲此事沒有什麼疑惑了，你以爲怎麼樣？』

『我也這末想』譚鳳岐回答說，『方纔我在館子留心體察，有好些地方令人以爲必

是，尤其是二位少爺長相音聲，簡直和那二位舅爺差不了許多！」

「對！方才王媽也跟我說，我的聲音跟我母親的聲音，簡直是一樣，我打算要把西院那幾間房給收拾收拾，就把他們接來住好不好？」

譚鳳岐見說，沈了一會兒，才回說：

「那末辦也未爲不可，不過親戚是親戚，本家是本家，打算望長久遠，還以分住爲宜，假如日後再由這裏搬出去，倒覺不好看了！」

「我們彼此都想念了這末多年，難道還有什麼生疏嗎？」

「但是您要想，二位舅爺都那末大了，一旦成家授室，情形可就不一樣了，不如最初就給他們找一處比較合適的房子，您帶着少爺不時到那裡串串門，我以爲這就算情至義盡了，反正一切得由您照應他們，何必一定住在一起，您不是老以爲沒有娘家爲遺憾嗎，如果住在一起，一家不一家，兩家不兩家，究竟是不大甚對，您自己都得參詳參

詳。」

玉夫人低了一會頭，很以爲譚老管家所言是對的，父母好辦，兄弟媳婦是不好辦的，

遂即向譚鳳岐說：

『不錯！還是譚大爺想得周到，那末就教誰給找找房子吧，得像點樣，最好在單牌樓一帶，我去着不遠不近，還有一件事，廣告上所開的一千元酬謝，我不能說了不算，何況趙先生也不像有錢的人，告訴賬房，把那筆錢，給預備出來，等日後有機會，我再幫他一個忙，他的後半輩，也就不必發愁了。』

譚鳳岐見說，退了下去，當日鹿宅內外，都知道了上頭太太，訪得了生身父母，據說，那位老太爺，在前清像是作過大官，直到現在，還愛穿緞靴呢。當下衆下人都到上房給太太道喜，本來平日玉夫人待下恩寬，爲了買服他們，不得不多花錢，如今見他們紛紛道喜，每人又賞了四塊錢的喜錢。次日老趙來了，這次與前兩次大不相同了，進來得很容易，門房上的人，都很招待他，沒多時，玉夫人，把他請進去，告訴他已然派人去物色相當的房子，務請轉知那老公母倆，暫且屈候兩天，房子有了，由家裡再把不用的家具搬了去，一切收拾停妥，他們就可以搬進住，也無非幾天。說完這話，玉夫人教老媽子把備好的錢給拿來。

不一會，王媽直去直來，由上房給取來一個報紙包，交給玉夫人，玉夫人接過打開，老趙一見，眼睛裡已然像燈燒似的要冒出火來，只見正是一搭現洋票，用白紙條束着，紙條上有鉛筆字碼，寫得是『1000』只見玉夫人把這東票子，略微看了看，帶笑向老趙說：

『二叔！您太爲我分心啦，這筆錢，我不敢說酬謝您，我若有兄弟妹妹什麼的，您給他們買點心吃吧，好在往後日子長着呢，您若沒錢花，只管跟我說話。您若想作買賣的話，也別爲難，我給您拿本錢。這一千圓，無非是我一點小意思，取個信息而已，請您把它收下吧！』

說着把錢放在老趙坐處那邊的鐵梨桌面上。老趙自從那天看見報，就沒忘這一千塊錢，今天一見，錢已放在面前，自要說一聲『謝謝姑奶奶』就可以把錢揣在懷內，但是老趙的腦包，決其不是那樣簡單的，他由初次到了鹿宅，見了這位姑奶奶，他就把那一千塊錢看淡了，他以爲環姑娘大權在握，而且性極慷慨，要把他恭維好了，不教她討厭，以後幾個一千元得不到？如果由她給拿出一筆資本，我和洪哥合股作個買賣，下半

世的生活，也就無須多慮了。何況現在他又聽環姑娘說，這不過是小意思，以後還打算爲他拿本錢作買賣，他更以爲他的思想，一點也不錯了。眼前的一千塊錢，雖然有些難割難捨，有心揣入懷內，又怕環姑娘說他小氣貪財，難託以大事；欲待一文不取，純盡義務，自己手內又無富餘，加以好多日沒作買賣，又搭了不少車錢，就讓好處在後頭呢，目前損失，他也真够受的。沒法子一橫心，來個折衷辦法吧。

『姑奶奶！咱們既是這樣親戚，我是理應帮忙的，錢，實在湊不到，不過近來我也有點虧空，好在不多，這樣吧，您這錢我若說一點不要，未免辜負您的心，我拿一半吧，等我將來用錢時，再求您帮忙。』說着，由那束鈔票裡，自行數出五百元，把剩下的五百元，仍然還給玉夫人，玉夫人一見，倒很佩服他的剛性，窮人不愛錢，可見把人格看得太重了，大約我父親也是趙二叔這樣一流人物，因爲不愛錢，才窮得這個樣兒，感佩之餘，又把這五百元錢給他推過來。

『二叔！您都拿去吧，花完自管跟我說話，平常外人，我還一千八百的周濟，何況咱們是至親，您就都收下吧！』

『不！姑奶奶！我這就太愛財了，日後您肯拉幫我一把，比什麼不強！』

『您既這麼說，好吧，等消閒了，我一定給您想個辦法。』

『那就求姑奶奶多分心啦。』

趙老二說着，揣了五百元錢，站起來，與玉夫人告辭。夫人把他送至二門，求他務要把方才所說的話，告訴那老公母倆，房子一好，就接他們搬入。老趙連連答應，獨自一個，走進門房。

『趙爺，下來了，請坐，請坐。』門上人這樣讓着他。

『謝謝諸位！』

『怎麼樣？趙爺！一千元到手啦吧，王升！你給趙爺沏壺好茶去！』

門房頭劉老二，這樣說着，又把自己所吸的紙烟，敬了老趙一隻。

『我們沾親帶故的，怎好收錢呢，你們太太非給不可，我出於無奈，只收了五百元，不信你們看！』

老趙說着，由懷內把方才的五百元，掏了出來，給劉二瞧，劉二一蹶腳，

『你怎麼這末傻呢，那是你應得的！』

『可是將來你們太太要幫我一個忙，給我拿點本錢，比這個不強嗎？』

『話雖如此，你也得知道太太是什麼脾氣，心裡順當，比佛菩薩還要慈悲的多，心裡一犯彆扭，一下子就能把人恨得牙多長，永遠也不再理你了。你不趁她正在高興當兒，要他的錢，等什麼將來，你太傻了！』

『可是我也惹不着他呀，反正給他熱心辦事。』

『你知道天上什麼時候颺風，什麼時候下雨，什麼時候打雷嗎？』

『我沒那末大的能耐！』

『還不結咧！』

老趙有點後悔，既而又一想也不至於，她無論犯什麼脾氣，是跟他們底下人，惹着她也許立刻算下去，我能說會道的，焉能觸犯她呢，他這樣自寬着，又喝了兩碗茶，遂由五百元內，取出三張拾圓的鈔票，交與劉二說：

『這是鄙人一點小意思，諸位留下買包煙吃吧！』

『趙爺！這你可不該，咱們一見如故，可不過這個，罰你罰你！』

劉二不肯受，好像他們在錢堆裡生活着，看不起這一點，趙老二說：

『您不收是嫌輕，因為以後我要常來，沒早沒晚，起動諸位，我於心也不忍哪，要不然我也得給諸君買點茶葉什麼的，這我無非圖省事，還是賞收了吧！』

『你既這末說，我們倒得收下，可是下不爲例，因為你已然吃了虧，爲什麼不把一千元都拿着呢，當初我們老爺，往廟裡一捨，就是五六萬，太太的慈善費，一年也不下萬八千的，何在你這一點！』

『這已然不少了！』

老趙說着，遂與門上人告辭，仍然坐洋車回家，雖然拿回四百多元，賣炸豆腐，究竟賺不了這末多，所以也很滿意；何況在不久未來，畢竟是有個大希望的，回到家中，跟二奶奶一說，二奶奶於喜歡之中，未免又有些不滿意，埋怨老趙不該拿一半，她又不是沒錢，萬一她日後飽漢不知餓漢飢，黑不提，白不提，難道還能跟她當欠帳要？老趙力說不能，她已然答應他，日後給他拿本錢了。老趙吃過午飯，把錢交給二奶奶收貯，反

正是沒事，不如去告訴老藍，姑奶奶正給你們找房呢。行至新街口，打算僱輛車，不想多半是熟人，並且有許多人問他：

「老趙！這幾天你爲什麼不作買賣啦，別人的炸豆腐，都不好吃，你爲什麼還不出挑子？打扮得這樣文綽綽的，難道你真想得那天報上的一千元嗎？陶小三兒說那廣告已然撤了，必是那個王八蛋，走在你的先頭了，我們還是得幹我們的，別胡想發財呀！」

「誰管那個呢，我由京西來了一家親戚，求我替他找房呢，所以這幾天沒作買賣，竟替人忙了！」

「你還想當拉房繮的呢，十繮九空，拉上一件就不輕，哈哈，哈哈……」

「別胡聊啦，我就有賣炸豆腐的命！」

老趙不好坐熟人的車，走出多遠才僱了一輛車，向德勝門小市一帶去了。

老藍自前日由同和居回來，他簡直要反，把所有的破爛，一總都賣給一個同行。老婆孩子，他都開恩放了假，每日不是煙館，足吃足抽，並且還大請其客；因爲他把那一百元的衣履費，只花了一小半，腰裡還有五六十元，爲什麼不吃呢。再說姑奶奶已然滿應

滿許，接去享福，大批債權，日內便收回來了，這要不樂樂，未免太呆鳥了。常跟他一塊吃的抽的賭的趙不肖，錢大黑，孫三拐，李老疤拉，見老藍忽然暴富起來，莫明其胡塗，都一力苟着老藍，想要得其根柢，老藍更不隱瞞，實話實說。

「喂！哥兒們，誰教咱們常在一鋪炕上輪着吃烟，明兒二丫頭把我接了去，你們只管找我去，別的我不敢說，吃，抽，賭，咱們是隨便的！」

「但是，人家那麼大的公館，我們怎能進去呢？」

「無妨！我是老太爺，教門房那羣小子小心點兒，凡是我的朋友，不許他們攔！」

「日子長了，恐怕不好，最好另走一個門！」

「對！二丫頭那裏有一萬多間房子，我教她單給咱們收拾一個院子，另開一個門兒！」

「那可就方便了！」

老藍在一個小烟館裡，正和一羣投契的老朋友吃着，魚格找來了。

「爸爸！你快家去，趙二叔來了，教我來找你。」

老藍的兒子，就這樣說話，連一個字的敬語也沒有，幸喜知道了管老藍叫爸爸，管趙二叔叫二叔，這還是老趙在前日預行訓練之功，不然的話，他只會說『你』和『他』極簡單的代名詞，在名詞或代名詞上用什麼敬語來修飾，或是使用什麼相當表示敬意的動詞或是形容詞，一概都不懂。他永遠不會把『你』改成『您』、『叫』或『找』也永遠不會使用『請』字。這雖然由於老藍的放任，不知如何教育所致，同時也由於所處的社會，所接觸的人物，全不過如此如此而已。家庭怎麼好，社會太低，也是徒然，何況家庭與社會，全是大糟而特糟，由那裡製造好青年呢？

『什麼？你二叔來了？我抽完這口烟就回去。』

『快着點兒，他等着呢！』

魚格催促着，先走了。老藍用長的氣力，吸完一口烟，瘦長的身子，由炕上挺起來，得意萬分的跟他的朋友說：

『怎麼樣？二丫頭打發人給我送信來了，我得回去看看。喂！老魏！今天吃了幾個烟，給我記上！』

這樣說着，依然衝了他那小煙袋，很美的家去了，後頭早有人叫着：

「喂！藍八爺！一步登天，可別忘了老朋友哇！」

「哥兒們！瞧着吧，我老藍不會忘了老朋友的。」

他剛出去，屋子的人想起了前天他打扮得那個樣兒，早已闕然笑起來。

這回老藍的家利落了，屋子院子，全空了，紙屑和破鋪陳，在昨天就被別人賤價運了去。魚格水格，整天沒事，正和一羣野孩子在院裏蹂躪一隻小狗，極盡殘酷之能事。孩子們笑，小狗哀啼，亂成一片。八奶奶在屋裡歸撥東西，說他們，罵他們，他們只如耳旁風。在這時趙老二來了，看見魚格那末大了，還是那樣沒心，竟帶着一羣鬼似的孩子虐待小狗，不覺點點頭，心說，環姑娘和這倆小子，都是他們公母倆生的，竟會這樣不一樣。

孩子們，正在興會淋漓，以殘忍爲娛樂的時候。忽見進來一位胖大紳士，他們覺得他似有無上權威，足以懲治他們，不由得都害了怕，誰也不管誰，來個鳥獸散。魚格水格，一見是趙二叔，也都忸怩着笑，可是把請安也忘了，呆在那裏。被虐的小狗，乘

這機會，嚷叫着，一竄一跳的逃了去。趙老二纔向魚格問說：

『你父親在家嗎？』

『沒在家。』

屋內藍八奶奶，已然聽見是趙老二來了，忙跑出來說：

『二兄弟來了，這羣孩子把我鬧個頭昏，您請屋裏坐吧。魚格水格你們倆人，誰到你魏大叔那兒，把你爸爸找來，就說你二叔來了，這末大孩子，還討狗嫌，怎麼好！快點兒去吧！』

這樣說着，遂將老趙讓到屋中。魚格也去找老藍。屋裏雖沒見怎樣乾淨，因為沒了那些破爛東西，倒覺寬敞了許多。

『你們那些貨呢？都賣了嗎？』老趙問。

『可不是，您哥哥說這就要享福了，決計不幹這個了，所以全兌給別人了。』

『忙着出兌，當然要吃不少的虧。』

『可不是，您哥哥就是這樣屁神子脾氣，有人給過兩回大價錢，他都不賣，這可倒

好，一大沒見，全都教人拉去了。二兄弟！我這幾十年真不容易呀，這不都是我挨冷受凍背家來的，他連問我都不問，就都給人了，你說我難受不難受！」

『這您以後就竟享福了，姑奶奶一定格外孝順您。』

『看吧！就看她孝心啦。』

父慈子孝，本來是相互對等的事，聖人並沒說過一面理的話，後來的解釋，違失本宗，把君父之權，弄得極重，遂有『君教臣死臣不死，謂之不忠，父教子死子不死，謂之不孝，』之極端論，好像不問治命亂命，自要教死就得死，申生和秦之三良，便是此等極端論者，最確實的依據；可是在近代，此等極端論，不推自倒了，忽又生出一種片面的義務論，說作父母的既能生育子女，就有教養子女的義務，把天親的慈愛，改爲義務，自然是淺薄多了。但是一般涼德青年，遂依爲口實，一己吃穿上學，恣情娛樂，皆謂是父母之義務，必須盡力資助着。至於子女成人之後，有無孝養父母之義務，便無人過問了，不但不過問，反倒極力攻擊大家庭，把跟父母一塊過日子種種無利不合適的地方，剖析得詳詳細細，羣以帶着自己老婆一走，組織小家庭最爲美滿。固然他們在年青

力壯，（其實他們在一剎那間也成了老人，老病的痛苦，一樣得嘗嘗）無往而不可了。但是撫育半生，費心力的父母又將如何呢？不用說無產的必至窮困而死，雖有產者，痛子粉飛，精神上的苦痛，恐怕比窮困還要厲駭。須知無皮毛，無爪牙，感情最重的萬物之靈，一旦進化爲人類，再使其還原爲畜類，乃爲至難之事。在禽獸失其愛子，尙有痛不能生者，何況是人。禽獸沒有語言，子女失散，或被人類捕去，彼雖痛心，口不能言，也只索罷了，且久而能忘。人類於子女，絕其不能忘懷的，但是新的西洋思想，好像極力逼人作畜，子女一長，便各人幹各人的，老的作何景況，可以一概不問。這種思想，是人類之福，是人類之禍，實在有重加檢討之必要。我以爲藝術化，美感化的家庭社會，無過於孔孟思想，一部禮記，便是所以把人類藝術化美化的至高經典，神化活用，在於來哲。據我想，未來的人類，須走三條公路，一，以儒說治身，二，以佛說治心，三，以科學治生，三者不偏廢，豈止人爲完人，國家，社會，家庭，推而至於全世界，亦無不圓滿和平矣。不過現在還談不到，因爲講一面理的人，還沒有死絕的原故。

藍八奶奶的口吻，就未免太近乎一面理了，「看他的孝心吧！」可是作父母的也得自

已問問，我拏什麼接受子女的孝心呢？凡事都有個因果律，盼着子女反哺，雖是正當的要求，但在老藍夫婦，似乎已然沒有這樣的權力。不但他們對於環姑娘不會以禮出聘，而且也沒以父母的職責慈愛把子女教養過；換句話說，他們是由小把環姑娘賣了，然而環姑娘竟自登報尋訪，很熱心的想着盡點孝道，東洋人之所以爲東洋人，於此也可以恍然了。八奶奶和老趙正閒談着，老藍家來了。

『唔，二弟來了，前天教你受累，可是姑奶奶跟你怎麼說的，你看，我可把貨底全兌出去了，還要一爬房，我可不答應你！』

『你放心吧！』老趙很喜歡的跟他說，『姑奶奶給你們找房呢，也不過三兩天就有信，姑奶奶教我告訴你們多等幾天，爽得收拾好了再搬進去。』

『好！』老藍很滿意的說，『我正愁和她住在一起不方便，另找房太好了，可是二弟，她不是說有一千元的酬謝，給你了沒有？』

『可是我那能要姑奶奶的錢？』

『你爲什麼不要？她的錢準是一滴血一滴汗掙來的嗎？』

『可也不能那末說，姑奶奶日後若幫我一個忙，比這個不强嗎？但是姑奶奶非給我不可，我出於無奈，只拿了五百元錢，還給了他們門上三十塊。』

『哦！你是想着後手的，我可不能那末幹，太費心了，假如我不該你的，或是你沒有那樣的命，她楞不幫你，難道你非教她幫你不可？要是我，還是圖現在，一千元究竟算比五百元多着一半；可是你繞灣兒，使心眼兒，要想後來吃一個大餽餽，萬一事不隨心，看你怎麼辦！』

老趙見說，搖搖頭，表示反對說：

『不對？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照你這樣一天一個現在，不顧後來，無怪你老混不整了，你以後應當變變態度，別叫姑奶奶厭煩你，那連我也沾你的光了，你要知道，這樣的機會，不會再有了！』

『二兄弟說的對！』八奶奶發言了，『我們以後真的要點強！』

『再唱一回戲對不對？』老藍笑嘻嘻的問。

『不錯，』老趙說，『也就彷彿唱戲似的，在上台時，要充一個好角兒。』

「哈，哈，哈，咱們爲享福，也得有前後台，你說對不對？在後台無論怎樣缺德，上台也得濫充好人。我明白了，反正咱們只冤姑奶奶一個人，爲是多騙他幾個錢花？」

「即或是這樣，這個豆兒你不能咬破呀，你應當說，『從此我要更生，開始一個新的生活了！』」

「你那兒來的這末多新名詞，反正我砸不了，你放心得啦。」

老趙口裡雖然說，「我放心了，」但是心裏仍怕老藍那種生活習慣，日後必定難得環姑娘的歡心，可也沒法了，只可聽天由命，萬一他福至心靈，也許改變了態度。他和老藍夫婦，又談會子別的。

因爲惦记着替老藍找房的事，他已然坐不住，不如出城走走，便辭了老藍夫婦，想着仍到鹿宅去，才出門，不覺暗自笑了。剛打那里回來，房子那能那末快就有呢，他常聽人說，東安市場很熱鬧，這幾年竟作小買賣，總也沒回去過，何妨到那裏看看，他安步當車，好容易才走到，他很驚歎，爲什麼北京城吃窩頭的那末多，會有這樣闊市場？他進了半天，給丁柱子買了一個膠皮人兒，才回家的。

第十章

在兩日後，老趙到底得到信了。鹿宅的家人，回稟玉夫人，在西單牌樓石駙馬大街內，物色一所房子，是四合式，應有盡有，請夫人自己去看看，夫人看過之後，很滿意，當即租妥，派人收拾，並將家裡用不着的木器以及應用之物，拉去兩車，冬天的洋爐子，也買了好幾個。這所小房子，由玉夫人指揮一修飾，內外改觀，十分濶派，門房僕婦，以及廚子打雜兒的全由本宅暫時撥去，以後有相當的再另僱。諸事安置停妥，纔由趙老二把老藍一家接來，他們沒操一點心，便作了這裡的主人，一進門就享福，一切都用不着自己分神，吃的玩的樂的，以至於無綫電，話匣子，全都有了。老藍夫婦的寢室中，安放一張舶來的銅床，鵝絨的厚褥子，俄國毛氈，三新的錦被，無不柔軟異常。藍八奶奶又瘦又小，躺在床上，幾乎沈在褥子裏，看不出躺着一個人。她數十年來，光跟風雪和挺硬的炕磚打交道了，那里意識到人世會有這樣睡覺的地方。頭一次躺下，便嚇的她一跳，不知道要沈到那里去，覺得身子飄浮浮沒有一點倚靠，身子底下若是沒塊板子或是炕磚，

這覺可怎麼睡呢，所以頭兩天，怎末也沒有睡好，即或睡着了，也直作夢。老藍滿不在乎，他倒有隨遇而安的精神。

「你別以爲這是二丫頭的，」老藍跟他老婆說：「這是她還給老子的，我的也就是你的，別過意不去，也別以爲新鮮，就拏這裏，當咱們那破板房一樣，隨便吃，隨便睡，你一拏受不住，不但姑奶奶不樂意，連底下人也看不起咱們了。他媽的！這床也太軟了，吃鴉片烟太不合適，一動彈，燈就要倒，明兒教他們真得弄一塊板子來。」

「我說你從此把大烟忌了成不成？教姑奶奶知道了，她一定不願意！」

「那可不成！我這烟也不是吃了一一年半了，何況我要不吃烟，二丫頭也遇不着這樣一個主兒，這叫寒翁失馬呢！」

他倒有了理了，八奶奶雖然氣得乾鼓肚子，又不願跟他吵嘴，怕底下人聽了去笑話，只得納着氣勸他說：

「你瞧！二姑奶奶，她連烟捲都不吃，最好乾淨，你這分破烟具，放在那里，那兒就一片油，這末好的屋子，若是被你弄髒了，她不生氣呀？」

「你還說我呢，留神你那小樣兒吧！」

他們夫婦雖然彼此攻擊着，都怕有個人會把姑奶奶得罪了；可是只在奶奶不來時，才敢這樣互警告，玉夫人一來，他們真能按照老趙所說的行，唱戲似的，恭維着姑奶奶，姑奶奶喜歡什麼，他們也逢迎着說。

老藍的破烟具，也不敢漏出來，藏在床底下，等姑奶奶帶着孩子走了，他才敢吃。本來玉夫人這幾年因為沒處去，自己又拘着禮，已自很寂寞了。其實她有那末多的錢，怎麼逛不成，無奈她已居孀，素日跟六爺的感情，又很好，無論當初經驗過什麼生活，到現在也得謹慎，何況她的性質剛強好勝，教人戳脊梁，說出身不高的人，本來就是這樣的事，她絕對不肯作的。可是現在她的寂寞，好像已然打破了，胸襟也開朗了，就彷彿受着束縛的人，一旦解除了桎梏那樣輕快，向娘家去串門，陪着父母走走逛逛，那是最光明的，所以自從老藍一家搬到新居之後，玉夫人也許吃過飯去，也許就在娘家吃，再說出了胡同，走不遠就是西單商場，路南又是賣菜的市場，她時常陪奉着二老，帶着兩個兄弟兩個兒子，到單牌樓一帶去走逛，一高興，也許不回去吃了，就在西長安街，挑選

齋飯館吃，近處膩了，就到東安市場去，或是南北海，中央公園，再不然，就是白塔寺，東西兩廟，聽戲或看電影，都是不消說的事。

玉夫人好幾年的積想，好多年的刺激，好像非這樣盡情娛樂一下不足取償似的。但是無論怎樣好玩的事情，天天那樣作，終歸要有個厭煩的，何況人的精力以及胃脘什麼的，天天勞累，天天吃好的，未免也要受傷，玉夫人覺得有些勞乏了，兩個孩子似乎也有點兒吃多了，所以走遊的事停止了。爲了兩個寶貝孩子，只得在家休養幾天，老藍夫婦以及魚格水格，雖然不怕累，肚子也有點不舒服，由老藍出主意，教水格由藥舖買來一兩生大黃，熱了水，裝在茶壺裏，爺兒四個，每人喝了兩碗，老藍和兩個兒子，出了兩回大恭，居然好了。惟獨八奶奶把肚子打壞了，直拉稀，這日老趙來看他們，只見八奶奶躺在那頭號的大銅床上，益發顯得小了，面色也很憔悴，問起情由，才知道是大黃打的，老趙很生氣，因埋怨老藍說：

『你太鹵莽了，大黃是胡吃的嗎？』

『二弟！不然哪，你看我跟你倆姪，也都吃了，怎麼都不拉稀呢，肚子裏把魚翅，海

參，鴨子，肘子什麼的裝多了，上不去，下不來，不拿大黃打成嗎？」

老藍好像很明醫道似的跟老趙辯着說，老趙更生氣了。

「你肚子裏不是有烟灰嗎，魚格水格年青，所以禁得住，她成嗎，而況又那末大年紀，吃點焦三鮮，也別吃大黃呀，我告訴你什麼來着，到教姑奶奶分心，剛來這末幾天，就躺下一口！」

「老二呀，你別着急，她死不了，即或她死了，算她沒造化，我教廚子給咱們炒倆菜，不如咱們喝兩盅！」

「不！我先給八嫂子請大夫去！」

八奶奶在床上也直攔，老趙不聽，一直去了，其實這裏有底下人，老趙有心眼，不肯使喚他們，再說所謂底下人也者，誰給他錢，而且有實權能支配他，他才能聽誰的指使，既於他不能多添一文錢的收入，而實際上又無權左右他的生活，他爲什麼聽你的呢。這里在名義上，雖然是藍八爺的公館，實際上是玉夫人另闢的一所支宅，底下人全是本宅撥來的，玉夫人在這裏，他們爲了安樂清閒的茶飯，還像人似的獻點慇懃，玉夫

人若是不在這裏，他們就不恤自貶人格，忽然變成無情的冷鬼，湊在門房一胡聊，一點也沒把老藍當主人。頭幾天尙好，以後就有點呼喚不靈，本來自己僱的人，有時遇壞東西，還不聽使令，教你無可如何，何況是臨時請來的老爺太太，兩肩荷一口，任麼沒有，他們既然以爲無油可揩，即或認爲是主母的真的母家，既是任麼沒有的窮光蛋，便可以不用不着怎樣恭維，無非在玉夫人來串門時，面上當當差也就是了。其實他們想錯了，如果他們當真拿老藍當主人，由老藍跟玉夫人一說，也不能虧負他們，不過濶宅門的僕人，總以爲比主人還濶，窮而依人的人，別管是誰，由他們先看不起。老趙更事多，什麼階級都閱歷過，自然不便求他們，何必招他們不願意呢，所以才自告奮勇，替他八嫂子去請大夫。他剛走到門上，只聽門房裏有人叫他：

『趙爺！剛來怎就走呢？請這里坐一會吧！』

老趙和氣慣了，又不便得罪他們，便走進門房，只見連厨師父也湊在這里閒聊天，但他都叫不上姓名，只有門上小王他認得，因爲這小王，是宅裏門房頭劉二的外甥，那日趙老二孝敬他們三十塊錢，他也分着了，所以很跟老趙有點面子。

『趙爺！這話我可不該說，你既然是他們的親戚，也得勸着點兒，他們打來了，他們就胡吃，一個素肚子受的了嗎，聽說那位老太太已然把肚子吃壞了，躺下了，怕不怕呀！』小王笑着說。

老趙雖然聽着生氣，也沒法還言，若是不還回去，心裏又不舒服，只得變着方法罵他們幾句，

『可不是，他們沒跟姑奶奶團圓以前，也是跟主兒，無奈僱主家裏，沒有多少錢，天天只吃窩頭，如今到姑奶奶這里一開齋當然要鬧肚子的！』

小王說聽，吸了口冷氣，心說，『老趙也這末厲害呢』當下他不敢胡亂批評了，連忙又問老趙說：

『你不多坐會，又要上那兒去呀？』

老趙笑了笑說：

『天底下什麼渾人都有，我那八哥他不通醫，撈給我八嫂子灌了好幾碗大黃湯，你說他渾不渾？我這得趕緊給她請位大夫去。』

「既這樣，教別人去吧，何必您自己去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諸位辛苦，這點小事我可以代辦了！」

老趙說着，自到街上去請大夫，八奶奶本來沒病，大夫說無妨只一劑藥就好了。次日老趙又來看他們，聽藍八奶奶已然不拉了，他才放心，不過他一看那張床，就未免有點寒心，挺白的帳子，已然污染了好幾塊，並且還有被洋火或烟捲燒焦了的地方，床上所鋪的布單，也是一片茶污，一塊油漬的。老趙生平最好清潔，一看這個樣兒，當然不滿意，雖然這些東西都是環姑娘的，他也未免有些心疼，因向老藍說：

「洪哥！你瞧見了沒有？這才多少日子，你怎麼把這屋子糟塌得不像樣兒子，論理我不該說，這些東西跟我一點關係沒有，但是你們也得在點意呀，姑奶奶一來，看着什麼都乾乾淨淨的，她好再給你們添置東西呀，你瞧這兒髒一塊，那兒燒了一塊，也不像樣兒呀！」

老藍一聽，心裏雖然不樂意，一想起老趙跑前跑後，爲他們享幸福也真不容易，只得納着氣跟老趙說：

『這也不能怨我，這羣底下人太可惡，我教他們幹點什麼，也沒好生幹一回！』

『你別提那羣底下人，人家是預備着姑奶奶來，臨時當差的。姑奶奶不來他們一定要脫懶，再說當底下人的，能有多少好人。你們應當自己要強，底下人幹不幹由他們的興！』

老趙因為昨天小王說話太沒人格，又不好學給老藍聽，所以纔教他自己要強，可是話未免說得太直率，老藍不知就裏，以為他是幫助底下人的，

『得啦！得啦！別說啦！二弟！再要說下去，以後我換過洋取燈的事，他們都知道了，以後我們要強就是了！』

老藍這樣說着，銜他那小烟袋，彎着腰，坐在一張椅子上直冷笑，把老趙氣得什麼似的，半晌沒說話。此時躺在床上的八奶奶，聽着不對，怕他們吵起來，忙從床上說：

『二弟說得對，幸虧這幾天姑奶奶沒來，被她看見也真不像話，也搭着我這幾天直鬧肚子，等我好了，我都能給洗乾淨了。』

可是老趙已然站起來了，臉已氣得青白，

『你不是疑心我向着別人嗎？你自己好生幹吧，過後你自然明白！』

老趙說完這兩句話，便掉頭去了。八奶奶很是過意不去，埋怨老藍說：

『你那有那末說的，二弟爲咱們可真不容易呀，跑了多少日子，說了多少話，才有今日，你怎麼還氣他呢？』

『他不容易？』老藍帶着氣說『不圖名利，誰肯早起，他要不爲那一千塊錢，就能爲咱們跑嗎？他倚仗往姑奶奶家裡跑過幾趟，跟那羣混賬底下人熟識了，反倒帮着他們排擠我，他走了更好，這是我家，我想怎麼着，就怎麼着，他一開口就教訓我，這個也不成，那個也不成，我是活人，大人，照小孩子似的限制我不成，一回兩回我已給他作了面子就得啦，怎麼着，要捆我一輩子？不成！我想自由，我得自由，不由着我的性兒，由着他的性兒？女兒是我的，他管不着，我不能屈着我自己，央求女兒孝順，她愛孝不孝，我就這樣，不孝順，我還是換洋取燈兒去，媽的！』

『你簡直是作死！要照你這末說，有不別來好不好呢！』

『可是也不能住好房子，吃好飯，穿好衣裳，就教我另換一個人哪？除了認母投胎，你想生成的性質，還能改嗎？』

『咱們不是爲享幾年福嗎？』

『享福？享福得由着自己的性兒，若是屈着自己，竟得聽人家的，那還不如咱們仍然換洋取燈兒去呢。』

八奶奶差不多換了二十多年的洋取燈兒，一想起她所受的勤苦，真不啻是人間地獄。不同一點希望沒有，仍然得幹那一行，如今已然有了濶的女兒，睡過了鵝絨褥子的鋼絲床，吃穿都不用自己發愁，過些日子，再給魚格水格說上媳婦，她就真成了享福的老太太，怎麼爺們這樣嘎呢。無論在家裡說得怎樣好，到了時候，還得由着他，這要當真再回去換起洋取燈兒，他是滿不在乎的，一切累活，還得我幹，我已五十多歲了，難道我該他的，非把我累死不成，八奶奶越想越傷心，躺在床上，飲泣起來。老藍也不管她，抄起他的小烟袋，自己去尋開心去了。

他們乍一搬來，不但日用一切，都是環姑娘的，每人還有月例的零花，老公倆每人每月一百元，魚格水格，每人每月五十元。

一家四口人，居然有三百元的收入，自己過日子也綽綽有餘了，何況每月開銷，全由

環姑娘擔任，他們這三百元豈不是乾剩。無奈老藍說他自己是散財童子變的，錢一到手，若不想法把它花了，他就覺得徧體不樂，好像得了什麼奇怪病症，非得把錢花光，他才像服了清涼劑，立刻體泰神安，什麼病也沒有了。八奶奶一生勤苦，性質柔懦，根本沒處花錢，除了爺們買家來她跟着吃，自己是不會花的，她這一百元，倒能收在箱子裡，自己防荒，可是老八和兩位少爺，有時也敲她的竹槓，使她乾吃虧。這兩位少爺因為自幼沒受過一點教育，身心兩方面，除了壞的習染，一點人道也沒習學過，在小時候，他們生長在一個特殊的良區域之中，總以為他們是一國，在他們以外，中產以上的人，又是一國。他們恨他們，老想着偷人點東西，或燒人家的房子，纔覺痛快，現在他們反過來了，不但住好房子，穿好衣裳，吃好吃的，而且每月腰裡還有五十元的現洋或是鈔票，他們不了解這是環姑娘的友愛，給他們錢，爲是不使他們露出寒窘相，第一可以交朋友，第二可以作點義俠之舉，年青的人，若是淨有相當的小費，很容易灰心，或是作出不品行的事。環姑娘又不是沒有錢，孝親和友愛，在此時好像是她一個天職，可惜這兩個小子，既無那樣常識，更無那樣天性，他倆好像又是一國人了。他們老有他們

的以外。原先他們沒錢，老看有錢的，是另一國，是敵人。現在他們有錢了，又看沒錢的是另一國，是敵人了。

他倆，乍由北城搬到西城，本來一個朋友也沒有，可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無論什麼樣的人，萬不會長久孤獨的。沒有幾天，魚格水格，也有朋友了，不過他們的朋友，都是些使父母兄弟天天爲他們担心害怕，無可救藥的敗家子。在街上或是在商場娛樂場中，都是很有名頭的，無奈不是美名，是討人嫌惡的壞名譽。

魚格水格，在德勝門一帶幫同他們的父母搗登破爛的時候，雖然在年齡和肉體上，已然對於性的問題，有了自然的萌動。但是由於生活和環境，簡直使他倆徒有苦悶，不敢有所實行，頭一樣，在他們那特殊區域內，女性人口實在和男性人口不成比例，女的無非佔三分之二，多半又都是四五十歲的老太婆，年青的不是沒有，無奈她們所以隨着父母去換洋取燈，完全由於不怕窮，只怕喪了廉耻，爲祖宗率牌的原故。不然的話，她們爲娼爲妾，都能吃好的穿好的，何必到這兒來幹這營生呢？別看他們有種種缺點，甚至手粘，敢於冷不防偷賣菜的一頭大蒜，可是守身如玉，不以肉體換便宜，那實在是可有

佩服的一件事，魚水二弟兄，在本區域，既然無法巧遇對象，在區域外邊，更沒有他們的分。不用說沒人愛他們，同時他倆也是自慚形穢，不敢有所舉動，沒法子只可勞累眼神熱鬧熱鬧嘴，真事，那敢幹呢！現在他倆不是原先穿着廢軍衣。挾着破麻袋的樣子了，除了黑，一時白不了。滿身已然換了土秧子似的時髦衣裳，加以有了糟不可問的投緣朋友，不但壞知識一天比一天多，膽子也一天比一天大。最初習得的是吃女招待，什麼特一號咧，小一號咧，凡是單牌樓一帶有名的女招待，他們都攪偏了，錢不比別人花的多，罵却比別人挨的大。反正他們所到之處，空氣立刻發酵，令人感受不安，嬉皮笑臉，口不擇言，怎麼討人嫌怎麼樣作，使人急不得惱不得。女招待逛膩了，又到電影院或是商場，去追女學生，甚至帶着暗娼去開房間，魚格水格又不是真的濶少爺，幾十元的零花，焉能禁得住這樣抖。跟玉夫人要，他們不敢，跟老藍要，白費話，狗嘴不能吐象牙，而且也跟他平日所持的哲學相反，他們只能磨八奶奶，八奶奶很驚訝，

『喲！你們那麼多的錢都花了？這要教你姐姐知道了，可不得了哇，她一定要生氣！』

『我們花錢，也是給她作面子呀，我們要是背上破筐去撿破爛，說是她的兄弟，她能願意嗎？給錢！有朋友在商場等我們呢。』

『我沒錢給你們，別忘了你們在德勝門是怎樣生活的！』

『那不成！你那一百塊錢還沒花一個呢，給錢！給錢！』

八奶奶被逼不過，每人給了一塊錢，魚格水格，幾乎跳起來。八奶奶怕底下人聽見，一總給了十元，他們才去了。八奶奶直落淚，心說這麼好的機會，他們爺兒三個，怎樣無心呢！老的抽，小的胡跑，一旦姑奶奶寒了心怎麼好呢！也許這兩個孩子大了，不是因為沒有事閒的，就是想着要媳婦了。偏巧趙二弟又被他給得罪了，不然的話，也可以求他，先替兩個孩子作作媒，大約他們一有媳婦就不至於胡跑了。這老東西，他一輩子也沒作過一件正經事，孩子這麼大了，不成家成嗎！

這婦人思想很對，只是沒法子去實行，說媳婦的事，她又不敢去求姑奶奶，只得等姑奶奶來串門，先求求她，替魚格水格薦點事。

玉夫人所以這些日沒來串門，頭一樣因為兩位少爺有點不舒適，同時也因為有許多應

清理的賬目，如同地租，房租，銀行利息之類，在秋節後應當收進的，都由老管家爲她清理以後，一一報告她，按上圖章，好收賬，還有一件事，是她偶然聽說的，心理很覺不愉快，可是過後她一想，也不能盡信下人們的閒言，老人抽口大烟，也不算沒品行，年青的交小朋友，走走逛逛，也是應該的，這不定是誰，以爲他們原先是受窮的，現在如此幸福，因而嫉妬他們，可是他們是我的母家，我無論怎樣磨養他們，也不碍別人的事呵！玉夫人如此一想，就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仍然到娘家去串門，跟以前一樣。

流言的散布，完全是門房小王幹的，自從那日，他當着老趙譏誚老藍一家是素肚子，乍一吃好的，豈不要拉稀呢，他很後悔，怕老趙告訴老藍，再由老藍跟玉夫人一說，他豈不要受申斥，也許把飯碗打了，所以他打算乘着自己的事還沒壞，先壞老藍的事，於是在回宅辦事的當兒，直替老藍一家大撒其薰香。不想玉夫人雖然間接聽了去，並沒有怎樣，他更發毛了。老怕老藍在玉夫人面前，告他一狀。其實他所說的話，老趙始終沒告訴老藍，他們倆人反到弄擰了。

玉夫人每逢到娘家來串門，並不檢察什麼東西，她那樣潤，東西既已孝敬了父母，當

然也就不必過問。可是她既聽說老藍吃大烟，未免就要留點神，果見床上鋪的單子有油漬和燒痕，自然就明白了一半。

有一天她笑着問老藍說：

『爸爸，您吃大烟吧？』

老藍偷着抽，當着環姑娘，他是不敢動的。忽見環姑娘居然問到這一層，他很駭怕，張口結舌，答不上來，急得他變顏色的，八奶奶也直瞪他，他沒法子，鼓了半天，才硬着頭皮說：

『我不吃！我不吃！那不是好東西！』

『您何必瞞着我呢，瞧！那床上的樣子，早已告訴我了，您到底抽不抽？』

老藍沒法子了，嘆了一口氣，他又在唱戲了，

『姑奶奶！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再瞞你，我在二十多年以前，種下一個病根，心口疼！吃什麼藥也不好，疼起來，比下油鍋，上刀山還難受，有人勸我吃大烟，纔把它止住。但是姑奶奶！我這病是怎麼得的呢？就由打你一丟失，爸爸差點沒心疼死，由那天

起，我就種下這樣一個病根，我並不是不想忌，但是老沒遇見好藥，我現在已是六十歲的人了，可怎麼辦呢！姑奶奶！我真對不起你呀！」

說到這裏，不住的唉聲嘆氣，若有無限的苦衷。

玉夫人一聽，幾乎又要落淚，心說，這是怎麼說呢，要不因為我被人拐了去，他怎能種下這樣的病根呢，當他自己生活，沒和我團圓時，尙且有力吸烟，如今被我接來孝養，反倒不許吃了，情理說不下去，他還能活多少年，不如教他明抽吧，藏藏躲躲的，倒許出毛病，想到這裏，因向老藍說：

『您別想以前的事了，既然非抽烟不可，您就別背人了，明兒我給您買幾兩好土來，您有烟傢伙嗎？』

老藍一聽，差點沒來個飛脚，心裡十分感激老趙，若不是受過他的訓練，這幾句話，我怎能想得呢，可惜我把他得罪了，明兒得給他陪禮去。當下老藍一彎腰，由床底下取出他那分烟具，哎呀！扔在街上都沒人敢揀，一個油污的磁盤，上面放着一個雪花膏的罐子，油泥多厚，罐子口面上，蓋着一片自剪的洋鐵片，用洋釘釘個眼，燈捻即由此

處送入罐內，算是烟燈，另外還有個燒了半邊的蠟紙罩，烟槍更好看了，是把一個小磁藥瓶鑽了一個孔，安在一根筆杆上，將就使用的。

玉夫人一見這份烟具惡心得直裂嘴，

「哎喲！您怎麼用這樣的烟具呢，太不成模樣了。」

「但是姑奶奶，我不是沒法子嗎，這宗玩藝兒，現在不好買了。」

「明天我給您拿一份來吧，擺在床上，也得像點樣兒呀！」

「那我就謝謝姑奶奶！」

老藍的大烟，算是得了玉夫人的諒解，喜得他眉花眼笑，大烟的問題解決了。八奶奶心裡可太難過了，她以為姑奶奶不應當這樣縱容他，他要是不吃烟這二三十年那能混得這樣人不人鬼不鬼的呢。現在意外有了出頭之日，姑奶奶不勒令教他把烟忌了，反倒爲他仗腰眼子，這一來他更得反了。八奶奶想得雖然對，但在玉夫人也無非是出於一片至誠的孝心，一個老人，難道還能吃幾年嗎。至於老藍如何缺德，她此時當然是不知道的。

八奶奶生了會子悶氣，也就自己往開裡想，老的，實在沒辦法了，求姑奶奶爲顧爲顧

小的吧。

『姑奶奶！我早就要跟你說，你這倆兄弟也老大不小了，成天沒有一點事，竟往外瞎跑。錢，花得很費，你雖然疼他們，也得給他們想個辦法。我打算求姑奶奶給他們倆人找點事作，可以不可以？』

八奶奶沒敢說求姑奶奶給說媳婦，委婉着先找找點事。玉夫人一聽，這是正經事，自然不能反對，忙問老藍說：

『爸爸！我這倆兄弟他們到底念過幾年書，寫算什麼的成不成？』

這一問，在老藍好像在頭頂上落下一油錘，打得發昏，他不知怎麼對答才好，遲疑了半天，才囁嚅着說：

『這：這：這倆孩子太笨，我把心都使碎了，他們也不好生念，若論他們讀書年數，已然有大學卒業的程度了，但是他們白白花了我不少的教育費，把書都就飯吃了。好姑奶奶！你別費心，他們作不了什麼高等事，動力氣的累活倒成！』

老藍這樣一說，把八奶奶氣得直哼哼，心說，我跟你說什麼來着，如果教孩子念幾年

書，這不是機會嗎！難得他還說使過心花過教育費呢，哼！哼！哼！八奶奶馬叫似的這末一哼哼，玉夫人也不解是什麼意思，「揣摩二老人的神色，知道這倆兄弟必是耽誤了。」

『如果有大學的程度』玉夫人說，那就不必發愁了，等回頭他倆家來我考考他們，再想法子給他們找事，反正得慢慢的來，別着急！』

玉夫人說完這話，忽又想起那日趙二叔所說的話，說他們倆人只念過幾年私塾，可是父親今天又這樣說，他們到底念過書，沒念過書，恐怕還不一定，正這樣想着，兩個倒霉的兄弟家來了，他倆因為沒了錢，不得已回家來吃飯，正趕上玉夫人在這里，本想跑出去已被玉夫把他們叫住。只得走進上房，玉夫人笑容可掬的，把兩個兄弟看了看，只見他們神色不定，一臉邪氣，學生的本色，一點也沒有，可是身體比乍見時已然豐潤了許多。

『媽教我給你們找事呢，省得瞎跑，但是我得先考考你們看誰程度高，給誰找好事。』

這倆黑小子一聽，慌了，可是一點也不覺羞慚，他們一致的都這樣想，『憑你考，不知道就搖腦袋，能把太爺怎麼樣？』此後只見玉夫人打開她的手鞵，取出一枝鉛筆，一張紙隨便寫了二十個字『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教他倆念念，這倆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誰也不會念。

『難道你們一個也不認得嗎？太難了吧！』玉夫人問。

水格說，『我認得一個！』

『那個？』

水格一指『春水滿泗澤』的『水』字。

玉夫人笑了，

『這個字，你再不認識，往後連你的名字都忘了。』

玉夫人耐着性，又寫了四句，『東平大海，西建阿房，南征五嶺，北造長城，』

『這回該都認得了吧，是宇宙鋒的戲詞。』

這回魚格先認得了五個字，水格不服氣，又多認了一個『大』字，一共六個字，東，

西，南，北，五，大，除了『大』字等於生而知之，餘五字，都是他倆最近在麻雀牌上學的，玉夫人見他倆識字有限，又寫了僅僅三位的四則題，教他倆給算算，不用說算，長這末大，他們也沒見過這個玩藝兒，一個個，把臉都驚紫了，玉夫人一見，歎息一聲，因問老藍說：

『爸爸！您不是說他倆有大學的程度嗎，這也不能作事呀！』

『姑奶奶！我沒告訴你嗎，他倆都就飯吃了！』

玉夫人回過頭來，又問魚格水格說：

『你們倆人想要作什麼事呢，不妨跟我說。』

兄弟倆，見姐姐不考了，問起想作什麼事，以為這不是什麼難題，便直言無隱的說出他們的志向，魚格是哥哥，他先說：

『我想當緝私兵！』

『有什麼好處呢？』

『坐火車不花錢，可以任意檢查行旅，打耳瓜子！』

「嘔！」

玉夫人的心扉，有些發顫了，顏色也有些蒼白，又問水格，

「你呢？」

「我想當新聞記者。」

「什麼？就憑你！你僅比你哥哥多認得一個字！」

「不在乎認字多少，陶小三也沒念過書，還當記者呢！」

「但是怎樣作稿子呢？」

「僱人作，我出主意！」

「你們倆人別氣我啦，趕緊躲開我！」

魚格水格，莫明其妙，//她爲什麼生氣呢？//兩個人好像這樣問，彼此誰也不明白，既是讓躲開，就躲開吧，兩人相互作了一個鬼臉，溜了出去。

自從老藍夫婦和環姑娘重逢以後，惟見她喜歡笑樂，從沒見她生過氣，今天爲什麼氣得這個樣兒，臉都白了，他老夫婦也是一怔。此時玉夫人把鉛筆裝入手鞞內，回過身來

向老藍說：

『爸爸！您沒教他們上過學吧？您聽見了沒有？他們說得都是什麼話，一個要當緝私兵，一個要當記者，他們配嗎？緝私兵是爲保護國家稅收，防止違禁品的公務員。可是他們竟敢說任意檢查行人，隨便打耳瓜子，這種假公濟私，行同強盜的心術，是由那里發生的呢，太怕人了，拿他倆這樣心術，去爲公家辦事，商民行旅，還能活的嗎。他們的話，太教我失望了，我不希望有這樣的兄弟。水格斗大的字不認得一升，楞敢說當記者，他的心術，比他哥哥更壞，新聞記者民間喉舌，沒有知識學問道德，怎麼能當得了呢？他說什麼？僱人作稿子，他出主意，以他那樣存心還有什麼好主意嗎？爸爸！我問問您，您到底教他們上過學沒有？』

『這個』，老藍直抓腦袋，八奶奶也木在那里。

『姑奶奶！我叫他們上過學，但是他們天天逃學，竟跟老師打仗，我也沒法子呀。』
老藍把責任，轉嫁給兩個孩子。

『唉！』玉夫人長嘆一聲，『太失望了！太失望了！』

「姑奶奶！」八奶奶悽惶着說，無論怎麼說，你得爲顧他們，誰教你是他們親姐姐呢，你說句話，他們不但能聽，而且還能怕你！」

「他們都這末大了，怎麼管呢，據我的意思，還得教他們念書！」

「你就分派他們，他們不敢不聽。」

此時快到晚飯時了，玉夫人也就不再說什麼，今天他沒帶少爺來，想着在這里吃了再家去吧。當下吩咐下去，底下人們，聽說姑奶奶不回家吃飯，早已忙成一團，較比伺候老藍一家，可就殷勤多了，吃過飯，太陽要壓山，方纔回去。

玉夫人走後，老藍早又跟八奶奶吵起來，

「那不是你！給你兒子求什麼事，瞧！把那倆混蛋也撒了，就皆因你多嘴，爺兒三個擲現了眼，好容易我感動了她，應着給我置烟傢伙，買烟土，這一來她許不幹了，明兒她若不給我買烟土，孀烟傢伙來，我跟你沒完！」

「你就有能耐欺負我，孩子你給就誤了，大烟你老抽，有好的女兒也不成呵！你還說跟我沒完呢，據我看，這就要都完了！」

八奶奶早又哭起來。

第十一章

玉夫人由老藍那裏，回到自宅以後，對於她的父親——老藍——未免太懷疑了。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論說話，論知識，他決其不是什麼也不懂得的鄉愚；可是若說他是北京城內一般的實居民，他爲什麼不教魚格水格讀書呢，凡是北京人，處在如此困窮時代，沒有不希望子女成人的。就讓父親是說書唱戲的，或是勞動拉車的，但分能供給孩子念幾年書，也要忍苦供給幾年。可是我的父親能說會道，並且常說他原先是有房子有地的，爲什麼不教孩子念書呢。就拿魚格水格那倆孩子來說，簡直不像是念過書的。但是他們長這末大，竟幹什麼來着？方才我給他們寫的那點東西，凡是小學生都能背誦，他倆竟會不認識，三位的四則題，不但不能算，好像是頭一回看見算草；可是他們毫不自慙，還想出去作事，照他倆那樣用心，完全是卑鄙，陰狠，打算利用官公勢力，以遂一己私慾，殺別人，活自己，這是多末可怕的不良心術。他姐夫——鹿六爺——比他們強多

了，普通學堂，軍官學堂都上過，只爲不仁，貪私，把本性迷了，竟敢作出那樣令人不忍聞見的事，身爲男子漢，大丈夫，又不是被埋沒老死矚下的人，他真有幾萬兵，掌握着很大權柄，然而他並沒有轟轟烈烈的作一場，他這十幾年的兵權，是有益於民呢？還是有益於國？他無非假借一時的權勢，多弄一點造孽錢而已。他的身後，究竟有什麼可歌頌的？假如他後來若不是因爲信佛懺悔，正不知有什麼橫禍？也不是沒有榜樣，在朝在野的軍閥政客們，那一個死得很值，是爲國爲民而死？不同沒地位權柄，有了地位權柄，令人不歌不泣而死，他們太可惜了，也太自輕自賤了。

魚格水格，雖然不比軍閥政客，照他倆那樣的存心，那樣的卑鄙動機，一樣是禍國殃民的。沒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心胸就這樣可怕，怎麼他們老公母倆直到如今，竟不聞不問，依然放任他們呢？這要是我不細心，預先考考他們，胡亂替他們找了事，這還了得嗎？也許他們老公母倆素日就不大務正，所作所爲，就沒有好榜樣，所以孩子們也跟着學樣，卒至一無所成。可是趙二叔跟我說過，他們老公母倆，因爲我丟失後，差點沒心疼死，自從我們見了面，他老夫婦跟我所說的話，也是很近情理，但是他們既然那樣疼愛

女兒，爲什麼不疼愛兒子呢？一天書也沒教念，這不是太矛盾了麼？這老公母倆，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可惜我竟聽趙二叔的了，理應先去看看二位老人家，看看他們的生活，以及所作的事，跟左右隣居，都是什麼樣的人，就可以得其大概了。可是現在怎麼好呢，兩個兄弟若是不成人，日後必要受他們的累，花幾個錢倒不成問題，所怕者是由於他們的不名譽，致使我臉上也無光，求榮反辱。唉！我怎這樣命苦呢，自幼失身於娼家，幸喜離開火坑早，被六爺眷愛，由側室升爲正牌的太太，本想兩口子帶着孩子平和過下去，誰知天不隨人願，植德的爸爸，竟不幸中途與我分手，雖然家財雄厚，一切不愁，但是我畢竟是年青的孀婦了。親戚本家，雖說沒有什麼顯然的欺壓霸道，可是消極的凌辱，不以平等待遇，也怪够人受的。我爲孩子，爲解消我的悲憤，所以才想尋訪我的母家。我想我的丟失，竟致離開了父母，一定是由於變亂；但看現在還有難民逃難，也許在革命時更爲厲駭。這三二十年，老也沒得太平，我的父母，若是沒有倚仗，僅不過是普通人民，一定也免不了災難，不用說是被人掠賣的，就讓因爲災難，由父母真把我賣了，也不是不得已？不過我所希望的，他們要有人心，要有上進的志氣，自己受過

了，就不該再教別人受。我願意援助他們，我也願意他們將來能援助我，誰知事情却跟自己所想的不一樣。他們好像沒有傷痛，也不知什麼是自強。好像是只圖目前，自要有錢就花，自要有衣食，就吃就穿。老的不見怎樣勤儉，只貪安逸，口裡說好話，却不自己去實行；小的失學荒廢，天日不懂，可是心術特別惡劣，慾望特別深刻，甚至惡魔般想要吞噬好人，肆行強橫。他們到底這三十年來竟作什麼事來着，拏什麼生活呢？連兒子都不能教育的人，難道說單愛女兒嗎？什麼爲我種下病根，什麼爲我受了影響，恐怕都是謠話吧。可怕！可怕！這樣的母家，使我太可怕了。我應當怎麼處呢，最初真不應當這樣幹，我很後悔；可是親親熱熱的，剛把他們接了來，忽又趕了出去，不是笑話了麼，我也作不出來。知道的說我怕受他們的累，不知道的，以爲受了局騙，但是他們實在是我們的父母兄弟，這可怎麼好呢！

玉夫人翻來覆去的想，連覺都睡不着了，簡直不知怎麼辦纔兩有益。本來是位婦人就願意有好的娘家，不但能給自己壯臉，便是自己的孩子，也有多大倚靠。如果母家不能爲出了閣的姑奶奶作顏面，地位，人品，行事，皆爲人所不齒，作婦人的遇了這樣母

家，是應當怎樣不幸呢。固然女子，也有爲母家丟人現眼，使父母兄弟大受其累的，可是玉夫人雖然失身於娼家，可不能怨她，她那時纔七歲，又是被父親出賣的。所幸她有天賦的品質德性，所以能照蓮華般，出於污而不染。但照世俗之見，總以爲她是卑賤的。她孤憤，她不平，所以纔想起她的母家。打算以她的財產，培植她的母家，不但母家得了意外的援助，無形之中，也爲自己建設一個保障。固然她這種心理，也是一般婦女所同有的，可是不能完全認爲是一種私心；因爲她的地位，在老鹿家的親戚本族中，太孤立了，雖然各擁巨產，誰也不明着欺負她但，是消極的反對者，却是大有人在。他們盼她快快墜落，或是作出什麼沒有人格的事，然後據爲口實，責以敗壞門風，逼其改適。六爺的遺產，自然就可得到手中。無奈精明聰慧的玉夫人，早已灼見其隱，所以自從六爺逝世後，謹慎異常，雖然有打算故入以罪的，也是無懈可擊，只可白瞧着。自從她訪得了她的母家，她是怎樣稱心如意呢，尤其是有了那樣兩個成了人的兄弟，這要是慢慢替他們設法，使他們有了體面差使，不是彼此互有照應了麼？可是萬也沒想到，他們使人這樣失望。

由她的眼裡去看老藍，簡直不像作過事的人。魚格水格那末大了，竟會沒念過一天書，既沒好品行，心術又是那末樣的卑劣。照她所期望的事，如何能作得到呢。於是她寒心了，打算不如乘早給他們幾個錢，還是教他們自己幹去，算是沒這末一門子親戚，自當她沒把他們訪着。

玉夫人越想越睡不着，在另外一張床上並臥睡熟的兩位少爺，好像不知道他們的母親在很焦心的想事。他們很安頓的睡着，眉梢眼角以及口鼻，怎麼看都像魚格水格，玉夫人看看自己孩子，想想那倆兄弟，爲什麼骨肉相連，長相一樣，結果却不一樣呢？這兩個孩子，比他倆小着好幾歲，字，已認識了兩三千，學堂的課程，也都很好，不久便入中學。可是魚根水格就那樣不成器，什麼緣故呢？也許他們太笨，可又不像笨拙的人，笨絕不會說出那樣令人可怕的話來。可是他們爲什麼不學好，不念書呢？玉夫人想了半天，忽然明白了，心說，這也不能怨他們吧，窮人也許是沒法讀書的，我這兩個孩子，不用說吃穿享用，單拿認字說，一個字差不多有一塊錢的代價，一個人若想認識一萬字，就得有一萬塊錢的資本，他們根本沒錢，而且又生在京西，那里是什麼樣子，我固

然早已忘記了，大約這二三十年也許被大兵，被政變，給搗毀了，根本就沒有學堂吧，他們既然窮困沒錢，又生在沒有學堂的鄉下，由那里能上學呢。趕到來城裡頭，可不是能混上衣食就成了，唉！可憐！從此不管他們，便算完了。衣食住拿錢買，學識和品位，也得拿錢買！應當下筆資本，還得叫魚格水格讀書。玉夫人所想像的對於一般現象是很對的，對於老藍一家未免就大錯而特錯了。

她於老藍的說謊話，固然是很寒心了，可是她一想窮人要遮羞臉，也許不免要以謊話來塞責的；因為護短也是人情，他不願意直說魚格水格沒念過書，正是怕人恥笑，所以纔說他們都有大學程度。不過謊話也得看跟誰說，我是他們的女兒，何必跟我說謊話呢，難道我還能恥笑他們嗎？人一窮，就這樣可憐，以後我必得勸他們說真話，作正經事，就拿魚格水格說，再由小學重新念起，已然不易了，可是若教他們極力補習，自要會寫算，至不及我給他們開設一個買賣，他們自己能當經理也就成了。

玉夫人越想越以為有理，她以為她如果不遇機會，改變了環境，自小便跟着父母過窮日子，不是和魚格水格一樣麼？既然無力讀書，又沒法子獲得知識，其結果也不過嫁個

拉車的，吃苦一世，現在我有錢，有形無形的利益，都能以錢買到，窮人可不能，那末以現在的見解去衡量他們，那當然是不對的了，我應當原諒他們，援助他們，使他們把一切抬高，自然而然也就能援助我。

此時玉夫人不但不照方才那樣焦灼，反倒覺得體泰神安，好像援助她的母家，使他們達到社會上層的光明地位，是她一件義不容辭的事，所以她很平穩的漸漸睡熟了。

乘碰機會，我想對於所謂兩條腿的人，說幾句話。

人爲什麼有賢有愚，有貴有賤，有富有窮，有好有壞？有人說是教育問題，有人說是習染所致，有人說是命運所操。我以爲這些說法，僅有一小部分真理，決不可以概括全般：根本問題，還得歸到先天。砂礫決其不能變爲金剛石，一塊石頭，無論怎樣琢磨，僅能使其略有光滑，究竟還是石頭。人在先天，若無好稟賦，後天無論如何教育，或處在什麼環境，遇了什麼機會，也是無濟於事的。單說教育，假如它的勢力，能够絕對的製造人才的話，那末每年由大學出來的人物太多了，依照教育行政的年度而論，全世界早應當是賢人的世界了，可是現在賢人不加多，一班卒業生中，有出息的僅不過一二

人？且所謂出息者，也不一定是可喜之事，雖出息而使人大感其頭痛者，也不是沒有。教育到底怎末一回事呢，我以為教育和製造工場一樣，無論什麼原料，都能使用，有真原料更好，沒有真的原料，代用原料也能將就，反正無間真料假料，製造出來的商品，都能隨得上羣，至於耐用不耐用，有沒毒，則製造者也就不能管了。我常疑心一個大學卒業生，爲什麼反倒不如一個工讀的苦學生有成就；一個很殷實的富家子弟，爲什麼直落得沒飯吃；一個擺錢桌子的，或是一個小櫃夥，反倒成了富商大賈，掌握着錢和物的大權。富家子弟沒有不入大學的，小的櫃夥，那裏來得什麼知識，而結果不同。雖說所處的環境以及所湊合的因緣各有不同，探本窮源，不能不歸結於天稟。就拿老藍一家說，準是由於環境的壓迫，而使他們窮乏的嗎？魚格水格的失學，準是由於父親的不供給嗎？我以為爲一個人如有好的天稟，就好像注射了極好的強壯劑，無論環境怎樣惡劣，他也能努力打破，自行走到光明的途徑上。一個人若是沒有好的天稟，就好像注射了極其可怕的毒針，雖有良師益友好的境遇，也是無可如何。小則傾家蕩產，一無所成，大則禍國殃民，身敗名裂。至於老藍一家，僅不過是人棄我取的，一個小小實例而已。

次早玉夫人起床以後，已把主意拿好了。頭幾天，她無非是高興，從此很親熱的和母家走着親戚，遇了機會，再給魚格水格，位置一個事由，使他們很幸福的過起來，所以尋訪他們的目的，也就算達到了；可是現在她不是這個想頭了，不費一番心思氣力，對於那樣無教育的人，是幫不起來的，她打算好好的監督她的兄弟，並且爲他們聘請一位補習教員，好在她自己的兩個孩子，都離得開她了，每天有人接送上學，她決心常常到娘家去，督促兩弟用功，好像許願般，立志想教兩個兄弟成人。她又想起昨天已然許下給她父親——老藍——買烟土跟大烟槍，這樣的東西，本來是以不買爲對，無奈她已答應了，何況她立意想矯正老藍的說謊話，自己說了先不算，又怕於愛說謊話的人更有害，沒法子，還得照辦，她想了想，家裡好像還有極講究的煙具，只買幾兩土就成了。她家的烟具，據說是當年老太爺留下的，由六奶奶用了幾年。也有說是六爺在台上時抄來的，他自己並不吸烟，因爲看着那烟具太好了，打算留幾件送給朋友的。私烟土什麼的，自然也抄過。玉夫人看見過烟具，可沒看見過烟土，她不愛這些東西，本打算及早送人，或是燒毀了，可是老沒有實行。自從六爺逝世後，一向裝在頂櫃內，似已忘了，

如今既然想起，便自登了板凳，開了頂櫃的門，只聞得一股氣味，很爲清香，但又不是藥或香料的味兒，她尋了尋，在許多紙包內，發見了一束烟槍，一包烟斗，三四盞烟燈，她喊了一聲王媽，把這東西，教她接下去，放在炕上。她又在剩餘的紙包內尋了尋，除了些古玩以及精巧什具，已然沒有吃烟的傢具，可是最後她發見一個紙包，外面是東昌紙，裡面是油紙，她打開一看，不知是什麼，那東西香噴噴的，作黑褐色，好像切開的半個西瓜大。

『這是什麼東西呢？』

她很疑心，仔細聞了聞，那種濃厚的香氣，像是要往腦子裡鑽。

『也許是烟土？』

她不能斷定，也教王媽接下去，然後關了櫃門，加了鎖，才由凳子上下來。

『王媽！你知道嗎？這是什麼東西？』

她打開方才那紙包問王媽，王媽一看，早已叫起來，

『啲！太太？這是人頭大土，當初我婆家的老公公就買這東西吃，我還趕上過，這東

西現在可沒有了，多少錢也買不着，您好好收着吧！」

玉夫人一聽是烟土，有些皺眉，當初六爺不抽烟，何必買這個呢，她那裡知道，這不是買的，也是抄來的，當初很多，除了交朋友，還被他的原配六奶奶抽了不少，這是剩下的，也許旁處還有，她就知道了，她連烟捲都不吃，根本她不喜歡烟，她以為家裡有烟槍，恐怕比手槍還要怕人，如今既然尋着了，就不宜再因循，這一包土，論理應當燒掉了，可是牠已應許了她的父親，不如就送給他老人家，等她抽完了，我再想法讓他忌，天天吃人參，也不吃這個，她又把那幾個包也打開，驚得王媽都呆了。只見五六枝烟槍，有香妃竹的，有犀角象牙的，有虬角菌陳的，不但尺寸好，製作也非常精美，蓋花和碰頭都是黃金美玉鑲的。但玉夫人並不知一桿烟槍會有幾千元的代價，也無非看着稀罕而已，又看看燈和斗，都是人間罕見之品。

「可惜人們的手藝，把心血消耗在這上頭，太可歎了。王媽你看！這些燈斗，沒有一樣不是藝術品，但是上那裡賽會去呢？」

「真個的，這燈和斗是怎麼作的呢，太好看了！」

『因爲魅力大，藝術精，所以才能誘惑人，你要知道魔鬼的創造力，也正不亞於真神呢？』

王媽見說，哂哂舌頭，表示贊歎之意。這時王夫人在這些烟具中，爲老藍選了一隻烟槍，一盞烟燈，兩個烟斗，還有一些小傢具，把剩下的，交與王媽說：

『王媽！你把這些東西給譚老管家拿去，就提我說的，這樣的東西，是不可以存在家裡的，教他隨便處置，或燒或埋或送人，反正咱們是不要這東西的。』

王媽見說，心花怒放似的抱着這些東西去了，他們怎樣辦的，自有他們知道，我們當然是不能過問的。

在吃過早飯以後，這日正趕上星期六，兩個少爺午後沒有學堂，王夫人便把方才找出的東西，一總包好，帶着少爺們去到老娘家去串門。老藍吃過飯，正和八奶奶說烟土案呢。因爲昨天他得了環姑娘的許可，並應着替他買烟土和烟傢伙，他已奉到明文似的，不再偷着吸了，居然把他那分自造的烟具，很高興的擺在銅床上。相形之下，床帳是那末富麗堂皇，烟具又這樣簡陋污醜，他自己看着也太不般配，『金盆貯狗矢』他也

覺得這樣傢伙是不應當放在這樣的床上的。

「媽的，是不大受看！」他自言自語，他把腰彎的像大蝦似的，就和着筆桿兒槍吸了一口烟，他很得意，因爲不必懸心姑奶奶，公然躺在這黃澄澄頭號的，大鋼絲床上吸起大烟，他的老太爺的幸福，算是享到家了。可是他一鑑賞他的烟具，雖是他什麼也不在乎的人，也未免有點熬心，何況他沒處買好烟，想起他在四十年以前，正作少爺的時候，六吊錢就買一兩人頭大土，比現在的烟捲還賤，並且那是什麼味兒，抽一口真能上天，媽的，現在抽不着了，現在賣的是什麼東西？可是比人血還貴，他說假如我躺在這樣的銅床上，再抽一口人頭大土，天之生我老藍者，可謂厚矣。他這樣想着，不覺翻起身來，看了看八奶奶，只見她正爲魚格水格補洋襪子呢。

「你太難了吧，坐在沙發上補臭襪子？」

「你老鴉落在豬身上了，沒看看你那份烟具，還像東西嗎，怎能和那銅床配得上，我補襪子，是婦人本等，倆孩子一點心也不長，兩天就是一雙襪子，姑奶奶的錢，也不是白來的，咱們也得替他省着點呀！」

「你說她的錢不是白來的我不信，她的男人幹過軍長，佔過地盤，無論什麼比咱們換洋火來得容易吧，穿幾雙襪子，連錢毛也動不着哇。」

「我不照你那樣想，她是我的女兒。」

「好！她是你的女兒，你就崇她抵制我，昨天要不是你，她就讓我們爺兒們考住了？這一露馬脚，她也許變心，回頭她要不能給我拿烟土來，我還是跟你算賬！」

夫婦倆，正自沒事找槓抬，院子裡童子音，很嬌響的喊了聲「老老！」

「啲！姑奶奶來了。」

八奶奶趕緊放下所補的襪子，迎了出來。

「啲！帶着外孫子來了，快進來吧，對了，今天是半天學。」

老藍雖然沒出迎，也由床上跳下來，只見玉夫人拿着一件鼓囊囊而且又橫出細長的包袱，他就不住眼的直研究。等他們寒暄完了後，玉夫人把那東西放在桌上，他還直猜。不一會，他早已恍然包袱裡不是趕麵杖，一定是烟槍了。這時那名義上藍宅的下人們，也都到上房來，對於玉夫人，表演他們那並非出於肺腑的殷勤，男僕問完安，都下去

了，女僕陰媽，敬烟到茶，在上房伺候着，可是兩位少爺是閒不住的，問舅舅，沒在家。磨着老媽子帶他們玩去。老媽子正不願意在這裏規矩，樂得陪伴二位少爺，到商場逛一逛。

他們得了玉夫人的許可，並且要了幾元錢，便到西單商場去遊散。屋裡已然沒有下人，玉夫人纔把那些東西現出來，老藍一見，果然是一隻烟槍，裝璜樣子，太濶派了！可是叫不出是什麼材料做的。其實這是一隻整材料的地道犀角槍，據說，使用這隻槍，永遠不上火，不乾不燥，其實是大材小用了，真的犀角，能解毒解熱，治高熱急病，可是把它做成烟槍，每日烟薰火燎，人手把玩，什麼寶物也受不了，不出幾日，必變凡材，那裏還有什麼靈效。可歎抽大煙的人們，不明其理，拿上千上萬的錢買好槍，謂之豪華，也許是一種消極自殺的豪華吧，跟那捨不得一刀斷氣，日以醇酒婦人，求於快樂之中而致死者，又有何殊。本來既是煙具，無論什麼材料做的，也不能不上癮，既已上癮，便是服毒自殺，無論天上人間，或是天材地寶，就沒有件東西能制服芙蓉仙子的，惟有一己橫心，庶乎足使此魔女不撲自倒！使好槍便能祛病延年，那不是笑話了麼。

老藍的眼睛，已然睜的溜圓，不覺喊了一聲『好槍！』

玉夫人把烟槍烟燈煙斗什麼的，都擺在桌子上，最後打開那半個人頭大土，托起來給老藍看，

『您看，這是煙土嗎？』

老藍的心，幾乎要醉。

『啵啵！孩子！你這是打那兒弄來的？這是人頭大土，萬兩黃金也買不到了，除了外國租界，你，你，你怎麼有這個好東西呢。』

老藍說着，忙將那塊大土，接到手中，捧近鼻孔，左聞右聞，如同玩味禪悅似的那樣喜歡，心裡說，『想什麼，得什麼，我一定是犯天星下界了，永遠有人還我的債。方才我想起大土來了，二丫頭就給我送這末大一塊來。方才我正發愁我那分破煙具，與這大銅床不般配，二丫頭就給我拿來那末濶一套烟傢伙。人若沒造化，強求，那不是自尋苦惱，硬鑽犄角嗎！看！老子有多大造化，全是天給的！』他正忘其所以的捧着那塊大土，默誇其造化之非凡，只聽玉夫人擲重其事的叫了一聲『爸爸！』他一機伶，這才把

土放下，聽聽環姑娘要說什麼。

『爸爸！』玉夫人莊色說：『論理這東西我不該給您拿來，無奈我昨天已然許下了，我想不信實說謊話，比吃大烟還厲害呢，一個人若是失了信，永遠不說真話，就讓他不吃大烟，他所中的毒也比大烟深多了；因爲人若沒了信義，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德，無不受其影響，甚至一樣全無，這樣的人，就沒有他不可以作的事了。論說大烟呢，在現在已是末路了，人人方在排它罵它，我怎好還拿這東西在您跟前取信呢，但是我怕您說『那末有錢的人都說了不算，我們撒點謊不是應該的嗎？』所以我以爲雖然這樣的信，不必一定得履行，我也得實踐前言，我就怕您不能諒解，反倒更有害。再說您已這末大年紀了，若是還年輕，我絕不敢作這樣的事，您以後就別在外面私吸了，明兒我給您上個燈捐，您就在家裡享福吧，無論有什麼事，您只管跟我實說，自要是該辦的，我必辦，您聽見了沒有？』

『姑奶奶說的話，句句是良言，魚格的爹！你以後真得聽姑奶奶的！』

八奶奶還怕老藍不愛聽，照搪塞她似的一搪塞姑奶奶，豈不又是一個亂子，所以才從

旁這樣說。其實老藍奸透了，欺負八奶奶雖是他的拿手好戲，可是對於姑奶奶他天膽也不敢了，軟的欺，硬的怕，是他天生性質；但是他口裡雖然不敢公然表示自己意見，心裡已然罵起來，『什麼？別說謊？你倚仗你是有錢的寡婦，又沒有什麼亂七八的事，帶着你那兩個孩子悶頭過日子，任什麼干係也沒有，所以你才主張說真話，講信義，別人成嗎？說真話，也許沒飯吃，也許沒事作，也許沒有了這個，沒了那個，人們所以不說真話，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人們不過是對冤對哄，說真個的還了得嗎？人們爲了生活，或是爲了利益，便是妻子，有時也得瞞哄着，如果一個人對於一個人，肯於說真話，那必是利害相同，把性命拴在一個繩套兒上了，不然的話，誰肯開誠佈公，供出他的肺腑呢？就拿我老藍說，很自然的說了一輩子瞎話，雖然把女兒賣了，我還跟老婆說是給人家作童養媳，可是現在我敢把我的一切，跟環子直說嗎，說了我的缺德，她不但孝順我，也許立刻就把我趕出去，這不用趙老二指教，我自己也明白。好麼！說實在的，誰還拿我當人啦！老藍這樣思想着，臉上却早已笑吟吟的跟玉夫人說：

『姑奶奶！聽你之言，你一定疑心我是說了什麼謊話了吧，也許我隨便說的，姑奶奶

以爲是謊話，我決不敢，姑奶奶是誰呢？」

「那末魚格水格，本來是失了學，您爲什麼跟我說他們上好幾年學，已有大學程度呢？若論他倆程度，這初等也沒上過呀，所以希望您以後跟我說真個的！」

玉夫人毫不寬容的緊跟着老藍的話，這樣追問着，老藍有些發慌，心想她爲什麼，老是追問此事呢？在她也許認爲重要，還得逃避！

「不是！姑奶奶，妳想想，他倆若照你這樣聰明有志氣，能念不好書嗎？我不是沒督催呀，你們可別比爸爸呀，爸爸那時候，不興念書，又沒有學堂，現在你們得苦讀哇！不然的話，沒事作不是沒督催，可是他們不幹，這怎麼好呢？」

「據我看，他倆是就誤了，」玉夫人歎息着說，此時八奶奶搭腔兒了：

「事到如今，什麼話也別說了。就求姑奶奶想法子，怎樣教他倆學一學吧。」

「那末大了，還能入小學？人家也不要哇，沒法子只好教他們補習。」

「姑奶奶怎麼好，我這土埋了半截的老太太，實在不懂現在的事。」

「常言說，兒大不由爺，姑奶奶就替我管你這兩個兄弟吧。」

正說着，老媽子帶着兩位少爺由商場回來，還買了幾件新的玩具。

『你們回來了，』八奶奶向兩位外孫子周旋着說，『逛得好不好哇，都瞧見什麼啦？』

『老老！』第二的少爺修慧說：『我們還看見大舅二舅啦，另外還有兩人，我們不認識，他們帶着兩個小媳婦，買生髮油，雪花膏，洋襪子什麼的，完了，又說到西來順吃涮羊肉去，我要跟去，他們不帶，我們就回來了。』

小孩子當然不會撒謊，不過魚格水格直囑咐他們，『回家別跟你媽說！』但是陰媽也跟小王是一黨，故意教少爺這樣說的。玉夫人當着老媽子，雖然沒說什麼，在街上胡交朋友的事，當然也不以為然，她常聽說在街上，或電影院，硬跟男人上勁的女性，不是拆白，定是野妓，年青小夥子，那有不上當的，他倆再一近女人，可更壞了，老藍夫婦一聽，更是掛不住，八奶奶不覺長歎一聲說：

『孩子大了，沒有相當的事作，再不成親，實在太讓人分心了！』

『你老說這話，』玉夫人焦急着說：『他們一無所能，不用說媳婦不好說，事情也不

好找，非得教他們學點什麼不可，那末學會了開車呢，倒是一分職業呀，但是據我的意見，還是教他們得先補習，萬一他們有天資，也許能趕上上過大學的。」

「姑奶奶，你就多疼他們吧，錯非你，我們老公母倆也實在壓不住他們倆人了。」

八奶奶也是這樣着急說，恨不得倆孩子立刻就成爲德才兼備的孝子，她從此倚靠兒子，也就不再受老藍的欺負了，說翻了，便個人幹個人的，還怕男人橫暴嗎？死了都沒關係！可是老藍聽見了魚水二子的事，一點兒也沒往心裡去，好像說那是極其自然的事，胃餓了，要追求吃的，性餓了，也得追求女性，狗還在街上拿對兒呢，可以人而不如狗乎，所以他滿不在意。他銜着小烟袋，坐在一張靠椅上，兩隻越老越尖的眼睛，正不住竟端詳那半個人頭大土。心裡說：看樣子，這塊土足有二三斤重，可惜沒有烟鍋，不然的話，今天就煮二兩管管，明天找老魏去，求他先替我煮二兩，順便買回一分烟鍋淋子。瞧！她們娘兒倆太不自愛了，簡直是傻瓜，爲魚格水格，何苦着這末大急？人若有化造，還用得着使心費力學什麼？即或學好了，你若沒有造化，不是白給人家作奴隸嗎？瞧瞧老子我！什麼也不會，可是想什麼得什麼，魚格水格若有造化，日後一定有八

個姨太太，銀錢過北斗，若是沒造化，喂狗也應當，管他呢，他端詳完了烟土，又相看那隻槍，//什麼做的呢？牛角？牛也不能有這末長的犄角哇，什麼呢//他想了一會，恍然大悟，//犀角！//他有些發顛，聽人說在藥舖裡買一錢犀角，得好幾十塊錢呢，//這傢伙是有二斤多，得賣多少錢！拿這末值錢的東西做烟槍，有錢的人真不得了，等明兒我到藥舖問一問，若真值錢，我就把它賣了，他簡直忘了環姑娘正跟八奶奶商量魚格水格的事，只聽玉夫人說：

「我打算給他們倆人請一位補習先生，教他們一點國文算數修身什麼的，過一年半載，我按照他們的成績，再給他們張羅事。」

「姑奶奶說得是，爲他們請先生，比給錢花還強呢，學會了能耐防身寶，他倆自有感激的，能不願意嗎？」

快開晚飯的時候了，魚格水格還不見家來，這是因爲他們已然看見植德修慧兩個外甥，知道姐姐來了，他們倒不是怕見她，只討厭她的考，更討厭教他們作人，這年頭，真要作人，還不如到廟裡去當泥胎佛爺，她那一套，實在令人難受，若不是吃她，穿

她，逛她，她再說什麼就撲她。他倆爲她留面子，所以以不見了之，始終沒回家，樂得伴着兩位女性，在外而多多的享樂享樂。

玉夫人等了半天，不見魚格水格家來，少爺玩膩了，又想回去，不用取得他倆的同意了，反正是他們好，於是玉夫人回去了，隨着送出的陰媽口裡說好話，心裡却直罵，因爲煙土和煙槍，她已然瞞着了，『竟孝順她這野爹，分給我們好不好？』夫人到家以後，便自擬了一件招聘教師的稿子，求譚鳳岐給潤色潤色，就派人送到社會晚報。

所謂教員這一行職業，除了日本，在東洋諸國，本來都不大重視，但分有一線之路，或是有了什麼相當的奧援，寧可去當店員社員，下級官吏，或是警察什麼的，誰也不願意充當那清苦的教員。尤其是北京的教員，簡直不如一名車夫，他們在生活上，大可以用『朝不保夕』四個字來形容，諸君，千萬莫要誤會這里所說的教員，也許就是教授講師之類，不，不！這里所說的教員，是專指小學教員而言，人數最多，年齡老大，差不多等於四民中之無告者，畢斯麥向小學教員致謝的光榮，恐怕他們作夢也夢不見了。他們沒按月領過一回薪水，政府拖欠他們的生活費，自一年至十年不等，所以他們一邊等

着發欠薪，一邊忍餓當教員，日月蹉跎，他們早都典賣一空，連障身的衣履，都顯不上，有朋友可求的，最好的挹注，也不過謀一席家庭講師，或是補習教員之類，任你有多大抱負，永遠也不離開本職，就好像誤墜火坑的女同胞，再想拔腿，實在是不易了。

自從玉夫人的招聘廣告登刊以後，接連不斷的，來了一百多位，倒把玉夫人愁得沒辦法，目的僅不過招聘一位，一下子來了這末多，可怎麼打發呢，論程度，都是最有經驗的老教員，那一位都堪採用，無奈僧多粥少，連政府都無法救濟他們，一個家庭，那能位置得了這末多人？老着臉把他都拒絕了吧，玉夫人又有些不忍，因為他們的薄衣，在深秋裡太覺瑟縮了，簡直是一羣陳蔡絕糧的乞丐，夫人委決不下，只得跟老管家譚鳳岐商量圓滿解決的辦法，譚鳳岐說：

「這也沒什麼難辦的，因為你太慈善了，官公地方，無論招考什麼，都要報名費，藉以斂財，你想，一個寒士，考不上已然太抱屈了，再花兩元報名費，損失可太鉅了。就拿這羣人說，恐怕連車錢都花不起，夫人，你曷不反其道而行，不但不要報名費，凡是未被採用的，每人贈送兩塊大洋的車錢，他們也就不至太抱向隅之感了。」

『你說的很對！』玉夫人贊成說，但是這百十來位先生，都是師範卒業的，並且還有大學出身的，應當採用誰呢？』

『這倒是一件難事，不如憑他們的運氣，抓鬮兒！』

玉夫人贊同了。結果是一位四十多歲衣履不大齊整的先生抓着了，他在這些應聘者之中，是一位最可憐的寒士，家裡人口很多，雖然當了二十多年的教員，却是越當越窮，連妻子的衣食，都應不起了。他也是孔裔，號叫子固，久已夫想於正式教員以外，再兼一席家庭講師，只是謀不到。他爲人特別骨硬，又不肯屈求人，作出損人利己的事來。一向忍着半頓飯去教學生，挨冷那更不用說了。昨天在學校的教員室內，看見玉夫人的廣告，暗暗記下地址，今天就來接洽，不想比他還有限快腿快的，竟有一百多人前來應聘，他太失望了；可是萬也沒想到西席一位，竟由他獲得。大家無不替他欣幸，都說『他孩子多，也攬着了幸運，是再沒有的了。』玉夫人也正可憐他的寒窘，鬮兒由他抓得，也替他高興，別人雖然落了空，每人却得了兩元錢的車資，也只得各自歸去。

玉夫人特把孔子固請到書房，談了談，不但新學很爲通進，舊學也更淵博，遂把所

請教師的原因，以及所教的是什麼人，向孔子固先生說了一遍，務請他多多分神，不光是教功課，連做人的道理，也須講給他們聽，每日或早或晚，兩個鐘頭也就成了，每月暫送薪金六十元，到了年節，另外還有餽送。孔子固一聽，意外滿意，他最初也不過懷着二三十元的希望，但不知道倆學生資質如何，如果可造，這也是求之不得的優館了，想到這里，遂向玉夫人說：

『令弟若是天資聰穎的話，即或幼年間不幸失了學，若以書史啓發，也能成爲俊品，當初西漢竇太后的兄弟，都是幼而失學的鄉村青年，可是由漢大臣爲他們物色良師益友，到後來皆能比肩賢者，幼而失學又何患？』

玉夫人一聽，孔先生引經據典的說出教學的抱負，青年人若是得到這樣的師友，可以說是幸運的了，當下極口稱贊說：

『先生說的很是，足見平日對於失學青年，不但有同情，而且還有極大抱負，我的兄弟，能得先生爲師，實在太可慶幸了，不過他們太愚魯了，一定不免要教先生勞神費力的！』

『太謙了，太謙了！請問夫人，多怎上館呢就在府上嗎？』

『不！我還忘了跟先生說了，館址是在石駙馬大街甲字百五號，我娘家家裡，但是——切都由我負責，你自己可以挑選一個日子，反正在本星期內，那天都成。』

『好！我後天上館吧！』孔先生告辭去了。

玉夫人很滿意，當日就到娘家去，把先生已然聘好的話告訴了老藍夫婦，八奶奶別提多喜歡了，向玉夫人謝了又謝。老藍口裡雖也喊着『多謝姑奶奶分心』但是心裡大不謂然，他說，『花錢請先生，這都是大宅門的一種假派頭，準學得好嗎？即便學好了，又有什麼用處，真不如在街上學點損陰壞德，倒有飯吃，當真念書，不饒必痴，那還有活路嗎？也不知姑奶奶是怎麼啦，爲什麼一死兒要教魚格水格念書，看看！現在念過書的誰有飯吃？你的男人——鹿六爺——若是真把書念好了的話，他能給你弄來這末多錢嗎？何況魚格水格，已然用不着再念書了，他們無師自通的天才，以及在街上實習的法術，指不定在什麼時候就用着，別看他們是小鬼，時運一到，就能變成閻王爺，念書作麼呢，不是白花錢嗎？無非我這話不好跟姑奶奶說，如果直言奉告，她又該說什麼心術不好

了，只可由她，反正這位倒霉的先生，沒幾天必被魚格水格氣走，也用不着管她了！」
這是老藍心裡的見解，玉夫人自然無從揣知，她又問魚格水格在家沒有，老藍早已撇開
嗓子喊叫起來：

「魚格水格，你姐姐來了，還睡嗎？快過來！」

昨晚魚格水格，又在外面闖了一夜，天快亮才家來，差點兒沒跟房門小王打一架，所以一直睡到現在，還沒起床，他倆是住在東廂房，也是四白落地很款式的三間房，屋內有銅床，硬木傢具以及新式寫字臺等等。但是被他倆糟蹋得亂七八糟，有時連鋪蓋都不疊，他們正在餘睡未醒玩味昨晚的酒色財氣，忽聽上房直喊，好生不快，

「媽的喊什麼？人家還沒睡醒！」哥哥說「他不知道人家一夜沒睡，所以才這樣討厭！」弟弟也大為不滿，不想老藍叫了半天，不見他們答應，已自親身來看他們，

「還睡哪！你姐姐早來啦！」

「爲她還不睡覺嗎？」

「不！咱們爺兒們現在不是正仰賴她？等你們揪住老虎尾巴，再跟她犯脾氣！」

『真討厭！』魚格水格都起來了。

『你們倆人回頭可別反對，』老藍低聲說，『她說她已把先生給你們僱妥了，後天晚上就來上課，爸爸信任你們，即便不念書，你們也能闖天下。不過念幾天書，識幾個字，也有很大便宜。回頭你姐姐要問，你們爲什麼這早晚還不起床？』你們就說練習珠算來着。『什麼一一如一，一二如二的，胡亂一說，也就搪塞過去了，聽見了沒有？快着點，別砸了！』

老藍囑咐完了魚格水格，依然回到上房，向玉夫人撒謊說：

『這倆孩子又可氣又可憐，昨晚他們學珠算，又沒人指教，直搬了一夜的家，才把小六九打上來，天快亮才睡覺，所以起得太晚了。』

玉夫人半信半疑，又待了一會，魚格水格到上房來了，這回跟上回大不一樣了，弟兄兩個，每人都穿上一身嶄新的洋服，很時髦的，合向玉夫人鞠了一躬，玉夫人很驚異，『嗚！你們都穿上洋服啦，真漂亮，那兒做的？但是肚子裡若沒有玩藝兒，也對不起這身洋服，所以我很希望你們先把書念好了。』

『媽的！』魚格水格一齊心裡罵『肚子裡的玩藝兒，你三個也不成，便是教書先生也得靠後！』

他們倆近來已然了不得，楞說是某軍長的內弟，論理他們有五十元的零花，什麼衣裳都能做了，可是他們胡花濫交，甚至有駕着他們的，亂虎情形，作買賣的爲討心淨，說寫上就寫上，反正人家打聽明白了，他們不還，就找玉夫人去。

『姐姐教我們念書，我們也是求之不得，怎麼念呢？』

魚格水格問，玉夫人見他倆好像已然發生了求知之慾，很滿意的告訴他們說：

『你們倆這末大了，再上正式學堂，人家也不收，所以……』

玉夫人的話，剛說到半截，水格早抄過去，

『沒的話，聽說把學費交足，無論什麼學堂都給文憑！』

『你又來氣我嗎？』玉夫人沉下臉來說，老藍夫婦，也好像家教很嚴似的說他倆，

『你姐姐跟你們說話，不許你們胡亂插言！』兩個孩子彼此相視通意，好像說，『這兩個老梆子，也要菜了。』這時玉夫人接續着說，『光要錢不教學的學堂，也不是沒有，但是

姐姐不樂意你們徒擔虛名，總得學點真正有益的，現在我給你們請了一位先生，人家很有學問，品行更好，你們倆若是聽人家的話，好處說不盡。好在家裏補習，比學堂自由多了，白天你們少出去玩，多在家裏自習，晚飯後，先生爲你們來上兩點鐘的課，白要你們肯向學，姐姐不怕花錢，一直請先生永遠伴着你們也成！」

『永遠伴着？不如給我們扛上枷！』魚格水格心裏說。

八奶奶樂得眉飛色舞，好像她這倆寶貝兒子，從此就成了書香子弟，沒幾天也許有人告着給媳婦。

『你們還不趕快謝謝你姐姐呢！錯非你們得着這樣的姐姐，光憑我和你爸爸成嗎，好孩子！別辜負你姐姐的心，好好念吧，你爸爸不是因爲沒念好書，纔……』底下的話，也許要說『才那樣缺德？』又急忙打住，改爲『才沒發基嗎，』老藍從旁瞪她一眼，心說，『若不是因爲我缺德，你們就有今日了。』婦人又接着跟魚格水格說，『你姐姐既然樂意供給你們，也應當長心，別教你姐姐白花錢，白費心，那才算對呢。』

『你們要聽媽媽的話，自要你們肯用功，姐姐絕不心疼錢！』

這倆小子，明面不敢反對，只得一彎腿，每人向玉夫人請了一個安說：

『謝謝姐姐！』

便相携退出，回到自己房內，商量怎樣待孔先生，暫且不必管他。玉夫人又把門房小玉叫上來，告訴他已爲二位舅爺聘妥專館先生，教他囑咐下人們要殷勤伺候。西廂房就作爲他們書館，務要每天派人打掃，先生的茶點，不可有缺，並且說，『以後我要不時來察看的！』小玉答應着下去了，玉夫人坐了一會，也就自回本宅。

第十二章

這名義上的藍公館，在最近已然弄得不像話了，無非瞞玉夫人一個人，玉夫人一來，上上下下，一盆火似的，都營苟着夫人，不知怎的諂媚纔好，就讓屈着心，也故意作出很殷勤的樣子。可是玉夫人一回本宅，這裏差不多就變爲魔窟，很顯然的分爲三大勢力，一是門房小玉的勢力，二是上房老藍的勢力，三是廂房魚水二弟兄的勢力。他們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黨羽，相互角逐，恣行所欲，主上僕下的分別，早已蕩然無存。每

日吃飽喝足，三方面各有他們開心的事。尤其門房的小王，心術最爲卑劣，他倚仗是老鹿家的三世家奴，根本就沒把老藍放在眼裡，他說不知那里弄來的一羣叫花子，硬給宅裡太太當爸爸，太太也不考察，居然信了老趙的話，這樣優待他們，每月好幾百，呼爸呼娘的，這不是活笑話嗎？她有買爸爸的癮，我們可犯不上，什麼玩藝兒？教我們伺候他，稱呼老太爺，我們也太不值錢啦。小王自始就這樣抱着屈。自從他當着趙老二，刻薄他們，他知道他說錯了話，更怕趙老二拉舌頭，告訴了老藍，再由老藍告到太太面前，他也許大受申斥，也許打了飯碗。可是玉夫人一向對於他沒什麼動作，這是由於趙老二根本沒拉老婆舌頭，小王不以爲人家犯不上跟他一般見識，老藍剛被環姑娘接來，怎好鼓動他小孩子似的告媽媽狀呢，也只可勸他諸所留神，不想老藍挑邪眼，倒把老趙氣走了。但是小王自反省，以爲老趙不能不說他的壞話，只是沒發生效力，因爲宅裡太太對於老藍一家，也許根本沒有感情，完全爲自己作面子，他自己也有了娘家，真的感情也許把我小王看得更重些，他簡直起了邪心，忘了吃幾碗乾飯。

『別忙！現在是新鮮勁兒，等我把他們的一切，記了一本清賬之後，他們都得滾！好

麼！跑這兒來混充爸爸和老太爺，我要口不出你去，你也不認得王小太爺是誰！」

他心裡自行發狠叨念着，從此他好像跟老藍一家結下深仇，據他本人的高見，玉夫人寧可管他叫情弟或是丈夫，也不應當管老藍叫爸爸。真有錢有勢力，倚仗他能幹點什麼，叫聲爸爸還不寬；一個窮光蛋，不知那兒來的，就憑那姓趙的來回一說，這就是爸爸啦，當爸爸得有錢，沒錢的真爸爸都不應當要，何況是冒充？人人都說他們的聲音相貌，頗有相同之處，可是小王却極力反對此說，他說那是人們眼離了，耳朵小有了障礙，他怎麼看不出來，他看着他們惟有討厭和可恨，含口水把他們吞了纔解恨。可是你若問他「你爲什麼這樣恨他們呢？」他自己也說不出爲什麼，反正他沒理由，無非是爲恨妬而恨妬，並不因爲什麼！

不但小王恨老藍，他還勾引別人，使之跟他一鼻孔出氣。厨子毛媽子打雜兒的，通通受了小王的蠱惑，不拿老藍當主人，不過心裡分，在表面上關係着玉夫人，尙不敢公然反抗，因爲他們也有顧忌，畢竟貪戀着他們的薪金，每日拿乾的吃稀的，當真鬧大發了，玉夫人也許把他們都散了，那兒還有這末舒服的事由。他們雖然看不起老藍，可是

大抵都以爲事情還可幹，並沒有誠心辭工。不過他們假如真把老藍一家攻擊走了，玉夫人還用他們不用？在他們都不會思及，吃誰恨誰，也許就是這種現象吧！

自從那日玉夫人給老藍拿來一包烟土一份烟具，陰媽就有點兒眼饞。她現在已有三十多歲，吃得又白又胖，她跟廚子劉三很要好，沒幾天就回一趟家，什麼白米白面，香油魚肉之類，多少總要帶點。門房小王她也很圓滑的拿嘴哄着，但是小王的野心，既謬且大，一個老媽子，他當然看不起的。這日她偷眼看見那塊人頭大土，不知爲了什麼，竟自妬恨起來，心說「太太作事太不公平了，那末一大塊土，不分給我二兩，找點外出息，却都給了那個老頭子，就憑他？配嗎？」可是她又不敢明要，只是心裡暗恨，所以在玉夫人走後，乘晚飯已畢，大家湊在門房間聊天的時候，也來參加會議，爲是發洩她的牢騷。

「還是人家是骨肉！咱們怎樣賣力氣，也討不出好兒來！」

陰媽剔着牙，一進門房，就這樣海說着，小王忙問：

「陰媽！你這是說誰呢？」

陰媽一屁股坐在炕上，挑着眉毛說：

『還有誰？咱們太太竟知道孝順爸爸，把咱們倒看得一個錢也不值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小王又這樣叮問。

『你沒見今天太太給他拿來一個包裹？原來是一份烟具，還有半個人頭大土，二三斤重，現在得多少錢哪？要分給咱們，不是每人很好的做一件皮襖？……』

廚子和打雜兒的聽了，也都直砸嘴，好像心疼這樣的東西，却落到老藍的口裡。此時陰媽又補足一句說：

『人家不是親的嗎？咱們那兒擺！』

『什麼親的？』小王激昂着說，『她是上了那姓趙的當，指不定拿着了什麼底，弄這末一家子來冤她，我們是會的，應當把他們趕出去，別教他們在這兒裝蒜了！』

小王連太太都不叫了，居然把『太太』改爲『她』，大家也都贊成，問說：

『怎麼辦呢？』

『別忙！你們都聽我的。』

這是頭幾天的話，現在玉夫人又替二位舅爺聘妥專館先生，小王益發悵了，心裡又是氣又是恨說，『那樣的孩子還念書呢？攔着他們的！』從此他用上心。

他知道上回散佈流言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確實的証據給她看。這回應當由着他們的興兒幹，教那倆楞小子把先生打跑，教那老的，胡往家裡帶人，一點兒我也不加干涉，如果一旦被她撞見傷了她的臉面，一定就得把他們趕走，小王太損了，好像跟老藍有什麼仇，所以纔使出這，『養其惡而使之成』的陰險手段。

老藍作夢也想不到小王這樣跟他作對爲仇，本來他幹他的，底下人幹底下人的；他並沒有一天使過家主的脾氣，底下人有禮沒禮他都不挑，反正既當廚子，就得作飯，男女僕人，也不能天天睡覺，至於日用品的開銷，每月自有一本賬，由姑奶奶開支，他也用不着怎樣分心，因爲他的習性，是只圖眼前舒服，使心費力的去刻苦算計，他都辦不到，每月不是有他一百元的零花，而且吃住都不用操心，他可不是更要圖省心了。家裡的飯好，就弄四兩白乾在家裡吃，家裡飯不可口，就到西來順去充八老太爺，近日因爲玉夫人孝敬他一分烟具，半個人頭大土，他以爲玉夫人的孝心算是毫無問題了，既有這

樣的好烟具和黃金難買的好土，獨樂樂，不如與老朋友共之，也教他們看看藍老八並不是說了不算的人。他越想越對，有一天他切了約有二兩土，向懷裡一揣，拿了小烟袋，榮歸故里似的，來到了德勝門那個特殊區域，一直進了老魏的私煙館。大家已然把他淡忘了，即或談起來，也無非當笑話說，並沒有一個人去打聽他走後的狀況，以為他的女兒，絕不能照他所誇張的那樣豪富，多大的住宅，也萬不至有一萬多間房子呀，所以他一進來，大家倒都懵了。『誰呀？』正在怕出什麼事，老魏先看出來了，

『呀！八爺！老沒見，真發福了！』

躺着抽烟的趙不肖，孫三拐錢大黑，李老巴拉諸人，也都認出是老藍，早都站起來招呼他，

『八哥！』『洪弟！』『老藍！』『相好的！』衆聲雜舉，你讓他拉，把老藍放倒在烟榻上。老藍洋洋得意，早山懷內取出那包烟土，

『喂！老魏！快把這土給煮了，這是人頭大土，回頭大家嘗嘗吧！』

這些破爛小行頭，真見老藍掏出一包烟土來，那個提過來嗅一嗅，這個搶過來瞧一

瞧，真是好土，

『好東西！八哥，你那兒弄來的？』

『又是那兒弄來的，姑奶奶家裏的。有一天她請我去查庫，被我發見好幾箱子，來吧！哥兒們！够咱們抽幾輩子的！』

老藍忘其所以的？又吹起來。大家都被他驚得呆了，你說不信，他真拿來這末好的二兩土，若是沒有幾箱子，誰捨得這樣交朋友呵！就拿這二兩土說，至不及，也能賣二百塊錢，老藍真發了！得想法子弄他幾兩，買兩間房子住吧。

大家這樣胡想着，老藍在嘴脣上粘着半截烟捲踱過來了，他不信現在會有人頭大土，如果有，二百元錢一兩也有人要，因為有人求過他。他慢條斯理的接過那烟土，一看顏色紋理，便知不凡，又很細心的聞了聞，完了又用舌尖舐了舐，他那焦黃滿帶烟氣的瘦臉，已然很異樣的緊張起來，半截烟捲也扔了，

『金子！金子！八哥！咱們用不着吃這土，我給你賣了好不好？每兩一百元！』

『不！這是我請大家嘗嘗的，你快煮來！明兒我另外送給你。』

藍老八儼然是位『爺』躺在坑上滿不在乎的令着老魏。別人也都想嘗嘗，絕不能教老藍把這號買賣作了去，七嘴八舌，都催他快煮。老魏無法，雖然二百元沒賺成，少給弄一百八十的，老魏把土拿去了。錢大黑在後頭頂他一句：

『喂！老魏！那是有分量的，回頭灰是你的，膏子是不能少的，過過戥子！』

『沒錯兒！』老魏答應着，到後院去煮烟，這里老藍和大家吸着老魏的賣泡，大吹其別後景況，現在他在那裡住，用着多少人，魚格水格，有專管先生教着學，不久就要入大學了。他天天雖然享着無邊幸福，心裏老是想念老朋友，所以今天抽暇，特來與諸位弟兄話舊，回頭抽完烟，還想請大家去喝酒。就好像漢高祖回到豐沛老家，置酒高會同鄉父老似的，足這麼一嘮。把大家給唬得真有點憐頭轉向，都想着過後一定得專誠拜謁，能揩點油更好，不能揩時，白吃白抽，再哄他一賭錢，每回也能弄他幾塊錢。他們正談得高興，老魏急就章，已然把頭淋給他們煮出來。大家得着了便宜烟，你挑一簍子，他來一朶子，當時烟槍並舉，雲霧氤氳。

『好！好烟！真是人頭大土！這是什麼滋味！』

大家不約而同的誇讚着。老藍得意萬分，好像隨着烟縷上了天。不一時老魏把烟完全煮好，老藍也讓他嘗兩口，老魏吸着烟，不覺想起以前的舊事，若不是非抽人頭大土不可，何至把一份家業都抽進斗裡去，現在只落得賣私烟，明不是正路，但是欲罷不能，他閉着眼睛玩着烟味，眼睜痒辣辣，像是要滾出淚珠。他想着明兒得勸勸老藍，既有這樣好土，不如把它換了錢，吃慣了好的，以後就難乎爲繼，不是乾受罪？老魏的話，一點兒也不錯，老藍諸人，因爲多少年沒見着好烟，已然另成一種代用品的癮，乍抽好烟，反倒受不了，沒幾口，大家都有點惡心欲嘔，老藍喊聲不好，

『咱們快喝酒去吧！這烟勁真大！』

他替大家會了烟賬，帶着他們又去尋酒館，直鬧了一天纔回家。只見八奶奶正跟魚格水格鬧呢。

『你們倆人又沒錢了？也不想一百塊錢是多少銀子？這要在鄉下，能買二畝多地，可是你們倆人一點也不心疼，隨便就花光了，你姐姐現在不是給你們請好了先生，爲是教你們讀書上進，將來有好事作，可是你們一天也不好生念，有時候先生都來了，你們

還沒家來，先生到了時候只得很不滿意的回家去，書要這麼念，不是白花錢嗎？」

八奶奶這樣數說着兒子，老藍剛家來，也不知怎麼回事，忙問八奶奶說：

「什麼事？」

「你還不明白，沒到半個月，他們又沒錢啦，跟我要，這還不要緊，你問問他們自從孔先生來了，他們念了幾天書？永遠把人家孔先生乾在書房，黑更半夜纔家來，還要教姑奶奶知道了，可怎麼好呢？」

老藍見說，當爸爸的所應當生的氣，不但一點也沒發作，反倒笑嘻嘻跟魚格水格說：

「你們這兩小子也太沒有智轉了，沒錢花，不會跟你姐姐要，磨你媽作什麼？」

「可是月錢他給了，還怎麼要呢？」魚格水格噘着嘴說。

「你們糊塗呵！不會撒個謊說買書嗎？你們別老不理那孔先生呵，看他那樣子，比咱們在德勝門時還要窮得多，書呆子有財不會發，你們應當教導他，教他跟你們串通一氣，多開幾種貴書，我聽說有什麼『四苦全書』、『康喜字典』教孔先生拉個單子，你們倆要求你姐姐買，等她把書價發下來，你們跟孔先生按成分，饒着你姐姐贊成你們，還

把她的錢賺了。」

魚格水格一聽，喜歡得想跳廻旋舞，連說：

『爸爸的主意真高！』

八奶奶早已叫起來，

『你作爸爸的，不教給他們好主意，先教給他們鬧鬼，魚格水格別聽你爸爸的，那使不得！』

『什麼什麼，』老藍綜着鼻子，邪着眼，衝着八奶奶說：『這年頭誰不是這樣幹！單你又說使不得？頑固！頑固！』

『將來一定教你們給鬧壞了，』八奶奶又哭了，兩個小子却笑着跑了出去。

老藍所以教魚格水格去鬧鬼，實在因爲他也不好意思再向玉夫人額外要一個錢。一百塊錢還不够花的嗎？他怕玉夫人問，但是他在錢上，向來是毫無心計，不用說一百元，二百三百，他也能流水般花出去，近來他吃，抽，賭，沒有不幹的，所以他也有些手短，他一尋思，忽然想起玉夫人的話，『自要是應當辦的我必辦，』買書不是應當辦的

嗎？萬一環姑娘把錢發下來，一定交給他，他再從中抽他們的稅，無奈想頭雖好，可惜他們爺兒們沒遇見和他們一鼻孔出氣的先生。

孔先生人雖窮，既不肯誤人弟子，又不肯拿着心，去傾東家，一條死腦筋，和則留，不和則去，絕不想在此賴衣求食。近些日，他已然有些動怒，不想再幹了。在沒上館以前，他很幸他的佳運已然展開了，這樣的優館，託人也謀不到，不想意外採用了他，不但束脩優厚，而且只有兩位男生，雖然鹿宅太太說他們就誤失學，也無非是謙詞，自要他們心地聰明，一定要盡心竭力，教導他們。所以孔先生紅着心來上館，頭一天一看，兩位高足，孔先生就有點失望，只見他倆滿臉浮着卑俗之氣，雖然洋服革履，却掩不住他們的寒陋粗野，一點英俊少年的氣度也發見不出來，及至考問考問他們的程度，並不是太璞，完全是兩塊不中材的朽木，看樣子，連國民學校都未曾上過。孔先生很發愁，如果是小學生，還可以從根本上施以初步的啓蒙教育，可是他們倆這麼大了，惡社會的習染，無一不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人間必要的道德，知識，已然沒有再行注入的可能，這樣的學生，不但先生沒有能力教，恐怕他們也沒有能力學，『教學相長』的格

言，到現在算完全滅廢了。

『怎麼辦呢？』孔先生暗自籌度，本想立刻辭席，又恐無以對王夫人的一番盛意，人家希望弟弟成人，當先生的反倒不擔負責任，畏難而退，說不下去！勉強幹些日子再說吧，孔先生這樣想着，遂向魚格水格說：

『我看你們倆人耽誤得太厲害了，一直就念高等國文以及其他課本，當然是格格不入的，沒法先得多識字，然後再念書吧！』

魚格水格見說，心裏都有些大不滿意，若不是姐姐給聘請來的先生，也許當時就要吵架，

『先生！』水格很輕躁的說『現在老的都不時興了，並不是我們沒念舊書，是因為我們不屑於念它了，我們現在希望認識新字，會作新的詩文，你明白了嗎？』

頭一天上學，先生還沒教給他們什麼，他們反倒把先生教訓了一頓，把孔先生氣得幾乎要發抖，本想立刻不幹，不教這樣的學生了，無奈頭一天就裂鍋，恐怕教人說當先生的太沒涵養，循循善誘，是先生的天職，怎好和他倆一般見識呢，當下納着氣，反問魚

格水格說：

「新詩我明白，新字是什麼呢？」

「新字你也不明白？」水格張牙舞爪的說，「新字就是不查字典就能認得，想怎麼念就怎麼念，沒有平上去入四聲，沒有一東二冬三江四支等頭腳，再加上許多圈點鈎子什麼的，不就是新字嗎！反正看着像什麼就念什麼！」

「字，還有想怎麼念就怎麼念的嗎？」

「凡事不是都有個革命嗎？我們大家坐在一起閑聊天的時候，都說舊字太煩麻，簡直不是玩藝兒，所以大家一致主張使用新字，比如一個字，你只認得一半，你就念一半，那一半可以不管，而且還可以自己編造，聽說天下各省，已然降生許多新字聖人了，拿它作新生，是最方便無比的，幾天就能成爲詩家，所以我們兩人也想試試看，先生！你能教嗎？」

「我不能教給你們新字新詩！」孔先生似乎是勳了怒「要想學，就得聽我的！」

「頑固先生實在沒法子，」魚格水格，彼此擠了擠眼，忍耐着敷衍了一個鐘頭，孔先

生爲他們開了一個初等程度的課程表，解字，習字，筆算，以後有了進境，再念國文，修身什麼的。可是這倆孩子，三天打魚，兩天晒網，一天也沒好生用功。孔先生樂得一個人在此喝點茶，吃點點心，看一個鐘頭的書，見學生不來上課，也只得回家睡覺。老藍呢，既與先生臭味不同，孩子的功課，更是無法考核，既然由他嘴裏，把他自己吹到雲眼那樣高，那些老朋友也就用不着再客氣，都想到他的宅裏來玩玩，如果真照他所說的，有好幾十箱人頭大土，不但白抽他的不必心疼，碰巧還要發筆大財。頭一個便是私開烟管的老魏，一心想着前天那二兩土，如果老藍答應教他轉賣，立刻就有二百元的賺頭。那麼好的東西，竟被他們瞎噴了，也不知老藍說的是真話是假話，這麼大價錢，不用說幾十箱子，就讓有幾十兩，也算發財了。『找他去！』老魏下了決心，把買賣教老婆看一天，便坐了電車來到單牌樓，進了石駙馬大街，老藍所說的門牌號數一找，很容易的就找着了。

『講究哇！』老魏一看這處宅子，就知道老藍也許沒說謊話，他對於老藍自然沒什麼可拘泥的，可是就憑他那一身油污的藍布衣服，也來叫這樣銅門鈹油漆彩畫的門，不知不

便覺有些羞澀起來。他很不安的輕輕把門鈹一拍，門房上的小玉出來了，一看老魏衣履不整，滿臉烟氣，以爲是求錢的花子，當下沉着臉問說「幹什麼？」老魏囁嚅着說，「我找藍八爺說句話，」若照平日小王的惡習，一定不管他的事，說聲「沒在家！」也許把他堵走，但是現在他正蓄謀想壞老藍的事，打算把老藍的種種缺德，以及不品行的事，逐漸養成，再給他一宣傳，王夫人一個掛不住，那當然就得把他們逐出了，看他們還上那兒去美。小王這樣想着，立刻和悅了許多，

「你找藍八爺嗎？」

「是！我們是老朋友！」「好！你先到門房坐一會」

小王把老魏引進門房，很客氣的讓他坐下，老魏自思，「這還不錯，老藍不是吹牛，底下人真給他招待客人。」內情他那裏能知道。

「貴姓？」小王笑着問「找八爺有什麼事呢？」

老魏報了姓名，但是所要辦的事，他却有些遲疑，

「沒關係！我是八老太爺的心腹，什麼事都不瞞我。」

「聽說他有一點好土，我打算勻兩八錢的。」

老魏到底把心事說出來，小王暗喜。連說：

「這事呀！沒什麼，沒什麼，你在這兒坐一會，我給你回一聲兒去！」

小王進去不一會，笑着出來說，「裏面有請，」他把老魏帶進去，回到門房，啞着滋味高興。

「好哇！賣起烟土來了，不把你趕走，不認得我是誰！」

小王萬分快意的這樣暗叫着，真不知爲什麼他這樣恨老藍，可是在老藍一方面，見小王居然進來回事，把多年老朋友給讓進來，還十分高興，心裏別提多快活了。連忙出迎，一見了老魏，就哈哈笑着說：

「老魏！我沒說瞎話吧，你看我的底下人怎麼樣，反正我的話，他們誰也不敢不聽！自要是我的老朋友，他們誰也不敢攔！」

好傢伙！只顧老藍這樣一胡吹濫嘮，他的幸運就算交代了。老魏驚異萬分，心說「老藍會有這末大造化，居然能够使奴喚婢，也許不是這一輩子的事！」老魏驚羨着，隨着

老藍進了上房，他一看那些中西豪華傢具，更是意外駭歎了。

「老魏！我不是作夢麼？這是來到什麼所在！」

「喂！老藍！別小店兒，這就是我藍老八的家！來！躺下抽烟吧！」

八奶奶跟老魏雖然也很熟識，可是怕姑奶奶來了撞見，因向老藍說：

「你陪着魏大叔到廂房去吃烟吧，姑奶奶若是來了，也好有個躲閃！」

老藍見說，翻了翻眼睛，以爲這話是對的，於是自己托了烟盤子，肋下挾了烟槍，又

把老魏讓到了東廂房。這裏是魚格水格的割據地盤，雖然沒有上房那樣堂皇富麗，也是圍屏床帳，桌椅茶几之類，應有盡有。無奈床鋪上糟踏的亂七八槽，桌面和地板，也像好幾天沒有打掃，瓜子和花生皮子，扔得滿地皆是，但是牆壁上却懸着許多張印版的裸體畫，還有女人照片等類。老魏直晒嘴，心說：「魚格水格兩個屎蛋孩子，也成了濶少爺了！」老藍把烟具放在一張床鋪上，剗了一根洋火點上燈，讓老魏千萬別客氣的他對面躺下。老藍這宗舉動，一方面是出於朋友的至誠，一方面也是爲顯一顯他的豪富。烟膏子和前天的一個氣味，自然仍是人頭大土煮的。老魏吸了兩口讚美之餘，遂把來意跟老藍說

了，藍八爺毫不躊躇，很慷慨的跟老魏說：

「你先抽烟！那算什麼，回頭我給你包二兩，愛吃愛賣由你！」

「老魏見說，血脈奮張，比吃了大烟還覺舒服，趕緊向老藍說，

「吃，我是吃不起，不過我若賣了好價錢，由八哥分我一點好處就得了，可是八哥！你到底有多少？我勸你別抽它了，不如把它換了錢，有二三十兩，就能買很好的一處房子。」

「唉！那一點小意思，我也不貪了，姑奶奶這麼多房產地業，教我去經管，我都怕費心，何況拿烟土去換房？咱們現在都老了，得想法子樂一樂！」

他模仿着老封君的樣子，又這麼一吹，其實他不但不知道環姑娘到底有多少財產，連他自己那一百元的零花也不知道怎樣支配纔算適宜，反正順口流，故意往濶裏說，防備後來的心機，他實在一點也沒有，假如他當真聽了老魏的，也許不至復歸他那開破木板房了。

抽會子烟，老藍想留老魏吃飯，老魏不肯，說鋪子（烟館）沒人看着，趕緊得回去。

老藍真不含糊，由上房給他切了一塊土，約有二兩多重，老魏如獲重寶似的袖起來，說聲再見，老藍也不送，由他自己出去。剛到門房，小王把他叫住：

「給你了沒有？」

老魏因他自言是老藍的心腹，也就無須背着他，帶笑說：

「給了！」

「多少？我看看！」

老魏由袖筒內把土取出來給小王看，黑褐色，楠木似的又硬又香，小王暗暗切齒，有心報警劫他，又怕自己受牽連，萬一打了飯碗，倒不合適，不如給他上上眼，還是叫她驅逐他，想到這裏，因向老魏說：

「你去吧！」

於是老藍販賣烟土的證據，被小王記錄在賬薄上了。

沒幾天，趙不肖，孫三拐，錢大黑，李巴拉許多賣破爛的，也都前後到老藍家裏拜訪，有時一個人，有時兩個人，也有時四五人，結伴來。門上小王，不但概不攔阻，還

跟這些人套近邊，毫無形跡的，都把老藍的事打聽明白，什麼賣過孩子咧，拆過房子咧，換過洋取燈兒咧，一天說不完下次再接着說，才知道他是個有今兒沒明兒的人，他自己誇他的造化特別大，他說他在青年時，有上兩輩還他的債，年紀老了，又有下兩輩還他的債，這不是命嗎？實在比不起，小玉聽了這些話，喜之不盡，暗暗罵了一聲『好傢伙』沒事時，又一一給他上了賬，這些人都是山老魏給招來的，他回去替老藍足勁一吹，說他那裏不亞如是天宮，這些人又羨又妬，誰不想敲他二兩烟土。來長了，甚至在廂房大推其牌九，通宵達旦的幹，急的八奶奶哭也不是，喊也不是，只得央求老藍說：

『你快別這樣幹了，這要叫姑奶奶知道了，她能不說話嗎？等她發下話來，不是大家都不好看嗎？』

『動不動你就拿姑奶奶來唬我，難道她就不交朋友嗎？再說我交我的朋友，也碍不着他什麼，她既有孝心，理應教我痛痛快快樂幾年，事事都顧慮着她，我還活什麼勁兒，你別管！都有我呢！』

『好！有你！』八奶奶歎息一聲，不再理他了。

老的往家裏一招烟友賭友，小的也滿不在乎了。不但流氓秧子直往家裏引，有時還帶着女性，在廂房裡公然大講其愛情。夜深了，也不走，大方不拘的睡在這裏，急得八奶奶心都要跳出來。

『喲！這是誰家的姑娘呀，真要把人吓壞了！』她不想想，誰家的姑娘敢在外邊過夜，這分明是暗娼野妓，出來做生意，但在八奶奶的心理，根本不明白有這些事，既然不願廉恥貞操，不是鬼定是妖精，所以她十分駭怕，怕小子壞了，更怕姑娘壞了，沒娶沒聘，男女就到一塊兒，那完全是給祖宗捧牌的事，太怕人。她打算趕緊得求姑奶奶，快給魚格水格說媳婦吧，再要就延下去，魚格水格準得被那些壞姑娘帶累壞了。其實魚格水格早壞了，不但不能再受帶累，而且正在進行帶累別人！

這樣熱鬧的事，玉夫人還有不知道的嗎？何況內中更有第五部隊的小王，玉夫人的本宅，早已吵嚷動了『老太爺聚賭開燈，販賣鴉片，』舅爺『狐朋狗友，窩宿私娼，』玉夫人聽了這些消息，駭怪極了，心說：他們能有這麼大膽子嗎？每逢到那裏去串門，也

沒什麼可疑的事，怎麼又出這樣的謠言呢？就讓他們從前是賤的，可是看我的面，也應當尊敬他們纔對，爲什麼屢屢在我耳旁說他們的壞話呢？聚賭，窩娼，販賣烟土，這是多麼怕人的事，他們敢作嗎？訪訪再說，不能聽旁人的。所以玉夫人仍照平常一樣，依然到娘家去串門；可是老藍和小藍的朋友，也不能天天來，什麼也沒看見，沒法子，只得開誠佈公，向老人打聽打聽，到底這謠言是怎麼發生的，如果有趕快改，若是沒有，更得小心過日子了，所以玉夫人鄭重其事的先問老的說：

「爸爸！又有人給你們造謠言，你們知道不知道？」

每逢玉夫人一來，老藍幾乎另換一個人，老實無比，口銜着小烟袋，作出知足守分的樣子，忽見玉夫人這樣一問，不覺大吃一驚，

「什麼？謠言？我又不招人惹人的，誰給我造謠言？沒有的事！」

「人家說您聚賭賣大烟！」

「這不是沒有的事！」老藍幾乎要跳腳，臉也有些發青。

「無風草不動，您必是賭過賣過，不然的話，誰敢瞎說呢？您不要瞞着我！」

「姑奶奶！我敢起誓？誰沒有朋友呢，你給我拿來的烟土，我送給老魏二兩，一個大錢也沒要他的，再說就是當初幾位老隣居，見我在這裡享福，不免要來看我，我留他們玩一晚上，難道這犯罪嗎？也不是誰？這樣缺德，聚賭，賣大烟，這我受的了嗎？」

老藍一邊說，一邊直生氣，本來是實情，也真沒撒謊。玉夫人自然也明白這是故意造的謠言，有心爲難了。倒替老人很表同情，因向老藍說：

「既這樣，您以後多留點神，朋友也不可不交，也不可以濫交。」

這簡直不是跟爸爸說的話，彷彿在慰勉魚格水格。玉夫人對於老人的心，溫雅極了，可是老藍仍在氣憤，

「知道了是誰，我想咬他兩口！」

這時玉夫人又轉向八奶奶：

「媽！這幾天魚格水格逃學了沒有？人家孔先生太有品學了，別教他們倆人曠功才好！」

八奶奶既恨老的沒心，又痛小的無知胡鬧，真要把他們在環故娘面前告下來，不但招

兒子的恨，老頭子受了連累，也要拿她紮筏子，心裡無論怎樣他們，還得替他們遮飾，『姑奶奶！他們荒了這麼多年，真跟沒籠套的野馬一樣，現在依你的，也能認字念起書來，這就算不錯，凡事得慢慢的來，你可別爲他們太着急！』

『媽！』玉夫人說着，又向老藍那邊看一眼，『方才我說那些謠言，也有他兩在內，既然每晚跟先生用功，就不應當再出去胡鬧，怎麼着？他們還往家帶女人，留住過夜，真要如此，我可不能答應他們！』

八奶奶見說，不住暗暗叫苦，怎麼什麼事她都知道了呢，若不是有人報告了她，她由那里能知道呢，我就說他們爺兒們將來要作禍的，這要不是姑奶奶明白，聽見風就是雨的，來了就一鬧，可怎麼好！她一邊這樣想着，一邊跟玉夫人說：

『要聽聞言，那可就没頭兒了，這倆孩子，頭一樣因爲沒成家，第二樣因爲沒事作，在外頭交幾個小朋友，倒是有的，若說他們往家帶女人，我一回也沒看見過，姑奶奶！千萬別信旁人的話！』

八奶奶不得已爲兒子編了這麼一套假話，老藍八感佩之餘，也從旁勞叨着：

「好哇！這是跟我們爺兒們幹上了，再過幾天，也許要說我們時常出去明夥搶劫了，有什麼仇，這樣糟踏我們？」

玉夫人也有點掛不住，除了底下人誰能知道他們的事？但是當底下人的如果看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理應加以勸阻，勸阻不聽，也可以回去報告我，萬不該給他們胡造謠言，這些人太可惡了，簡直是看不起我。夫人這樣想着，有心把底下人申斥一頓，誰造的謠言，又沒憑據，不如等察明了，教他辭工一走就得了。於是納着氣，安慰着老藍說：

「爸爸！您別生氣啦，反正我都明白了，您瞧我吧！」

「姑奶奶！這不是沒影兒的事嗎？幸虧姑奶奶明白，不然的話，我們爺兒們不是吃不得了得咒着走？」

老藍好像抓着理，玉夫人倒怪過意不去的直安慰他。但是這件事，她畢竟放不下，打算弄個水落石出，究明到底是誰幹的，所以不等開飯就回去了。到家以後，便命老媽子把老管家譚鳳岐請過來。

「譚大爺！我所以尋訪我的父母，並不是光圖有地方去串門，誰教我有兩個孩子，又有幾個錢呢，這也是當子女的應盡的一種責任，怎麼這羣人就不體諒我的心呢！固然我的父母兄弟，有許多地方很使我失望，不是我理想中的父母兄弟；但是我若拿心力財力，把他們教育一番，也許能把氣質變一變，可是他們不但不明瞭我的心，反打攪，破壞。宅裡的人，我待誰都不錯，爲什麼屢屢替他們胡造謠言，好像教我非得把他們驅逐了，方才甘心，而且所散佈的，都是些可怕的罪名，就讓我不再認得他們，也得另有別的理由，怎好說他們是犯罪呢。我不知您聽說沒有？什麼窩娼，聚賭，販賣大烟，這有多末令人可怕呀？到底是誰？您須告訴我，我也不怎樣他，就問問他有沒有憑據？」

玉夫人很躁怒的這樣問譚鳳岐，老管家見說，先歎一口氣：

「唉！人的理想，實在是太難達到了，按直理說，您這番舉動，是我們人類最優美一件事了，只可惜一方面程度太高，心情過於深厚；一方面程度太低，沒法子融和攀躋，所以不容易達到圓滿理想之境。那些謠言，不用問，自然是出於沒有理性的嫉妬，事實絕對不是那樣，但是照藍老老爺以及二位舅老爺的習性，也絕不是光恩待所能感化，恐

怕妳越恩待他們，他們的惡，也要益發增高，因為他們是不會反省的，而且又根本沒有好朋友，由那里能够改過遷善呢，不如利用一個機會，嚇嚇他們一下子，他們有了悔悟，再以金錢接濟他們，也就是了。」

『您說的很是，我也有這樣的打算！』玉夫人漸漸安靜了，『但是究竟誰撒的謠言，直弄得宅裡無人不知，這要不明白是誰，將來底下人就沒有顧忌了，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那還了得？』

『反正他也幹不長，我正想把他算下去，您就不必問了。』

『不！先告訴我，他要有理由，我不但不算他，還要長幾個錢！』

『明白人誰也不這末幹，就是門房劉二的外甥小王，他說都有憑據，就說有憑據，也不是他所應管的，何況未必真，這樣的人，心性陰狠，萬不可用，所以必得把他算下去。』

『好！就是他！您下去吧！』夫人吩咐着，要不是正在飯時，立刻就要打發人去叫小王，次日玉夫人想到小王太可惡，便派人去叫他。小王纔吃過早飯，忽見玉夫人差人來

叫，知道也許是他的宣傳發生效力，有憑有據，不問便罷，如果問到此事，就給他合盤托出，人來客去，寫在賬上，也是當門房的責任，他並不着慌，衣兜內揣了他那本筆記，理直氣壯的來見玉夫人。

他舅舅劉二直埋怨他，『沒事瞎嚇作什麼？見了太太別胡說！』

『楞給好漢子牽馬墜燈，不給癩漢子當祖宗，那個樣兒的我瞧不起！』

小王毫不在乎的喊着，裡面傳下來，『小王！太太叫你上去呢。』他很快的走進內宅。

『小王！我近來聽見許多風言風語的，有人說你知道，你真知道嗎？』

玉夫人很和平的問他。

『什麼事？』小王問。

『聽說少爺的老爺，販賣煙土，真有其事嗎？』

『真的？』小王一點也不躊躇。

『有憑據嗎？』

『有！』小王由衣兜內取出一冊藍布皮的眼簿，呈與玉夫人看。

玉夫人接過來，揭開一看，只見第一款寫的是，『年月日有魏姓來找老太爺，在東廂房吃了半天烟，說了半天話，走時，拿去烟土二兩。』

以下緊接着寫了許多人，如同趙不肖，錢大黑，孫三拐，李老巴拉等都一一記入，但是這些名字，盡是外綽名。人家當然不能告訴他，所以他只寫『某日某時，老太爺和李孫錢趙諸人聚賭，還開燈供客。』玉夫人一看，就知道這小子是在成心爲難，意欲中傷他們爺兒三個，若說這都是犯罪的，那末，人們彼此來往，無一事不是有罪名的了，何況老人的烟土是我送的，頭一名販私土的不是得先問我嗎？這小子的存心太駭人了。夫人本想即時把他算了，頭一樣關係着許多人，他們若連合起來一下手，不知要丟失損壞多少東西，再說這本賬寫的太繁雜了，一時中看不完，所以依然不動聲色的向小玉說：

『你很細心！不過你寫的這末多，我一時中看不完，你先下去吧，更要好好的作事！該管的再管，不該管的，也可以不管。』

小玉很意外，他是豁出飯碗不要，來與玉夫人硬碰的，不想太太不但沒怎樣，反倒很和平的吩咐他好好作事，而且還誇他細心，不想他歪到邪道兒上去，以爲也許太太爲顧

他的心，真比爲顧老藍父子的心還重。本來她這寡婦，還算青年，焉知道不是由老早就愛上他？小王一起魔障，不免很可憐的由無意識的嫉妬病，又陷入了不易醫治的妄想狂，一心以爲這絕世的美人，和雄厚的財產，不久也許要歸屬於他，所以他好像剛由斗牛宮赴宴回來似的，昂然瀟灑，走進門房，他舅舅劉二，正爲他提心弔胆，見他竟得意洋洋的下來，忙問：

『太太沒生氣嗎？』

『生氣？』小王好像有什麼精靈附體似的，只一跳，落在木炕的上首，比趕車的跨車轆還要利落的的多。『她每逢見了我，不但淨氣，永遠是意味深長的笑着，即便生了氣，也就像雲消霧散，什麼事也沒有了。』

劉二見他態度失常，說話太不檢點，這總由於年青，心裡不平靜，聽他所說，也許太太沒把他算下去，但是不應當那末說，誰教是舅舅呢，只得勸勸他，

『當差有當差的規矩道理，千萬不可想什麼說什麼，幸虧這屋裡沒別人，這要教別人聽見胡一囀々你受的了嗎？往後什麼都得謹慎！』

『人不能永遠當奴才，難道老爺就沒有我的分嗎？您看着吧，反正會有那末一天！』
小王說着，抓起來他的帽子就走了。

劉二一見，心說，『這是怎麼回事呀！不是太太真把他算了？』當即託人到內宅去掃聽，並沒有把小王算下去的事。

今天玉夫人沒到娘家去串門，晚上沒事，便把小王的筆記披讀起來，雖然對於小王的心術益發覺得驚訝萬分，可是關於老藍的一生行狀也由他的大作，細大不觸的，全給記錄下來，夫人越往後看，越發手顫心驚，幾乎像中了寒似的那樣打戰。

『唉！早知他們是這樣的人，周濟周濟，給幾個錢也就是了，何必一定接了來呢，這倒害了他們，不但不學好，更把高等流氓的惡習，通通學會，再要回去負苦賣力氣，恐怕都不能了；趙大叔萬不該不跟我明說，即或說了，我也不能恨他們，反正幫幾個錢，或是先教他們往人裡去，也絕不至慣得他們這樣子，現在怎麼好呢？只得聽譚老伯的，吓謊他們一下子。一狠心還得教他們去換洋取燈兒，教他們也知道知道，不學好，也只可幹這個。只是苦了我的母親，她已五十多歲了，不過不如此，他們爺兒三個是不能怕』

的！』玉夫人像是正在使用苦肉計的軍師似的，雖已決了心，但是畢竟有些悽惻不忍，可是把眼睛一移到那冊筆記上，又未免極其自傷的憤恨起來。

小王的筆記，由老藍賣烟土，小藍往家帶暗娼起，以及老藍那些過去現在的種種生活樣子，很拉雜的，真給寫了不少，論理關於老藍過去的歷史，他當然是不能知道的，架不住他跟趙不肖諸人假裝的直套交情，這些人又全是氣人有，笑人無的標準人物，越是老朋友一旦升官發了財，雖然天天受着人家的好處，遇了機會也想把人家的貧窮時代，故意當笑話說，不是該過誰的錢，借過誰的當，便是老婆窮的連褲子都沒得穿；何況老藍那樣的一個人格，一旦住了府第似的房，吸着金子一般貴的烟土，那些人當然更要很快心的談談他的既往，藉以炫耀關於他的事，他們無一不知。又搭着老藍什麼都不在乎，一高興不打自招，凡是他所作的事，好像都不避人，因為他說他是犯天星下界，無論什麼缺德的事，說了也無妨，反正他的兒女老婆，以及祖父前兩輩，他說都來還他的債；所以便是環姑娘由小兒怎樣賣的，他在最近，他像講故事似的，說給他那些老朋友聽。趙不肖諸人，也因為苟着小王，出入方便，有時也在門房跟這羣底下人，講評詞似

的，大談老藍的傳記，小王當然是不能輕易放過，雖然不能很有組織的記述一篇傳記體的文章，可是照每天所談的，仿照小報新聞體，也湊合着說明白了。而且每日一條，是誰說的，也都一一註明，他很有深心，怕是玉夫人問他：『你怎麼知道的這樣詳細？』他就說：『您沒看嗎？這是老趙說的，老錢說的！』

玉夫人一夜也沒睡好，自己很以為自己的命不強，爲什麼得着這樣的父母？毀了我的人格，永遠留了一點痕跡還不算，接到眼前來還這樣不要強的現着。

折房賣女兒，原來不是由於兵亂災荒，完全是由於貪逸惡勞，好吃懶作所致，什麼？自己不去反悔，慚愧，倒說爸爸跟女兒都是來還他的債？硬不還怎麼樣？這樣的人太涼薄寡恩了！一點親族骨肉的感情也沒有了，驅逐，驅逐他們，楞不管看怎麼樣，玉夫人由悲歎變爲激昂，此時植德修慧醒了，要撒溺，見娘還沒睡。

『媽！您怎麼還沒睡？』

植德這樣問着，和他弟弟由被裡爬出來，在洋磁的溺器裡，每人撒了一泡溺，復又催着玉夫人『您快睡吧，明天您帶我們看老老去，』仍舊很安靜的躺下。玉夫人自思着，

『我爲了這兩個孩子，什麼慈善的事都不惜錢，何況是父母兄弟，他們若照這兩孩子似的有人心，我應當多麼高興呢。唉！爲孩子，再看看他們，如果依然不可救藥，就得厲行震嚇的下策了！』她的心情又軟和下來，只不聽孩子的話，上榻安眠，次日是個禮拜，不想早飯後，底下人來回說：

『孔先生來了，說見您有話說，您見不見？』

玉夫人很佩服孔先生的品學，自就館以來，雖然知道玉夫人在錢上是不在乎的，也沒預先支過一塊錢，夫人又不好問他用不用錢，這回來了，也許有什麼事，正好問問，兩個兄弟的功課。

『請進來吧。』

夫人對了對鏡，隨便換了一件旗袍，等着底下人來說『客已請到』便到客廳去見孔先生，很奇怪，屋子並不冷，只見孔先生像是畏寒似的直打戰，也許因爲穿的少，在外面凍的，但是孔先生也穿着很厚的舊灰布棉袍，夫人不解，讓坐之後，便問：

『先生有什麼事呢？您對於那兩個沒有根柢的學生，一定費了不少的心。』

『沒甚麼，好！』孔先生又轉了一會，『我今天來，是，這個，對不起，這個館，我教不了，恐怕誤了令弟們的前途，所以我來辭職！是的，實在教不了，教不了！』

王夫人見說，才知道先生不是畏寒，像是氣的直多索。當下也有點發急，忙問先生說：

『爲了什麼事呢？先生像是生了氣，您可以告訴我，我可以申斥他們。』

『君子不言人之短，不說也罷！不說也罷！』

『先生！您告訴我，我好知道爲什麼，這也因爲我事太忙，沒照顧到，太對不起先生了。』

『沒什麼，求您許可我的辭職！』

『但是您得告訴我究竟爲什麼，我好有得申斥他們。』

『恐怕不是申斥的事，如果鄙人挨不起餓，一活心，一生名節，全糟踏了，險哉！』

孔先生好像又生氣又駭怕似的直搖頭，夫人益發着急，

『到底是什麼事？請您說了，一點也無妨！』

『夫人！』孔先生顯着說，『這一個來月，令弟們一天也沒好生用功，頭一天，他們就把我教訓一頓，我因為他們程度太低，理應教他們先識字，夫人！您聽他們說什麼？他們說舊字不是玩藝兒，太麻煩，教我教給他們隨便念的新字，還要教我教給他們新詩，夫人請想，那一國的文字，也沒有隨便念的，形，聲，義，三者俱備，皆有來歷，纔是文字，怎能隨便念呢。至於詩學，自三百篇以來的大家名叶，先不必說，便是歐美各國，也把韻文視作極其高深的文藝，非於希臘，拉丁的古典文字，極有心得，寢饋多年者，不敢問津。令弟字還不識，便要習此意境至深，情文兼備的優美藝術，不是太笑話了嗎？在那天我本想立即辭館，這樣的學生真是沒法教的，也搭着我爲窮所累，這樣的優館，一時也真難以得到，再說令弟們所說的話，也未必是由於自己的意識，無非人云亦云而已呀！爲了一點衝動就辭館，未免太沒責任心了，還是忍耐一些好吧，萬一我能把他們領入正軌，也不負每月六十元的束修！誰知道他們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總也沒心用功，明明在家呢，却跟許多男女青年，流連忘返的說笑，我教人一催他們他們說今天不玩了，算是我是陪他們玩的，我本想教滿這個月，一定得辭館了，萬也沒想到

他們在昨晚，給我開了一個單子來，也不知是求誰給開的，全是大部頭的書名，但是錯了一大半。他們說：『先生，要求您一件事，等我姐姐來了，您拿這單子跟她說，這都是必得用的書，教她發下一筆書價，您說您替買去，等錢到手，咱們三七成劈賬，是這末辦，就在這裏混飯吃，不辦的話，滾吧！不要你了！』夫人！你想，這我再不辭館，等待何時？本來我們這窮教書匠，素來就被人看不起，再要幫同學生，欺哄東家，騙錢使用，聖人的牌匾，我們更扛不起來了，何況這是犯罪的事。學生的氣質，我既感化不過來，再不及早脫身，將來的責任，我也負不起，所以我今天特來辭館，夫人！您另請高明吧！』

當孔先生述說他的辭職理由時，玉夫人很安靜的聽着，中間並沒有什麼詢問，可是越聽越生氣，不知不覺，也和孔先生一樣，惡寒似的發起顫來，及至孔先生把話說完，她的臉，已然蒼白得沒有血色，本來小王的一本筆記，已然使她大起衝動，對於老藍父子三人，已然沮喪寒心，幾乎按納不住的，就要施以非常手段，幸喜爲了自己兩個兒子，把氣漸漸壓下去，誰想緊接着孔先生又來辭館，很意外的，復又聽了一件小王的賬上所

沒有的事，將次平熄的憤火，突然重又燃燒起來，不過當着孔先生，不便發作出來，只得極力隱忍，但是她的內心是痛苦萬分了。

「先生！真對不起你，這樣的學生，決其不是以口舌教育之力所能挽救的了，先生！我謝謝您，不必對於他們再操心了。」

「那末我跟您告辭！」

「您先等一等。」

玉夫人把王媽喊來，吩咐她由賬房取來一百元錢，交給孔先生說：

「您上館雖然不到一個月，也墊了不少的車錢，何況又分這末大的心，這錢不够酬謝你的，不過是補還您的車錢。」

「這不敢收，怎好無功受祿呢？」

「別客氣，將來我的孩子由中學畢業，還要求您給補習補習詩文。」

孔先生十分滿足的，謝着辭去了。玉夫人忍不住直落淚，空有這末多錢，想着維持幾家親戚本族都不易，完全是在養仇人，有錢尙且如此，一旦沒錢，可怎麼好呢？簡直這

社會不能住了。作孔先生，就得挨餓受窮，不是孔先生，就好像沒有可走的大道。以前在老陳家玩的那羣大老以及現在小王和我的父親兄弟們，到底都想怎麼樣呢？在這些人們裡，要想心平氣和，很幸福的活下去，實在太不容易了，必得走！

玉夫人獨自一個默坐了多時，植德和修慧，來催她看老老去，

「媽呀！今天禮拜，不是說到老家串門嗎？」

「……」

「媽！走哇！」

「好孩子！媽今天有事，你們兩人還是看家，媽明兒帶你們到杭州遊西湖去。」
倆孩子都高起興來，因為他們不但聽說過西湖，還看了不少的西湖照片。

玉夫人命人叫來一輛車，誰也沒帶，便到娘家去了。她好像抱着極大決心來的，見面就得發作，數說一頓，立刻就驅逐，也教他們知道厲害，可是她一看見這老公母倆都是那末大年紀了，未免又心軟了。尤其是八奶奶的蒼灰白髮，瘦小身軀，使她更不忍，「這樣的老太太再揸上大筐去換洋取燈，太慘了！」但是滿腹悲憤牢騷，若是不說出

來，不是依然得憤壞他們嗎？王夫人這末一爲難，來時勇氣，早已消失大半，老藍夫婦當然不知就裡，只不過看着環姑娘的氣色，有點不似往日，不是着了涼，便是生了什麼氣，老藍早已留了心，八奶奶，和環姑娘是母女，只有親愛，根本沒有什麼機心，所以毫不措意的仍照往日那樣招待她，可是陰媽和小王，都看出夫人的神色有些不對，當他們完了表面上的差使，便都退到門房去私議說，『怕是太太要問那老頭子什麼話，他若不承認，反說咱們胡造謠言，那怎麼好呢？』

小王很自負，極力主張無妨，說是證據早都在他手裡，並且已然都給她看了，還怕什麼，意欲去窺聽，無奈夫人治家嚴，向來不許下人們窺聞私語，他們只恨沒有那末長的耳朵，可是也都伸長脖子，想着要聽聽上房說的都是什麼話。

夫人喝着茶，越想昨天小王所寫的，方才孔先生所說的越生氣，因問老藍說：

『爸爸！魚格水格呢？』

『吃過飯就出去了，有什麼事嗎？』老藍窺伺着環姑娘的神色這樣說，

『他倆胆子太大了，簡直不學好，難道我每月每人給他們五十塊錢還不够花的嗎？怎

「要着？還要編活局子騙我？您知道不知道？他們要求人家孔先生教我給他們買書，可是發下錢來，他們說跟先生三七成劈賬，人家孔先生已然辭館不幹了，我這不是養活狼，這樣下去，焉知後來不勾串匪人綁我的票！」

玉夫人說着，已然很氣憤的顫起來，老藍一聽，心說糟了，八奶奶那邊也直瞪他，這案子裡真有他，這是他給出的主意，不想遇見孔先生那樣一根棍子似的人，沒法子還得動之以情，跟她唱戲！萬一把這一切躲過，明兒真得教那倆小子謹慎一點，當下他浩歎一聲，用袖筒直擦眼淚，

「姑奶奶！」他哭聲說，「這倆孩子，真誤了我不少的事，你要知道爸爸這幾十年總也沒走好運，自從你姐姐死了，你丟了，我的後半輩，當然得指着你這倆兄弟，但是他們天生的沒材料，教我也沒法子，就拿你說吧，由七歲就跟我分離了，你怎麼有這末好的成就呢？你這不是天給的嗎？姑奶奶你這兩兄弟，若真有你這末一零，我也絕不至來磨你，只可惜我苦老頭子，年已六十多了，不想兒子這樣壞，鬧鬼鬧神的，怎麼說也不能改，如今竟敢騙起姑奶奶來，這都由於我的老運不好，還連累姑奶奶生氣發煩，這可

怎麼好呢？我的媽呀！」他說着說着忽然嘔叫起來。

玉夫人見說，憤火不但忽又平熄，好像跟老人若是鬧起來，就爲不孝了。本來他當真有好兒子，何必被我接來呢。再說兒子女兒，俱是一樣，誰有力量，誰就應當養活老人，五六十歲的老人，既沒有財產，又沒有好兒子，從此不管他們，也真難爲情。再說小王所寫的，也未必都是真情，下等人隨便閒談，還有什麼靠得住的話。也許是故意糟踏人。但是魚格水格可太壞了，不好好管教一下子，正不知要鬧出什麼事，玉夫人的心，慈軟了，把老藍的好說謊話，早又毫無餘剩的全忘了。眼前只覺老人說得太可憐，兒子沒出息，他不指着女兒，指着誰？老藍一邊擦着淚，一邊偷眼看環姑娘，只見她不但沒了氣，眼圈兒還有些發紅，他知道這種手段又奏功了，爽得傷心到了極點似的，嗚咽飲泣起來：

「姑奶奶！這倆孩子，將來一定不能孝順我！我就指着你了，嗚，嗚，嗚，嗚，」

「得啦！」玉夫人反倒勸上他，「您也別哭啦，不過魚格水格，可太不像話，我得好的管教他們！」

「對！回頭把他倆拿棒子打出去，咱們不要他們了。」

可是在一旁生飽氣的八奶奶，已然把老藍恨的牙多長，心說，多好的兒子，得着你這樣的爸爸，能往好裡去呀！怎麼着？你既給他們出壞了願主意，又說拿棒子打他們，你要敢打，我就跟你拚命，她這樣氣憤憤的，遂向環姑娘說：

「姑奶奶！你兄弟雖說不好，可是當老家兒的，也不能說沒有不是！」

老藍見說，焦急似的問八奶奶說，

「聽你之言，難道說我這作爸爸的，還有什麼對不起兒子的地方嗎？」

「哼！」八奶奶說：「多啦！不過當着姑奶奶我不便說。」

「別價！」老藍叫起來，「圈在心裡是病，你說！你說！我有什麼對不起兒子的地方？」

「呵！呵！」八奶奶冷笑着，方欲不顧一切的掘老藍的根，只得又咽回去，但是環姑娘已然明白八九，因為這宗情形，足以証明小王的日記是不假的，她那憤怒的烈焰，又復高燒起來，然而她極力往下鎮壓。

『你說，你說，』藍老八勢將出武似的逼問，意思是，『你敢實話實說，我就打死你！』

八奶奶不服氣：

『你吃一輩子大烟，就誤了多少事，孩子這末大了，爲什麼沒有一張學堂畢業文憑，荒着他們？』

『那能怨我嗎？誰教他們天天逃學，人家纔不要的嗎？誰家大人，照趕豬似的，拿鞭子趕着孩子上學呀？』

『你也就是一張嘴，那末我問問你，孩子這末大了，你爲什麼不給他們娶媳婦？』

『你糊塗！兒子的親事，爸爸能管嗎？有了能耐，滿街都是媳婦！』

『什麼？滿街都是媳婦？不三不四的，能娶來作媳婦嗎？咱們雖窮，也有根兒派兒。』

『這些話玉夫人聽着都很厭煩，但是她依然耐着。』

『姑奶奶！』八奶奶理直氣壯的說，『媽媽跟你爸爸混了這末多年，可真不容易，他這一輩子，簡直沒辦什麼正事，就拿魚格水格說，一個二十多，一個十八九，這末大的

小子，若是不成家，那兒能不胡跑？我就說理應求求趙二叔，或是姑奶奶，趕緊給他們提親吧，無奈你爸爸把我的話老當耳旁風！姑奶奶！你想想，樹莊莊的大小子，若是不成家，怎麼能不花錢，不胡鬧，他們不能在家安心念書，也是應當原諒的，我想他們一有媳婦，就能收心了！可恨你爸爸總也不聽我的話！」

「這不是當着姑奶奶，你求吧，誰給呀？」

老藍從旁敲打着，玉夫人只得耐着性說：

「提親的事，也不可急，沒有相當的女家，咱們上那兒說去呢？」

「着哇！」老藍擰了一袋烟，這樣附和着。

「姑奶奶！」八奶奶很焦急的說，「還別急呢？這倆孩子若不趕快收他們的心，可就了不得了，現在他們已然往家裡招了不少沒人管的野丫頭了！」

「媽既這樣爲他倆着急，趕明兒我上一堂濟良所，給他們倆人挑兩個好的。」

玉夫人耐着性，委屈求全的安尉着母親，不想八奶奶已自跳起來：

「姑奶奶！您快別這樣辦，窩子裡的姑娘，我可惹不起來！不要！不要！」

這兩句話，好像在玉夫人的頭上，連打兩個劈雷，一縷電光，已自引着了她那正在內心蘊蓄着的爆藥，當時炸裂。老藍早已焦急的直跺腳，知道這一下子已然刺着了環姑娘的肺管，這是她最忌諱的一個創痕，也是當爸爸的加給她的，爲什麼五十多歲的老太婆，竟會心思不到，那兒有賣出去的女兒，不落在窩娼中的？老藍乾着急，知道事情小了，已自無法挽救，急得他熱鍋螞蟻似的直打轉。八奶奶說得挺痛快，及至一看環姑娘，早已把她吓呆了，怎麼了，得了暴病嗎？只見環姑娘面色慘變，中寒似的抖作一團，忽然很暴躁的跳起來：

『什麼？不要審子裡的姑娘？有什麼對不起你們的？既怕審子姑娘不好惹，滾哪，滾！』

上房這樣一吵嚷，門房那一羣惡鬼，當然聽見了。由小王以下，都跑到窗外來聽，知道是玉夫人跟這老公母倆鬧起來，平日若是處得好，有感情，也應當替他們排解排解，但是這幾個人的心，早已死了，幸災樂禍，是他們唯一的心事。尤其是一己所不喜歡的，更願意他突遭意外，瞧他一個哈哈笑。他們躡着足，彼此示意，剛到窗下，只見玉

夫人怒衝衝，面色青白的，由上房走出來，她也不知站在她眼前的都是誰，氣苦之餘，便向這些人嚴命：

『教他們都走，一個也不留，都給我趕了出去！』

她留下這個命令，脚步很快的走出去，耳內還遠的仍聽得母親——八奶奶——在喊着，

『姑奶奶！我不是有心說的！好姑奶奶！』

小王這回可得理了。比小鬼奉了閻王爺的命令還要認真，他說不乘這時把老藍一家趕出去，等她一後悔，也許老藍還是老太爺，不是有她的話她也怨不上誰來。她若真有心驅逐他們，我給她辦了，也許更要優待，焉知後來她不……小王就好像唱逼宮的華歆似的一個箭步，闖進了上房，衝着八奶奶喝着說：

『鷄猫子喊叫什麼？快滾！在這兒裝這末多日子的蒜，够瞞的了，那兒來的，還回那兒去，聽見了沒有？我要僱車拉東西了！』

若是普通的小吵子，老藍也許要玩命似的，跟八奶奶鬧個沒完了，但是事到如今，他知道埋怨老婆已是無用，何況環姑娘已走，跟小王是白說話的，別看他沒心沒肺，一點

兒正事也不作，他那一種格別的樂天精神，對於什麼不得了的事，也能處之泰然，這時他反倒樂了，

「哈，哈，哈，姓王的！你別狐假虎威，咱們走着瞧，不定有誰沒誰呢？反正她是我養的，爸爸挨了餓，她也沒光彩，你不過是奴才，虎什麼情形？孩子他媽！這事也用不着哭，咱們有家，跟我走！」

藍八奶奶哭泣着說：

「魚格水格還沒回來呢。」

「那倆奴才，用不着等他們，他們自己會家去的！」

八奶奶又要開箱子拏東西，小王不許，

「你們怎麼來的怎麼走，東西一點兒也不許拿！」

老藍真急了，因為箱子裏還有十幾兩人頭大土，他三步兩步，由廚房抄來一把菜刀，瘋了似的指着小王說：

「你敢攔，我就先把你剝成肉泥！誰敢上前，我也毫不客氣的殺了你們！」

小王和陰媽多人，真被他給虎住了，明亮亮的菜刀，削上就得開瓢兒，小王更怕死，只得遠遠的催逼着：

『快着點兒！不然我要喊警察去了！』

老藍笑着，八奶奶哭着，各自把各自的剔析，歸攏起來，婦人心窄，實在捨不得離開這華美的住居，單說那張銅床，好容易睡慣了，如今又要睡那挺硬冰涼的土炕。

『走吧！這些東西，我老藍一點兒也不稀罕，留着她再嫁人作嫁裝吧！媽的！』
老兩口子，一個滿不在乎，一個哭哭咧咧，仍回德勝門他們舊居去了。

小王一見，真把這老公母倆趕走了，和陰媽等拍手哈哈大笑，

『到底把他們攆了，你們在這兒看着點兒，我去僱車，咱們立刻就把傢具拉回去，她也說不上不算！』

他以爲他勝利了，其實老藍還有地方回去，賣破爛，更是一個職業，小王連家都沒有了，他的陰狠蠻橫，完全像惡狗似的，只因背後有個主人！

晚半嚮，魚格水格，再沒錢在外面吃，喝，玩，樂，打算吃了飯，再逼孔先生一回，

因爲他們尙不知先生已然辭了館，萬一他活了心，便能騙個百八十元的使用。不想繞到大門洞，就看出情形不對。破紙斷繩什麼的，撒了滿地，像是剛搬完家。進去一看，清鍋冷灶，什麼都沒有了。媽跟爸爸，也不知去向。到自己的東廂房一看，一樣四嘎拉兒空，只有幾張裸體版畫，和他倆所報效的貴相知的像片，還在牆上掛着。他倆太驚慌了，『人都那兒去了！爲什麼給抄了家？』他倆又找到廚房，只見一個不相識的老頭子，正歸撥吃剩的東西呢。

『他們都那兒去了？』

『誰知道哇，剛搬完！』

他是房東家裏打雜兒的，連房東都不知怎麼搬的，只得派他來看房。

兄弟倆，雖然不知就裏，但是天生的特能，早已感覺這絕不是好離好散，也許是爸爸犯了烟案，他倆又有假裝買書，合謀詐財的計畫，還好在此問長問短嗎，三十六着，走爲上策。當下彼此一拉，溜了出去。上那兒去好呢？去問姐姐，當然沒有那末大膽量，『回德勝門吧，爸爸跟媽媽，也許在那兒呢。』兩人核計着，便自單牌樓上了電車。

老藍和八奶奶回到故居，住房的和四隣都很齷齪，八奶奶的哭天抹淚，更使人不解。住房的，本來是白住，一見房主回來，一邊張羅搬家，一邊問老藍是怎麼事。

老藍氣着說：

「吹啦！媽的，下過窩子的人，格別另樣，你有脾氣？媽的！老爺比你脾氣更大！反正老天爺餓不死瞎家雀兒，老爺子有能耐，換洋取燈兒，搗登破爛，一樣吃香的喝辣的，教他學那些錢貼人兒去吧，忘八蛋！」

大家才知道他是跟姑奶奶吵架了，好在他們的家最好搬，把爛紙破布條什麼的，捆上一綁就成了。到了晚上，點上破煤油燈，房裏黑洞洞的又冷，味兒又不好聞。八奶奶不住落淚，老藍滿不在乎，躺在小炕上，依然抽他的大烟。不一會，魚格水格也家來了，八奶奶一見，又哭起來。魚格問他媽，到底是怎麼事，老藍把大概代答了。魚格說：

「我媽簡直是老趕，她本來是那玩藝兒，當着矮人說矮話，她能不竄嗎？」

「你們爺兒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八奶奶哭着說：「我恨你爸爸，我那末好的女兒，到底被他賣到窩子裏了，祖宗都跟丟人！」

『你別糊塗了，』老藍吸着烟說，『祖宗管不了那些事，再說她要不由審子裏打個穿兒，上那兒嫁潤人去呀？這也是她的命！不過她還我這末一點就不還了，也教人怪熬心的，要不是你一句話，那有這回呢？喂！喂！魚格水格，你們倆人由明天起，把洋服脫了吧，這兒沒有穿這個的，聽見了沒有？咱們爺兒們，還得拾起舊鍋粥！把這回的事，只當一場夢，媽的，這炕真沒有銅床舒服，除了抽烟不動彈，一點兒好處也沒有。』

八奶奶早又哭起來，心說：『拾起舊鍋粥，你也是在家躺着，還不是我得累去？現在已是冬天了，五十多錢的人，還得自己奔，爲什麼呢？』她痛的幾乎止不住她的淚。幸喜她有百八十塊錢，只是不敢往外露，過了幾天，誰都覺得不大得勁兒，屋子院子，吃的使的，樣樣都不像人間，彷彿到了鬼域。原先也不覺怎麼樣，很快活的活在這里，現在是怎麼了呢？爲什麼全不對？魚格水格首先受不了：

『爸爸！你不會求我趙二叔去，教他把她給勸勸，也許還教咱們回去！』

『對！』老藍沈了一會兒，『恐怕不成，我把他得罪了。』

『那未教我媽去！』

『對！你媽跟二叔有點兒感情。』

八奶奶出於無奈，只得去到新街口去找老趙。

老趙自從被老藍氣走，一向也沒到老藍那里去，他說這是他的香沒燒到，剛過河就拆橋，反正給他們辦好了，由他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吧，畢竟人家是親的，不過照八哥和那倆小子的行爲，終歸令人怪駭怕的，不定那天把姑奶奶得罪了，再有人一使壞，指不定要出什麼亂子。他萬也沒想到，會由八奶奶的嘴裏，壞了這末大的事。固然他所以爲老藍斡旋這回事，動機很簡單，只不過爲了那一千元的酬報，但是自他跟環姑娘見面之後，他看出環姑娘是慷慨的，而且對於親族骨肉的情常，也很熱心，這要跟她處好了，指不定有什麼好處在後頭；所以他不希圖那一千元的酬謝了，雖然只拿五百，正是欲擒先縱，爲後來作地步；不想他的心白費了，老藍父子，不但沒有他那樣深心，雙方反倒意外弄僵了。因爲沒有老藍，他是不能單獨跟環姑娘走親戚的，可是老藍若是沒了他，也就成了沒有御者的馬車，遲早要翻的。誰知老藍火燎眉毛顧眼前，始終也沒去看老趙，以爲沒有他，一樣當老太爺，老趙負氣，也不再去看他，拿五百塊錢作資本，就在

新街口擺了一個飯攤子，還僱用一個夥計。雖然依然累着，究竟比光賣炸豆腐賺的多點。這日他收了攤子，回家去吃飯，只見八奶奶在屋裏跟二奶奶正說話呢。

「哎喲！八嫂子？您怎麼這樣閒在呢，姑奶奶好哇？」

「二弟！」八奶奶早已落下淚來，「別提啦！我說了一句錯話，她把我們都趕出來了！」

「是嗎？」老趙很意外這樣問，一面解了他的圍裙，洗洗手，和八奶奶對面坐下，「到底說了什麼錯話呢，至於生這末大的氣？」

八奶奶學說一遍，老趙翻着眼睛想了想：

「我想這是她拿您作了鼻子頭，另外必有緣故！」

「那誰知道呢，不過您八哥和那倆孩子，也作的不像，竟有好多蜚話，吹到她的耳朵裏，可是她也沒怎樣，不想她竟挑了我的眼。二弟！您想，她的事我那兒知道呢，這要真不管我們，他們爺兒三，還可以少天無日的幹，我五十多歲了，不是又得滿街去挨冷受凍嗎？二弟！沒什麼說的，您哥哥無論怎樣不是人，您就可憐我這苦老婆子吧，怎麼

樣爲難，您也得替我去求求姑奶奶，還得照應我們，那末我給她磕頭，陪個不是呢！」

「早我就料到有今日了，」老趙嘆息着說，「所以才那樣很直率的教八哥好生幹，不想他誤會了我的意思，我雖跟姑奶奶見了幾次面，可是她的脾氣稟性，我已盡知了，您別着急，她萬不會不管您的。」

「但是，二弟！」八奶奶又要哭，「我已把她得罪了，若是中間沒個人給了一了，她怎麼還能理我呢？」

「反正我替您去一理，究竟她肯見不肯見，我就不敢保了。」

說到這裏，二奶奶已然把二爺的飯預備好了，老趙留八奶奶吃了飯，僱輛車，把她送走，二奶奶直埋怨老趙：

「你瞧！他們散了不是，爲什麼不把那一千元都拿來，現在算死心了，還管他們的事呢？」

「這也沒法子，八嫂子也真可憐。」

二奶奶依然勞叨着，次早趙老二教夥計照料着買賣，便出城去了。

第十三章

那日玉夫人很躁怒的由石駙馬大街出來，叫了一輛車就家去了，雖然很氣憤，還沒到家，在道兒上已然有些後悔，在此以前，她也曾受了許多人的慫恿，時常使她悲憤，也就由於她是作過妓女的，別人不見諒猶可說，怎麼自家母親還這樣看不起當姑娘的，當姑娘的就沒好人嗎？既然這樣看不起姑娘的，當初就不應該把女兒出手，可是她忽然轉了一個念頭，怎麼關於我的事，她爲什麼不知道呢？記得那天在同和居乍一見面時，我說『媽！您別問了，』她竟疑心我是受婆婆的氣，也許她真不知道，事情完全是我那狼心爸爸幹的，指不定怎樣冤她，說把我給了什麼人，好爸爸！他斷送我一生，最後還被母親給我這樣一個打擊，這能怨我太決裂嗎？他們壞的太壞，太明白的太不明白，怎麼樣跟他打交道呢，唉！什麼事也不能如心，作人也未免太難了。她這樣思索着幾乎忘了車在飛跑，忽然覺得身上有點發涼，她才知道已是冬天了，由於自己的涼，又感覺到別人的冷，未免又想到換洋取燈的老婦人們，那是多末艱難的一種職業。他們一走，

母親也許又得幹那個，小王的筆記，或者是不假罷，五十多歲的老太太！沒重逢，不知道也倒罷了，如今眼睜睜又看着她幹那個，怎麼忍呢？姑且教他們挨過這一冬，等明春，天暖了，再爲他們另想法子吧，一下子趕出去，不活凍死？她一邊想着，已然到了家，付了車錢，叫開門，底下人並不知她已生了氣，才跟老藍夫婦鬧着回來；可是她的顏色已然不大好看，她一進了內宅，王媽在做針綫，植德修慧在溫習功課，他們見了夫人，都很驚訝，

「媽！您不舒服嗎？」

兄弟倆，趕過來問。

「沒什麼，你們倆用功吧，我想躺一會，頭有點疼，也許着一點涼。」

她剛躺下，門上人進來回說：

「小王和陰媽大家都回來了，說已把他們驅逐了，東西什麼的，都僱車拉回來了。」

夫人見說，轟的一下跳起來：

「好！他們真能給我辦事，這才是好人呢，真好！去教賬房先生把東西都點收了，教

小王他們幾個人先候一候！」

底下人下去了。二位少爺和王媽全一楞，也不知所驅逐的是什麼人，不一會門上人又拿進幾張賬條，

「回太太的話，外面來了幾個買賣家的夥計，拿來這未幾張賬條，說是舅老爺欠的，請示您管不管？」

夫人接過一看，有洋服的欠賬，有飯館的欠賬，焉有不管之理，遂即派底下人，

「教賬房照付，不可短下人家的！」

她雖然極力鎮靜着，可是她的煩躁，已有不可按納之勢。

「王媽！你把老先生請來。」

老先生就是管家譚鳳岐，不一會鳳岐到內宅這邊來了。只見玉夫人顏色煞白，鼻窩嘴角，都像在抽顫，什麼事？沒有這樣過呀，管家還不明白她的事。

「您生氣了吧，無論跟誰，也犯不上動真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北京我不能待了，我想走！圍繞我的人，都跟石頭一般，沒法把他們溫熱。但也怨

我，不應當這樣盲目的徇從理想。父母兄弟不作人，我已把他們打發了，但是小王他們那幾個人更可怕，回頭您教賬房給他們算賬教他們敢緊走！這家，我也不要了，我打算捐出去，開辦一個學堂，完了我帶着孩子一走，到西湖買幾間草房去住。」

「太太！您別這樣衝動，應當安安靜靜想一想，就讓有這意思，也得從長計議。但是究竟爲了什麼，竟弄到這個分兒上呢？」

譚老先生一邊勸慰着，一邊問。

王夫人毫無隱瞞的把方才的事，全跟鳳岐說了，鳳岐見說，不住點頭，

「可是爲了這些事，也用不着如此悲觀。小王這幾個人，當然不能要他們了，藍老太爺那邊，教他們知道，也許改悔，至於捐房子和外遊的事，還應仔細想想，如果所託非人，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不如等過了機會再說。」

「不然！」夫人像是比方才緩和了許多，「我所以起了這個念頭，不一定單由今天所發生的事，自從我一有了知識，簡直就沒遇見好人，小時候遇了那樣的父親，由七歲到十七歲，生長在娼家，我真看見過不少的人，聽見不少的言談行事。據我看，也無問

是大人物。小人物，簡直誰也沒作過一件正經事，無非是自私自利，同類相殘。幸虧我遇了你們六爺，也別管是誰感化誰，他畢竟悔悟了；可是他跟我雖然是不惜錢，時常捐些慈善費，究竟有什麼好處呢？人還是這末壞，父母兄弟，以及我所使用的人，這樣寒心駭怕，我花多少錢，不是白費嗎？我以為人心所以壞到這分兒上，一點團結互助的精神也沒有，完全是由於教育破產。有錢的人與其毫無目的的去施捨，倒不如自己去辦學堂。我雖稱不起有錢，就是我們娘兒三個，再有幾世也花不光。我必得為人類幫個忙，同時也是為我兒子。至於目前的情景，我真有點懶得看，我想到外邊走走。」

「太太？」譚老先生感歎着說：「您的用心，真是人類裡頭所最需要的了，但是辦學也不是容易事，非有人不可！」

「這個我也想了，您知道那位孔先生？他乃是一文不苟的人，把事情託給他，足可以使我放心，再說他的朋友，也都是從事教育有年的人，他們盡心力，我出錢財，事情還有辦不好的嗎？」

『既有這末多有經驗的人，事情可就不愁了，不過我是外行，您最好先把孔先生請來，聽聽他有什麼計畫沒有？』

『那是自然，不過您走的道兒最多，天下許多好地方您都去過了，我問問您，西湖究竟去得去不得？』

『唉！』譚先生歎了一聲，『西湖雖好，時至今日，恐怕也不能安住了！據我的愚見，您既有心辦學，爲什麼不帶着少爺到外國去留學，東西洋各國，那一國都比中國有進步，將來學成歸國，豈止我們的學校，益有進步，少爺們的前途，也必不可限量了！』

玉夫人見說，好像是頓開茅塞，

『你說的是，提了我的醒，我非這末辦不可了。我想我的利息，連辦學，帶我們花，絕對用不了的，您回頭替我攏一攏，我們究竟有多少收入，那幾個壞東西，千萬別再姑容了，立刻教他走！您下去吧！我也想料理料理我自己的事。』

老管家退下來，他很驚異事情會轉變得這個分兒上，要不是老藍父子不成人，小王檀作威福，焉能給她這末大的一個刺激。可是無聲無臭的過一世，也未免太平凡，不想一個女

子，竟有這樣天賦奇氣，可欽可敬！他自恨他老了，只能幫助她幾句話，不然的話，爲她粉身碎骨也應當！

譚鳳岐到了自己屋中，便教賬房給小王以下幾個人算了賬，立刻教他們捲鋪蓋。小王還等着擊功呢，不想下了逐客令，豈但滿腔野火似的妄想，突被冷水澆滅，到那裏去覓衣食，也是毫無把握，他們沒法子，又不敢撒賴，只得回家的回家，沒家的去投小店。

玉夫人忙了兩天，把自己的金珠細軟都歸攏在一起，很嚴密的收貯起來，預備將來在銀行租個保險箱，把它們存放起來。管家譚鳳岐也把每年的財產收入，給她開了來，銀行利息，十萬餘元，房地產，以及投資利益，也不下八九萬元，每年收入，足有二十萬元之譜，但是她每年開銷，有一萬多元便够了，可是她那一年也得花三四萬，這些錢，並不是照時下的濶太太，花在交際場裏，完全由於一片慈惠心腸，施捨出去的。家裏的局面，也由於沿習多年，不便過事更張，又怕一旦縮減，許多用人，不免要失業，所以只得日復一日的敷衍着。現在她明白了，花這末多錢，不是爲行好？但是好在那裏呢，連父母兄弟都成全不了，反倒因爲給錢花，更壞了。再說就是這所住宅，佔了好幾十

畝地，二百多間房子，主人止不過娘兒三個，其餘的人，在這裏吃，在這裏住，每天所幹的究竟什麼事？可是每天爲國家爲家庭，教育兒童的教員們，倒沒衣穿，沒飯吃，沒房住，這不是太荒謬了麼。每年三四萬元這樣花，實在太沒意義，三口人，用不着這末多人來伺候。有用的大房子，也犯不上教沒用而壞了良心的人來居住，作速改爲學堂，那是最合理的了。

她終於決定了。便立刻給孔先生寫了一封信，約他前來有要事相商。

這位孔先生若是沒有玉夫人一百元的接濟，恐怕今冬的生活，他就很難支持了。學堂不發薪，孩子一大羣，他怎麼挺呢，所以他太感謝了。如今忽然又接到這樣一封信，他雖然不敢忘想，可是知道夫人家裏，現在兩位少爺，也許不待來春，現在便要約他去教專館，所以很高興的去見夫人。誰知見面之後，夫人把自己所想辦的事跟他說了，並且懇求襄助一切，將來學堂開辦，他就是校長。孔先生見說，萬也沒想到是這樣的事，既意外，又感慨，北京有多少濶人，不想看得重教育，看得起教員的，僅僅有這末一位女性，所以感慨無量的向玉夫人讚道：

「您真是新時代中，最不可少的人物了。有錢有力的人們，若是都照您這樣存心，何愁國家不富，我們也絕不至有今日了。我並不是奉承您，實際我也不會怎樣奉承人的，因為您今天跟我所談的話，若是單單爲了維持一個寒士的生活，即或我不會說話，我也要設法，多多恭維您幾句；無奈不是這小小的關係，我想全北京當父母的，將來正不知要怎樣感謝您！所以我就用不着說那些您多多關照您多多栽培的客套俗言了。」

「孔先生！」玉夫人很滿意的說：「您說您沒奉承我，實際您已把我奉承得不敢接受，所以我所以想辦學，並不爲求人感謝，也不爲得什麼名譽，關於這樣的事，我以前實在不大明白，可是我近來完全了解了。我恨人們爲什麼不彼此互助，而偏要對恨對排對殺呢。明明是一家，怎樣偏要分裂。明明是一國，怎麼偏要倒戈。在列國環伺之下，我們一力團結，還怕難禦外侮，怎麼偏要分成五塊，說他們是什麼族，我們又是什麼族呢。最可歎在五大塊之中，又自割了無數小塊，你殺我砍的，這二三十年以來，幾乎沒有寧日，把人心全給教壞了，滿漢弄不到一塊，南北弄不到一塊，甚至連父母兄弟，親友主僕，也都通通弄不到一塊，這有多末可怕呢？左思右想，我以爲是人們全錯了，誰也沒

幹正經事，把教育國民的一大事，完全置於腦後了。有許多人只不過像是熱病想者，曾在夢囈狂嘶，可是結果是什麼呢，也不過散放許多毒菌，致使人人都害了熱病，乾枯了血液，這再不由根本來，實在太危險了，所以我想辦學，就求您替我計畫計畫吧！」

聞所未聞的道理，並不是什麼高深的議論，也不必一定得出自學者或大人先生之口，自要情理確，準是那末一回事，即便是常人說的，也能照聞所未聞的警警議論那樣感人。就拿玉夫人來說，她的知識學問，若跟孔先生一比較，當然相距太遠了，可是玉夫人的這一席話，實在使他太吃驚了。他並不是說不出來，僅在今日纔聽了這樣的道理，所寄者由於一位席豐履厚的婦人口中，竟能說出這樣具有真識卓見的話，可見她所說要辦學，不是由於一時的衝動，乃是由於有了真的認識，真的覺悟，才決心這樣辦的，他感佩極了，很肅然的向玉夫人說：

『夫人！您的話太對了，要不然怎麼能有隣右爲咱們鋸鍋，使心費力的到處撿碎渣兒呢，也不管是玉的，也不管是瓦的，如果真鋸上，還不失爲一件大器，就看誰的手藝高了。不過我們可以不必談了，先說辦學的事吧！當初也不是沒人辦學，但是所辦的學

堂，多半是爲了製造破壞的錘子而創辦的，無論什麼事，都是一錘子的買賣，被他們破壞的事物，實在不知有多少！現在我們要辦學，應當製造錘子，堪可使用的東西，無論什麼，必得把它們鋸起來，先求有得用，有得吃，再講別的，我們的學堂，不務虛名，但求實際。更應當登高自卑，先招國民初級兩班，每年逐漸擴充，焉知道將來不成爲一最時名譽的私立大學，照日本早稻田大學是的，我們如果把根基打好，所有計畫，都不難達到了。』

孔先生說着，用筆開了一個方案最初需要，教員幾人，除了臨時費，每年有三四千元便足用了。玉夫人一見，很驚奇，她想着每年得花幾萬，這還不到她每年收益的四十分之一，於是很不解的問孔先生說：

『這能够嗎？我辦一回學堂，每年才花這末幾個錢，未免太笑話了吧。』

『不！』孔先生鄭重其事的說，『最初兩班學租，教職員有五個人就夠了，薪水每人至多不能過五十元，您的房子，不打房租，每年便省不少錢，再說學生既來上學，多少也得給點學費，我所開的經常費不是綽有餘裕了麼。等以後班數增加，教職員多

了；再向您要求增加經費，您無論如何有錢，也得按着規矩花，反正您既委託我辦事，我絕不主張浪費金錢的。」

「話雖如此，」玉夫人笑容可掬的說：「凡是我辦的事，我願意比別人總要顯明一點，教職員的薪俸，更得比別處優厚才對，教他們不能養家，還有什麼心腸，爲國家教育國民呢？孔先生你聽我的，校長可以定爲一百二十元，級任教員一百元，庶務文書各一員，不妨爲六十元，還有一件事我還沒跟您說，最近我想帶着孩子到外國去留學，開辦學堂的事，我委託您跟我們的老管家譚鳳岐負責辦理，等我由外國回來，咱們的學堂，已然有了可觀的規模，我纔高興，您去先替我邀人以及到學務局辦理立案的事，我這真趕緊修理房屋，置辦學校用具，等明年招進第一批學生，學堂正式開辦，我和孩子，也就到外國去了，您務必多分心，從速辦理才好！如果用什麼錢，您千萬不要吝氣，只管跟譚先生說。」

「現在沒什麼用項，以後如果有什麼應當添置的，我必據實跟譚老先生去說，但是方纔你說意欲同着少爺到外國去留學，這是很好的事，可是您打算去幾年呢？」

孔先生很誠懇的這樣問，玉夫人想了想，

「沒預定，也無非五六年。」

「據我想，既留學，年限就得多，最好是奔科學，速預備，帶入正式大學，前後非十年不可。從前許多留學生，無非妄担虛名，知識既不充足，氣焰尤爲囂浮；所以國家不能得其用，反倒把國家弄得亂七八糟，幾乎不可救藥。夫人！您這回要把兩位少爺督催好了，豈止一們私立學堂希望無限，國家社會，也要依賴他們了。」

「先生說的很是，我的志願能否成功，就賴大家鼎力幫忙了，您就去辦吧，我聽您的回話。」

孔先生告辭去了。一個受難的小學教員，幾乎就算失了業，不想會得着這樣一個機會，他高興極了，彷彿全身血液，平添了好幾升，一點也覺不得冷，步履也輕快了許多。

可是他忽然又出了一身冷汗，「得虧那天沒被那倆小子給惑亂了，這要把心眼一活，上了他們的圈套，焉有今日這個機緣呢，名節也跟着壞了，唔！太可怕了。」他這樣一

起一伏的想着，未免對於玉夫人又行讚歎起來。固然自古以來，那一時都有毀家紓難的英雄豪傑，一個瀾太太，開支一部分利息，辦一處學堂，也不算怎樣奇特的事，但是你得看，現在有錢的巨紳大賈，所幹的都是些什麼事？人人所不願意聽，而且是最膩煩辦的，她却很熱心的辦起來，固然她是有激而然，可是那末多有錢的人，爲什麼都激不動呢？她太可感佩了，她如果始終不懈的，把這件貢獻人類的事，完全使之成功，她一定也不朽了。人們必當永久紀念她。孔先生這樣想着，並沒回家，一直去訪他的投契朋友，報告他們有了這樣一件好似作夢般的好消息。

在玉夫人正在進行她的事，門上有人回上來，

『回太太的話，趙先生來了，你見他不見？』

玉夫人猛住了，可是不一會，已然斷定必是父親又託出趙二叔來求情的，可是他當初爲什麼不明說，使我一點也不假思索的把他們接了來，如今鬧出事來，他又來窺我嗎？答應了他，他們還是改不了，不答他，又未免太冷酷，再說當初尋訪他們，到底是爲什麼呢，一下子永遠斷絕關係，真成了虎頭蛇尾，怎麼辦好呢，趙二叔比他們明白多了，

他只不該跟我撒謊，說我怎麼丟的，他們又在怎麼想我，若真那樣，能有今日嗎，我走後不如把父母兄弟託給她，好了是他們的幸福，不好，也就是這一回了。想罷，命人把趙老二請進來。

『二叔！您當初怎麼跟我說的，簡直一句真話也沒有，他們不但不成人，還是由小把我賣出去的，我一切都知道了，您還來作什麼？』

玉夫人餘怒未息的跟老趙說，真意外，老趙萬也沒想到她能知道以前的事，這樣看來，她所以跟他們決裂，不一定是由於八嫂子說錯了一句話。可是這些事是誰說的呢，除了洪哥本人，絕沒有別人能知道他的事，這是誰把洪哥的秘密吹入她的耳內呢！老趙這樣想着，又不好承認以前所說的俱是瞎話，依然得爲他們辯解。

『姑奶奶！我那能跟您說瞎話呢，反正天下當父母的，都是一樣疼兒女，尤其是您的母親，我的八嫂子，她每逢見了我，就跟我哭着搥您，所以我見了他的廣告，心裡一動，才出頭奔走此事，凡是我所說的；也無非替他們公母倆，跟您來學舌，我那敢說一句瞎話呢，姑奶奶！您千萬別聽謠言，他們窮是真的，若說他們怎樣壞，也未見得

吧。」

「您還是替他們說，他們若是惟有窮，那我還能這樣寒心嗎，無奈他們太難了，我若不及早把他們趕出去，我的名譽財產，全得喪在他們手裡，我這話您也許不信，你看這一個……」

玉夫人說着，自到上房把小王所記的那本帳拿來，給老趙看，

「您看！這上頭都寫着呢，賣煙土，往家裡帶私娼，這要日子長了，是多麼可怕的事！這裡還有沒寫的事，就是魚格水格在外面賒了不少的賬，我好心好意爲他們聘請專館先生，他們不但不好生念，反倒勒令先生來騙我的錢，我並不是不給他們錢花，爺兒四個，每月二百塊錢還少嗎，可是他們還這樣胡鬧，望誤官司，若真臨到我的頭上，我是死我是活？所以只得教他們是幹什麼的，還幹什麼去吧。我沒有那麼好的命！只當我早已沒了父母兄弟！」

玉夫人說到這里，眼圈兒一紅，又像要落淚。

老頭一看這本賬，也不覺該然，「這是誰幹的呢，寫得這麼詳細？」他反覆一研究，

發見賬皮上，有老藍宅門房的一個本戳，印在上面，這無疑是門上那小王幹的，怨不得那天他謾誚八嫂子，說是素肚子，原來他是安心與他們爲難的，早知如此，還不如先告他一狀呢。老趙這樣想着，遂把筆記本，仍然還給玉夫人說：

『這本賬，您也不能盡言，據我看，這一定是門房上那個姓王的幹的，他常着我不但任意薄貶他門，話言語語之中，好像說姑奶奶您是上了當，這樣的人不成人之美，專門幸災樂禍，你趕快別用他了，他不是好人！』

老趙不再客氣，爽直的把小王彈劾起交，因爲他尚不知夫人已把他算下去。

『哼！』玉夫人冷笑似的說，『他固然是不可要，屈着心編造是非，但是別人也不比他怎樣強，誰又跟我說一句真話？唉！這里我真不願意再住了，必得到旁處散散心！』

『姑奶奶！您別這樣說呀，他們到底是您的親父母，親手足，無論如何，您還得照應他們，您要一走，他們不是苦了嗎？』

『他們苦？他們把我賣了，我苦不苦呢？幸虧……假如』

『玉夫人已是淚如雨下，老趙一看，心知這事要糟，既然受了八嫂之託，還得盡心竭』

力，進行最後之努力。

『姑奶奶！常言說得好，他可以不仁，我不可不義，誰教您能呢，平常外人，您還拉幫賑濟，何況是您的父母兄弟，無論怎樣委屈，您我，還得幫幫他們。』

『不成！我太寒心了！您回去對他們說，人還得能自立，往後才能發基，光指着我，是有寒然益的，我已作錯一回，這回不能再錯，您走吧！我的頭太疼了，不能再陪您說話！』

夫人說着，已自站起來，老趙無法，也只得告辭，他雖自詡能說會道，死漢子都能說翻身，這次的交涉，他自己已承認完全夫敗，沒法子，家去吧，他很後悔，爲什麼心眼兒這麼多，早知如此，真不如把那一千塊錢都拿着，多好的事！八哥和那倆臭小子會弄不好，教給他們的曲兒，不會唱，怨誰呢？他沒精打彩的回到新街口，也不高興去報告老藍，只得等他們誰來，把環姑娘的話告訴他們就得了，沒財命的人，反正得累，所以他依然去張羅他的飯攤子。次日收攤以後，回到家中，二奶奶由抽斗內，給他拿出一封信。

『你看這封信是怎麼回事，也就在晌午十二點多鐘聽見汽車響，待了一會，就有人叫咱們的門，我出去一看，是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者，打聽你在家麼，我說『他出去作買賣，有什麼事嗎？我可以把他找回來』，老者說，『不必了，這裏有封信，回頭請您交給趙先生，他一看就明白，』說着把信交給我，坐上車就走了，誰呢？不是環姑娘打發來的呀。』

『也許，』老趙接過信，一看封皮，已知是由鹿宅來的，什麼事呢？很小心的啓封一看，赫！先看見了兩張銀行支票，一張一萬的一張一千的。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老趙的手，有點發顫，隨着念起那封信，二奶奶在一旁聽着。趙二叔！昨天太對不起您了，您也許疑心我沒有骨肉，我若真沒有骨肉，我能登報尋訪他們嗎。可是現在我明白了，他們實在使我太寒心，我所以尋訪他們，難道說我是爲過沒有娘家的癮嗎？就讓他們由於貧寒，不能達到我所以期許的境地，也不可天天欺騙我，一味的自私自利。人不是應當彼此幫忙的嗎，有錢的使錢，沒錢的使力，和氣靄靄，大家很幸福的生活着，誰也不委屈，誰也不受欺騙，壓迫，纔能曬得出人的

滋味來。但是這三四個月，他們到底幫了我什麼？不但不能幫我一點忙，連我使心費力的向上那樣提他們，都像打坐坡似的不樂意接受，甚至滅着良心，欺我騙我，還拿不中聽的話氣我，我這是圖什麼呢。由於這件事，使我明白了許多不明白的事，人們太沒有互助的精神了，天天生活的方法，無非是彼此說謊話，彼此對欺騙，彼此對欺凌殘害，自要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什麼手段都不擇，這使我太駭怕了。我實在不願再走下去，我要帶着我的孩子到海外去留學，我的房子，由明年起就改爲學堂了，我若一聲不言語的這樣一走，您也許說我太狠，尋着了父母兄弟又不管了，尤其是您那一千元的酬謝，您只拿去五百，也必定免不了後悔，埋怨，所以我又送給你一千元，您拿它作本，開個小買賣吧。另外一萬元，是我給我父母兄弟留下的，可不能立刻就給他們，你替我保存着，他們若真悔悟，往好裡去，您再把錢給他們，反正我留了不少的人，誰是怎麼回事，我都能知道，我希望人人都有幸福，人人都能彼此幫助，心口不能如一，決其是不許可的事。我願意您的事由，一天比一天順當，更願我的父母和兄弟，作這洗心革面。『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件爲難的事，您也

許能替我辦好吧？姪女環拜。

老趙把信念完，二奶奶都聽楞了。夫妻兩個，默默無言的呆了良久。二奶奶纔說：

「環姑娘真是佛心人！少有！你必須幫她這個忙！」

老趙更不遲疑，像在起誓：

「我若壞了良心，不爲她盡心辦這件事，將來這筆賬，由丁柱子替我算！」

——(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395B

